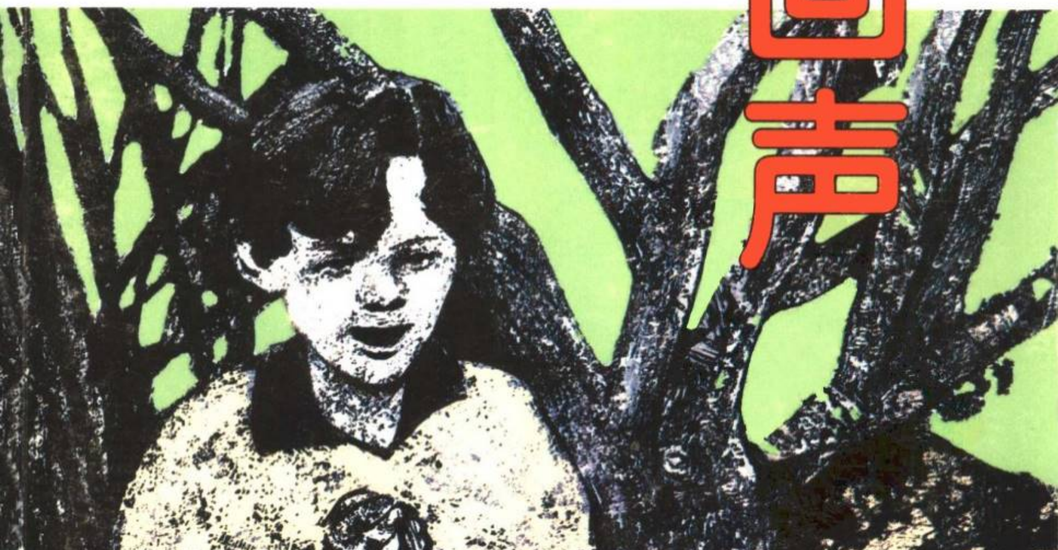
白桦林译丛

树林的回声

椋鸟『小啾啾』
废弃的防空洞
潜鸟『库依卡』
淡蓝色的宫殿
爱吃甜食的家伙

● 王汶 编译



青岛出版社



王汶　祖籍江苏，1922 年生于北京。资深翻译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俄文、英文翻译工作，译作中许多是给小朋友读的，包括童话、科幻、科普、故事、小说等数百万字。她的译著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她的人格受到广大读者的崇仰。



树林的回声

王汶 编译

青岛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少年朋友，你听过树林的回声吗？你了解小刺猬是怎样过冬的吗？你知道狡猾的兔子是怎样用脚印布下迷魂阵的吗？你和善良的獾交过朋友吗？你听说过顽皮的松鼠怎样偷吃糖果吗？机灵的猎狗杰克有时干的傻事会令你哭笑不得……

本书的几个小故事会让你找到答案，也找到一种与动物世界对话的乐趣。

目录

白桦林译丛

树林的回声 …………………………………………（1）
小刺猬 ……………………………………………（8）
学吃饭 ……………………………………………（12）
过生日 ……………………………………………（16）
谁偷吃了糖果 ……………………………………（31）
友谊………………………………………………（36）
椋鸟“小啾啾” …………………………………（39）
杰克………………………………………………（50）
大耳朵 ……………………………………………（65）
小欢………………………………………………（70）
小鹳………………………………………………（94）

动物宴会 ……………………………………(99)
树爷爷 ………………………………………(113)
心眼儿特别多的鸟…………………………(119)
好助手 ………………………………………(126)
两个小猎人 …………………………………(146)
好朋友 ………………………………………(154)
拯救天鹅 ……………………………………(161)
打狐狸 ………………………………………(180)
好守卫 ………………………………………(188)
废弃的防空洞………………………………(200)
小绿篮子里有什么…………………………(206)
一张罕见的相片……………………………(213)
长嘴鱼狗 ……………………………………(224)
潜鸟“库依卡” ……………………………(227)
淡蓝色的宫殿………………………………(240)
不容易完成的任务…………………………(252)
意外的助手 …………………………………(265)
林中移民 ……………………………………(280)
长嘴林鹬 ……………………………………(290)
水妖…………………………………………(297)
林中强盗 ……………………………………(309)

爱吃甜食的家伙……………………………（327）
棕熊安家………………………………………（333）

树 林 的 回 声

那时，我 5 岁或 6 岁。我们住在乡村里。

有一天，妈妈到树林里去采草莓，带我一起去了。那年草莓结得特别多。在村庄后面，砍去了一些树木的树林里，遍地都是草莓。

已经是 50 多年前的事情了，可是我还记得非常清楚。那天阳光灿烂，天气很热。我们刚走到树林跟前，忽然飘来一片乌云，撒下密密麻麻的大雨点，太阳却还是明亮亮的。大雨点落在地上，沉甸甸地啪啪打在树叶上。小草上、树枝上都挂上了水珠，每个水珠都在反射太阳光。

我和妈妈还没来得及躲到树下，雨就已经停了。

“尤兰，你看，多美呀!”妈妈从树枝下钻出来，对我说。

我仔细一瞧，一道彩虹弯弯地出现在天空。它的一端顶在我们的村庄上，另一端远远伸向河彼岸的草地。

“哎，真好!”我说，“简直像一座桥。我想跑过这座桥!”

“你还是在地上跑吧。”妈妈笑着说。于是我们到树林里采草莓去了。

在林边草地上的土墩和树桩旁，我们走来走去，到处都可以采到熟透了的大草莓。

雨后，地面被太阳一晒，冒起一股蒸气。空中洋溢着花香、蜂蜜香和草莓香。我用鼻子使劲一闻，觉得好像吞下一口又甜又香的饮料似的。我希望这是真的，便索性把采下的草莓直接放在嘴里，不往篮子里放了。

我跑过一棵棵灌木，摇下残留在它们上面的雨点儿。妈妈就在附近，所以我一点儿也不害怕迷路。

一只大黄蝴蝶飞过林边草地。我抓下头上的帽子追了过去。但是，蝴蝶一会儿飞到草地上，一会儿又飞到空中。我跟在它后面追呀，追呀，结果也没捉住。它飞进树林里去了。

我气喘吁吁地站住，看看周围，“妈妈在哪儿？”哪儿也看不见她。

“啊呜!”我喊了起来。在自己家附近，我们藏猫

儿玩的时候，我总是这样喊的。

忽然，从树林深处，传来了回答：“啊呜！”

我大吃一惊，怎么？难道说我已经跑得离妈妈这么远了吗？她在哪儿？我怎样才能找到她？本来我觉得整个树林是喜气洋洋令人愉快的，可是现在它一下子变得又神秘又可怕。

“妈妈！……妈妈！”我使出全身力气拼命大叫起来，简直要放声大哭了。

“啊，妈妈——啊，妈妈——”不知谁在远处逗我。就在这一刹那，妈妈从旁边的灌木后面跑过来了。

“嚷什么？出了什么事？”她惊慌失措地问道。

“我以为离你很远呢！”我马上放心了，回答道，“树林里有人在逗我。”

“谁逗你啊？”妈妈一点儿也不明白。

“不知道，我嚷，他也嚷，你听！”我又喊了一声：“啊呜！啊呜！”这回，我的胆子大了。

“啊呜！啊呜！啊呜！”远远地，从树林深处传来了回答。

“咳，这是回声！”妈妈说。

“回声？它在那儿干什么？”

“不干什么，是你的声音在树林里传播，可你以为有人在回答你。”

我半信半疑地听妈妈这样说，心想“这是怎么一回事儿？我的声音，回答我自己，而且它回答的时候，我已经不说话了！”

我又喊了一声试试：

“你过来！”

“来，来，来！”树林里回答。

“妈妈，还是有人在那儿逗我，是吧？”我犹犹豫豫地问道，“咱们去瞧瞧。”

“真是个小傻瓜！”妈妈笑道，“你乐意去瞧，咱们就去吧！不过，什么人我们也不会找到的。”

我心想：“谁知道那个回声是什么玩艺儿！”便拉着妈妈的手，以防万一，顺着小路，朝树林深处走去。

“你在这儿？”

“这儿，这儿！”从前面传来回答。

我们爬过树木丛生的峡谷，走进一片透亮的小桦树林。这儿一点也不可怕。

我放开妈妈的手，一个人向前跑去。

突然，我瞧见了“回声”。他蹲在一个树墩上，背冲着我，浑身上下灰不溜秋，头戴一顶毛蓬蓬的灰帽子，活像童话插图上的妖怪。我惊叫一声，转身跑回妈妈身边。

“妈妈，妈妈，你瞧，‘回声’坐在那个树墩上!”

“你怎么尽说傻话!”妈妈火了。

她拉住我的手，勇敢地向前走去。

“他不会碰我们吗？”我问。

“别冒傻气!”妈妈回答。

我们走到一块林边草地上。

“就在那儿，就在那儿!”我低声说。

“这是库兹玛老爷爷在放牛啊!”

“回声”听见妈妈说话，便转过头来，我看见了熟识的大白胡子爷爷。那两撇胡须和眉毛白得像棉花做的一样，活像是在那张晒黑了的烤苹果似的皱皱巴巴的脸上，特意妆饰上的。

“爷爷，我还以为你是回声呢!”我大声说着，跑到老人跟前。

“回声？”老人觉得很奇怪，放下正在用小刀削

的一根木笛说道，“亲爱的孩子，回声可不是人。它是树林的声音。”

“‘树林的声音’是什么？”我一点儿也不明白。

“就是这样，你在树林里喊一声，它就回答你一声。每一棵乔木每一棵灌木都有反应。你听着，我们怎样和树林谈话。”

老爷爷拿起木笛，悠扬动听地吹了起来。他吹着，吹着，仿佛在唱一支忧伤的曲子。远远地，从树林里传来了同样的声音。

妈妈走过来，坐在旁边一个小树墩上。老爷爷吹完了一支曲子，回声也停止了。

“孩子，你听见我怎样和树木互相招呼了吧？”老人说，“回声，是树林的精神。鸟儿叫一声，野兽吼一声，树林全向你报告，什么也不隐瞒。你就在树林里一边走，一边听吧。它会告诉你树林里所有的秘密。”

那时，我到底也没听懂什么是回声。但是，我一辈子都喜欢树林的回声，喜欢树林的那种神秘的声音，就跟我喜欢听木笛声和古老的童话一样。

现在，许多年已经过去了。我只要一听见树林

里的回声，马上就会想起那阳光灿烂的一天，想起白桦树、林边草地和坐在林边草地老树墩上的毛蓬蓬灰不溜秋的东西——也许那是我们村里的牧牛人；也许不是牧牛人，是童活里的老妖怪。他坐在树墩上，正用槭木削一支笛子。在静悄悄的夜晚，等花草树木都睡着了，弯弯的月牙从树林后面慢慢爬上来，夜幕悄悄落下，他将吹响那支木笛。

小 刺 猬

我家有一只小刺猬。它已经养熟了。我们摸它的时候，它会把刺倒下，贴在背上，变得软乎乎的。所以我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小毛球儿”。

“小毛球儿”的肚子一饿，就像狗似的跟在我后面跑，呼哧呼哧地喘气，噗噗地用鼻子喷气，咬我的脚要东西吃。

夏天，我带着“小毛球儿”到花园里去散步。它在小路上跑来跑去，捉住蛤蟆、甲虫、蜗牛什么的，就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到了冬天，我不再带“小毛球儿”去散步了，把它关在屋子里，喂它牛奶、菜汤和泡软的面包。小刺猬吃饱了，就爬到炉子后面，蜷成团儿睡大觉。晚上又出来，满屋里乱跑。它跑整整一夜，小脚掌踩在地板上吧嗒吧嗒响，搅和得谁也睡不好觉。像这样，它在我们家里度过了大半个冬天，一次也没有出去过。

有一天，我想乘雪橇从小山上往下滑，在院里

没有找到同伴，便决定带“小毛球儿”去玩。我往一只小木箱里铺了点儿稻草，把小刺猬放在里面，上头也用稻草盖上，好让它暖和一些。我把小木箱放在雪橇上，拖着向池塘边跑去。我们常在那儿的坡上滑雪橇玩。

我拼命地跑，自己假装是一匹马，拉着雪橇上的小刺猬。

我觉得舒服极了！太阳明亮地照耀着，天气很冷，冻得耳朵和鼻子都有点儿痛，但是一点儿风也没有。从烟囱里冒出的烟不飘散缭绕，像一根根柱子似的升向天空。

望着烟柱，我觉得那根本不是烟，而是从天上吊下一些蓝色的大粗绳子，拴住了小玩具房子的烟囱。

等我玩够了，便拖着载了小刺猬的雪橇回家去。半路上迎面跑来一群小朋友，他们到村里去看一只打死的狼，是猎人刚送去的。

我赶紧把雪橇撂在板棚里，转身跟着那群小孩一起往村里跑去。我们在那儿一直待到天黑，瞧人家怎样剥下那只狼的皮，怎样收拾它。

第二天早上，我才想起“小毛球儿”。我吓坏了。我想它也许跑了吧？我急忙向板棚里的雪橇跑去，一看，我的小毛球儿蜷成一个团儿，躺在小木箱里，一动也不动。不论我怎么推它拉它也不动弹。一夜之间，它准是冻死了。

我跑到小朋友们那儿去，把我的不幸讲给他们听了。大家都很伤心，但是伤心也没有用啊。我们决定把“小毛球儿”就放在那只小木箱里，埋在花园里的雪堆下。

我们为那可怜的“小毛球儿”，难过了整整一个星期。后来，别人在我们家板棚里捉到一只猫头鹰，送给我了。那是一只野鸟。我们开始驯服它，便渐渐把“小毛球儿”淡忘了。

春天来了，而且是多么暖和的春天啊！一天早上，我到花园里去。春天，花园里特别美，阳光明媚，小鸟唱歌，到处是水洼像湖泊一样。我小心翼翼地在小路上走着，生怕把稀泥踩进胶皮套鞋里去。忽然，我发现前面一堆去年的枯叶里，有什么在一动一动。我停住了脚步。是一只小兽，从黑乎乎的烂叶堆里，探出一个我熟识的兽脸，两只小黑眼珠滴

溜溜地注视着我。

我忘乎所以地向那只小兽扑了过去。一秒钟后，我已经把“小毛球儿”捧在手里了。它使劲闻我手指头，噗噗地喷着气，冰凉的小鼻头一个劲儿顶我的手心，要东西吃。

雪融化后，露出来的铺着稻草的小木箱，就弃在旁边地上。“小毛球儿”在那里面平平安安睡了一冬。我拾起小木箱把刺猬放进去，高高兴兴地捧着回家去了。

学 吃 饭

小朋友们给我们送来一只小喜鹊。它不会飞，只会跳。我们喂它奶渣、稀饭、泡软的面包，还给它小块熟肉。它什么都吃，什么也不拒绝。

过了不久，小喜鹊就长出一条长尾巴，翅膀上生出粗硬的黑羽毛。它很快就学会了飞，从屋里搬到凉台上去住了。

只有一件事情很糟糕，我们的小喜鹊怎么也学不会自己吃东西。它已经是一只成年的漂亮的鸟了，四处飞，可还像小雏鸟似的向人要东西吃。我们走到凉台上，往桌前一坐，喜鹊马上飞来了，在我们跟前绕一会儿，落在桌子上，竖起翅膀，张开嘴要东西吃。那模样真是又可笑又可怜。妈妈甚至管它叫“小孤儿”了。往它嘴里塞一点儿奶渣或泡软的面包，吞下去后，它张开嘴又要。它怎么也不肯自己从碟子里啄东西吃。怎么教它也教不会。我们只好往它嘴里塞食物。每次“小孤儿”吃饱了，就抖抖身上的羽毛，用机灵的小黑眼睛瞅瞅碟子，看那上面

还有没有什么好吃的……然后飞到紧挨天花板的横梁上去，或者飞到花园和院子里玩去。

哪儿它都去，院子里谁都认识。它认识大肥公猫依万内奇，认识猎狗杰克、鸭子和母鸡；连爱打架的老公鸡彼得罗维奇都和它关系不错。谁它都要逗一逗，但是谁也不碰它。有时候，母鸡正从食槽里啄饲料吃，喜鹊在它们身旁转来转去。泡软的温乎乎的糠香喷喷，喜鹊多么想热热闹闹地跟母鸡们一块儿吃顿饭呀，可是它不会吃。

“小孤儿”落在它们身旁，缠着母鸡们喳喳地尖声叫，张着嘴要东西吃，可是谁也不乐意喂它。

它蹦到公鸡彼得罗维奇旁边尖叫一阵。公鸡也只瞟它一眼，好像嘟嘟囔囔地说了句“不像话!”便走到一旁去，猛孤丁地拍拍两扇强有力的翅膀，把脖子往上一伸，踮起脚爪憋足劲儿大叫一声，“喔喔喔!”，那声音大得隔一条河都能听见。

喜鹊还在院子里跳呀跳。它飞进马厩里去瞧瞧，又钻到牛栏里去看看……牛和马全在那儿自己吃东西。于是，它只好飞到凉台上去求人喂。

有一天，我们都很忙，谁也没有工夫管喜鹊的

事儿。它缠着所有的人要东西吃，可是谁也没有喂它！

那天，我大清早上就到小河边钓鱼去了，晚上才回家。我把剩下的蚯蚓扔在院子里，让母鸡把那些蚯蚓吃了吧！

公鸡发现了，马上跑了过来，还召唤着母鸡，"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可母鸡不知上哪儿去了，一只也不在院里。

公鸡拼命叫呀、叫呀，后来叼起一条蚯蚓，摇晃几下，扔在地上，又拼命地在叫。它怎么也不肯先吃。它把嗓子都叫哑了，母鸡也不过来。

忽然，喜鹊不知打哪儿飞过来了。它落在公鸡面前，竖起翅膀张开嘴，意思说"你喂我吃吧！"

公鸡立刻精神抖擞，叼起一条大肥蚯蚓，举得高高的，在喜鹊的嘴前面抖动着。喜鹊瞧着瞧着，一口便把蚯蚓啄了过来，吞到肚里！这时，公鸡又给它送来了第二条蚯蚓。喜鹊把第二条也吃了，然后吃了第三条。第四条公鸡自己吃了。

我从窗口望着它们觉得奇怪极了。公鸡一会儿喂喜鹊吃一条蚯蚓，一会儿自己吃一条；自己吃

完，又请喜鹊吃，还不断地说着“咯、咯、咯、咯！……”不时地鞠躬，用嘴指着地上的蚯蚓，意思说“吃吧，别害怕！这多好吃呀！”

不知道公鸡是怎么样向喜鹊解释清楚的，反正我看见公鸡“咯、咯、咯、咯”地叫了几声，指指地上的蚯蚓，喜鹊便跳了过去，脑袋东歪一下，西歪一下，仔细看了看，然后自己从地上啄起一条蚯蚓吃了。公鸡甚至点了点头，表示称赞。它自己又叼起一条大蚯蚓，往空中一抛，再用嘴捉住，恰好啄在适当的地方，因此一口便吞了下去。意思说“喏，我们是这样吃的。”显然喜鹊明白了公鸡的意思。它在公鸡旁边蹦跶着，自己啄蚯蚓吃。公鸡也啄了起来。它俩争先恐后地看准啄得快，一眨眼的工夫就把蚯蚓全吃光了。

从那一天起，不需要人再用手喂喜鹊吃东西了。公鸡一次就教会了喜鹊自己吃饭。公鸡究竟是怎样给它讲清楚的，我可就不知道了。

过　生　日

白天，我在院子里跑了一天，玩得很累了，晚上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坐在桌前吃晚饭。

“你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吗？”妈妈问道。

“知道，明天是星期日。”我回答。

“对，不过除了是星期日之外，明天还是你的生日，你满8岁啦！”

“嗬！他已经很大了！”爸爸做出惊讶的样子说，“8岁……这真非同小可！秋天要上学了，送他点儿什么生日礼物呢？”他对妈妈说，“送玩具大概不太合适……”

“我也不知道，”妈妈笑眯眯地回答道，“得好好想想。”

我听他们这样一问一答地商量着，真急得如坐针毡。爸爸妈妈一定是故意说，不知道送我什么礼物好，其实他们把礼物早准备好了。但是，他们将要送我一件什么礼物呢？

我知道不管怎样请求爸爸妈妈，在明天以前，

他们是不会告诉我的。

没有办法只好等着。

吃完晚饭，我赶紧去睡觉，好让明天快点儿到来。哪知怎么也睡不着了。我脑子里不停地想礼物的事情，不由自主地仔细偷听爸爸妈妈在隔壁房里说什么。也许他们以为我已经睡着了，会谈起礼物的事，但是他们净谈别的。结果我什么也没有听到，就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上，我刚一醒，马上跳下床，想跑去拿礼物。其实哪儿也不用去，在我的床旁边，靠墙立着两根可以折起来的新钓鱼竿。就在这里的钉子上，还挂着一只油成了绿颜色的带盖儿的小桶，是装鱼用的，和爸爸的鱼桶完全一样，只是小一点儿。

我快活得拍起了手，跳上床，赶快穿衣服。

这时，房门打开了，爸爸和妈妈满脸笑容，高高兴兴地走了进来。

“祝你生日快乐！礼物好吗？你满意吗？”爸爸问道，“这可是真正的钓鱼竿啊，不像你原来用的那种拴根线的棍子。用这种钓鱼竿，连梭鱼都能钓上来！”

“我太、太、太满意了，”我欢天喜地地嚷道，“不过，我用这钓鱼竿上哪儿去钓梭鱼呢？我们这儿小河里没有梭鱼，真正钓鱼的地方你又不带我去，说我还太小。”

“我以前不带你去，”爸爸说，“那时你 7 岁，现在你 8 岁了。我觉得一夜的工夫，你就长了一大块。瞧你长得多高了呀！”

“今天，我们全家一起去钓鱼，”妈妈乐呵呵地说，“快洗脸，吃早点，然后我们就去钓鱼。天气太好了！”

我赶快吃完早饭，拿起自己的钓鱼竿和小桶，跑到院子里去。一辆套好马的大车已经等在大门口。

过了一会儿，爸爸妈妈也出来了。他们将钓鱼竿、茶壶、小锅和一口袋食品放在大车上。

我们全坐上大车，就动身了。

大车走到村外时，爸爸把缰绳交给我，说：

“你赶车吧！你现在已经不小了，让我抽一会儿烟。”

我欢欢喜喜地把缰绳攥在手里。根本也不需要

驾御那匹马。道路一直通过黑麦田又平又直，没有拐弯的地方。

黑麦已经抽穗了，云彩投下淡淡的阴影在黑麦田上飘过。

我们的马儿欢快地奔跑在平坦的道路上。不时从前面飞起几只云雀，它们稍微飞远一些，又落到地上。

大车穿过一座小白桦树林，一直朝小河边驰去。

小河边有个水磨坊。河水在这地方被拦河坝挡住了，流进一个大池塘。

我们把马留在磨坊的院子里，从大车上取下钓鱼竿和盛鱼的小桶，到水边去钓鱼。

拦河坝下面有个很深的水坑。

走到深水坑旁，我们坐在岸边绿柳丛间的空地上。

我们的右侧便是挡住河水的高高的拦河坝。河水透过拦河坝上的隙缝，像强大的喷泉似的喷射出来，哗哗地跌进深水坑。

古老的水磨坊立在深水坑的对岸上。那是座小

木头房子，一面墙紧靠水边。墙脚有两只巨大的木头轮子。木头轮子有宽大的叶片，活像老式轮船的明轮一样。轮子的下部边缘浸在水里。

支撑着木头轮子的墙上和跟大树一般粗的木柱上，都长满了绿油油的苔鲜和藻类植物。它们像长长的大胡子似的垂到水面。

突然，巨大的木头轮子抖动一下，就转起来了。起先转得很慢，后来越转越快，大股的水被轮子带动着，哗啦哗啦流过去了。

轮子底下的水冒着泡沫好像沸腾了似的，激溅翻滚着流过深水坑，顺着小河继续往下流去。

这一切我还是初次看到，因此目不转睛地望着这美妙的奇观，欣赏着。

由于轮子这样强有力地转动，整个磨坊都在颤抖。我觉得它马上就要像轮船一样启动，顺着河水漂去了。

“磨坊运转起来了，这很好，”爸爸说，“轮子底下的水往外一冲，鱼就游得更活泼一些，那样比较容易上钩。快挂上虫子，开始钓鱼吧!”

我们打开钓鱼竿，抛下了钓钩。

小水湾靠近我们这岸边的水是平静的，因为有柳丛挡着。

我坐在爸爸身旁，聚精会神地盯住漂子。那几个漂子都浮在水面上，纹丝不动。一群蚊蚋无忧无虑地在漂子的上空飞舞，不断地落在漂子上，又重新飞起。

忽然，我的钓鱼竿的漂子好像活了。它先微微动了一下，使周围的水面上漾起了一圈圈波纹。接着它又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然后往水里一沉。

"鱼上钩了！快拖上来！"爸爸激动地低声说。

我赶紧往上拖。嗬！好重呀！钓鱼竿弯成了弧形，钓丝像琴弦一样抻得直直的划着水面。

"别着急，一着急会拉断的！"爸爸兴奋地说，"来，我帮你一把，免得你把它放跑。这是一条大鱼！"

但是，我两手紧摸着钓鱼竿，不肯给他。

力大无穷的鱼把钓丝拉得紧紧的，一会儿往这边冲，一会儿又往那里冲。我怎么也不能把它拖到岸边。

好容易鱼从深水里露出来了。我使出全身力气



拼命一拉钓鱼竿，只听得传来一个微弱的劈裂声，手里便只剩下了半截钓鱼竿。上半截钓鱼竿和钓丝、漂子，一起飞快地顺着河水漂走了，离岸越来越远。

“跑啦，跑啦！”我哭声哭调地大叫起来。我把世上的一切都忘了，只想跳进水里去追那逃走的半截钓鱼竿。

爸爸差一点儿来不及从后面抓住我的短外套，幸亏他手疾眼快。他说：

“你要淹死的！这儿水深极了！”

那有黄色尖梢的半截钓鱼竿划开水面，离我越来越远了。当时除了那半截竹竿之外，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妈妈正在附近拾点篝火用的干树枝，被我的哭叫声吓得惊慌失措地跑过来。

“怎么啦？出了什么事？”还隔得老远，她就问道。

“别哭了，”爸爸安慰我道，“也许我们还能把它逮住。”

但是我不信，眼泪不停地从眼睛里往下流，觉

得世界上再没有人比我更不幸了。

后来，我总算镇静下来了一些。

父亲站在岸边，仔细打量着深水坑的另一头。

“拖到灌木丛底下去了，要是能离岸近一些就好了。”他说。

我这才明白，事情还不是糟到一切都完了。我心里生出了一点儿怯生生的希望。

我也看见了隐隐约约有个小细白棍儿，漂在离对岸较近的水面上。当然它离我们越来越远。

“它往灌木丛下漂，往灌木丛下漂!”爸爸喜形于色地说了几遍，“尤兰，别难过，我们还能想法把它拖上来!”

妈妈也盯着钓鱼竿瞧。

“哎呀，要是能靠岸就好了!“

鱼，终于将半截钓鱼竿拖到了灌木丛下。

这时，爸爸妈妈和我三个人，撒腿飞也似的顺着拦河坝跑到深水坑的那一头去，跑到了灌木丛前。

断下来的半截钓鱼竿，就在那几棵灌木旁边的水面上轻轻摇晃，漂子也在水上慢慢地一摆一摆。

也许钓钩已经空了？也许鱼早已挣脱？

爸爸悄悄走到岸边，跨进深到膝盖的水里，伸手去够钓鱼竿……突然它往上一蹦，像活东西似的逃走了。爸爸“噗通噗通”扑到水里，回到岸上来时全身都湿透了。

哎呀，真可喜！哎呀，运气真好！他手里拿着那半截钓鱼竿。钓鱼竿弯成弧形，钓丝又像一根绷紧的琴弦似的划破水面。

吓破了胆的鱼儿，把钓丝往水深处拖去，怎么也不肯到岸边来。

爸爸也并不勉强它。他一会儿放松钓丝，一会儿又拉紧一点。

爸爸是想把鱼儿折腾累了。我和妈妈屏住气注视着这场智斗。

最后，鱼儿筋疲力尽漂到水面上来，甚至已经有些侧着身子，身上的银鳞一闪一闪。

这时，爸爸才小心翼翼地把那半截钓鱼竿递给我，说道：

“拖吧！不过，得慢慢地拖，别着急。”

我把半截钓鱼竿抓在手里，忘记了世上的一

切，只顾往岸上拖。

“慢一点，慢一点，要不会断的！”爸爸喊道。

鱼向水深处逃去。我把它往跟前拖。

岸边茂密的草丛里，有什么东西一阵噼里啪啦乱跳。

爸爸和妈妈朝那里跑了过去，这时，我又觉得手里轻松了，“断了！跑了！”

但就在那一瞬间，爸爸把一条鳞光闪闪的鱼远远地抛上了岸。

那条鱼重重地“啪嗒”掉在草地上，乱蹦乱跳起来。

我们朝俘获物跑了过去。一条肥大的大头鳜（guì）躺在草地上，压倒了一小片绿色的草茎。我用双手将它捧了起来，狂喜地仔细观看它。

背是墨绿色的，差不多是黑色的，身子两侧是银白色的，脑袋又宽又大。大概就因为这个缘故，它的名字叫作大头鳜。

“好啦，祝贺你！现在你是个真正的渔人了！”妈妈兴高采烈地说。

“是的，是的，真正的渔人！”爸爸温厚地笑道，

“又差一点儿把鱼放跑了！刚才它已经从鱼钩上挣脱了，我差一点儿来不及在草从里逮住它。”

“你还想要怎么样？要知道，这是他头一次真正钓到鱼啊！”妈妈维护我说，“总算是他自己拖上来的。”

“当然，当然，”爸爸同意道，“咱们快去看那几根钓鱼竿吧！我们离开那儿的工夫，也许又钓到了什么了。”

我和妈妈看了爸爸一眼，忍不住一齐惊叫起来。他不仅一身湿淋淋而且从头到脚都是烂泥，幸亏那天天气很热。

爸爸把衣服拧了拧，笑嘻嘻地一挥手，说道：

“没关系，晚上就干了！”

回到我们放的另外几根钓鱼竿旁，果然爸爸的一根钓鱼竿钓到了一条大鲈鱼。

爸爸把他的钓鱼竿又分给我一根，我们接着钓。但是我已经在钓鱼竿旁守不住了，净往旁边的灌木前跑。大头鱵就躺在那儿茂盛的草丛里，上面盖着牛蒡叶子挡太阳。我觉得它那么大，那么地好看啊！

妈妈也不时走到大头鱵跟前，用手碰碰它，摇着头笑着。大概我的成功使她高兴的程度不亚于我自己吧！

爸爸时不时看我一眼，说：

“怎么样，孩子？满意吗？”

那日我整天都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

我还钓到两条棘鲈。爸爸钓到许多条各种各样的鱼，甚至还有一条梭鱼。总之，这一天过得非常好。

妈妈在岸边点了个火堆，烧水沏了茶，做了饭。

天色开始入暮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收拾东西准备回家了。真不想走，我恨不得在这河边，在老白柳树下，眼睛盯着钓鱼竿的漂子，坐上一个夏天。但是，没有办法只好跟着他们回家去。

把钓鱼竿、鱼和全部零星什物都放在大车上，我们就回家了。

夜晚是晴朗而凉爽的。西边天空上的晚霞已暗淡下来了。田里的鹌鹑在大声叫唤，好像在说：“该睡觉了！该睡觉了！”

我听了它们的叫声，真的感觉有些困了。但是，

水的波纹和水面上的漂子，还继续在我眼前荡漾……

忽然，妈妈碰碰我的肩，说道：

“瞧！尤兰，快瞧！”

我清醒了过来。我们的大车此刻正穿过一座小白桦树林，四周洋溢着白桦的新鲜苦涩味儿。我朝妈妈指的树林深处望去……

“这是什么？在夜晚的黑糊糊的草丛里，有一团小小的淡蓝色灯火在闪烁……在稍远一些的地方还有，还有。这是不是一颗颗露珠在反射星光呢？不过，这不可能……”

“看见了吗？那是萤火虫，”爸爸说，“你愿意吗？捉一些装在小盒子里，回家放在花园里，让它们住在我们家。”

爸爸勒住马，我和妈妈下车去捉这种发光的小甲虫。

我们在湿漉漉的高茂的草丛间来回走了半天，寻找活的小星星。在我们头上是交织着的黑魆魆的树枝，在树枝的缝隙间，遥远的天上的淡蓝色星星也和萤火虫一样闪烁着。

也许正是在那幸福的一天，在过 8 岁生日的那天，我突然由衷地感觉到我们祖国的大自然太美了，世界上没有比那更美丽的了。

谁偷吃了糖果

别人送给我们一只小松鼠，很快它就和我们处熟了。它成天满屋里乱跑，在橱柜上，架子上乱爬乱跳。它的动作灵活得惊人，但从来没有碰掉过一件东西，没有打碎过一样摆设。

父亲的书房里，在摆放沙发的那面墙上，挂着一副大鹿角。松鼠常常爬到鹿角上去待着，活像蹲在一根大树枝上似的。

我们进屋里去，有时松鼠就从大柜顶，一跳跳到我们肩膀上。它是向我们要糖吃呢。它特别爱吃甜食。盛糖果的高脚盘和盒子都放在饭厅的餐具橱里。妈妈从来不锁餐具橱，因为我们这些孩子从来不自己随便拿糖吃。

有一天妈妈把我们都叫到饭厅里去，指着盛糖果的高脚盘，问道：

“你们谁拿糖吃了？”

几个孩子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是谁干的。妈妈什么也不说了，只摇了摇头。第二天，餐具橱里的

方糖又不见了，又是谁也没有承认自己动过。爸爸大发雷霆，说今后把所有的橱柜都锁上，而且罚我们一个星期不准吃甜东西。

松鼠也跟我们一起，一个星期没吃着甜东西。

有时松鼠跳到我的肩上，用小嘴蹭着我的脸，还轻轻咬住我的耳朵，向我要糖吃。可我上哪儿去给它拿糖呢？

有一天，午饭后我正静静地坐在饭厅里沙发上看书。忽然看见松鼠跳上饭桌，叼起一块面包皮，然后蹦到地板上，又从地板上一跃跃到大柜顶上。过了一分钟，我看见它又跳到桌上来了，又叼起一块面包皮，跳上了大柜顶。

我心想："松鼠把面包都叼到哪儿去了？"我把椅子搬到大柜跟前，爬上去，往大柜顶上一瞧，那儿放着妈妈的一顶帽子。我拿起那顶帽子，不由得大吃一惊！好家伙！那帽子下面简直开"杂货铺"了，什么都有！有方糖，也有纸包糖，还有面包和各式各样的小骨头……

我赶紧跑去找爸爸，给他看这些东西，说："原来松鼠是我们家里的小偷！"

爸爸哈哈大笑，说：

“我怎么早没想到呢！你要知道咱们家的松鼠这是在贮藏冬粮呢。生活在大自然里的松鼠一到秋天，就要开始贮存冬粮，咱们家的松鼠当然也不甘落后！它也在忙着贮存冬粮。”

从此妈妈不再把糖果锁起来了，不过爸爸在餐具橱的门上装了一个小钩子，免得松鼠钻进去。但是松鼠并没有就此罢休，继续千方百计地贮存冬粮。只要找到一小块面包皮，一个榛子、胡桃或者一根小骨头，它就马上叼走藏起来。

有一天，我们到林子里去采蘑菇，很晚才回家。一个个累得要命，吃点东西就睡了。满满一篮蘑菇就放在窗台上，那儿比较凉快，蘑菇放一夜坏不了。

我们早晨起来看时，篮子竟是空的。蘑菇都哪儿去了？忽然爸爸在书房里惊叫起米，喊我们过去。我们跑过去一看，挂在墙上的那副鹿角上挂满了蘑菇。不仅鹿角上，而且搭手巾的钩子上、镜子后面、油画上面，到处是蘑菇。原来松鼠起了个大早，忙了整整一个早晨，把蘑菇全晾上了，想晾干了留着自己过冬吃。

秋天，森林里的松鼠总是把蘑菇高高地挂在树枝上晾干。咱们家的松鼠也这样做了。大概它已经预感到不久冬天即将来临吧！

过了不久，天气真的冷起来了。松鼠钻到尽量暖和一些的角落里去躲起来。有一天，它干脆失踪了，哪儿也找不到，也许跑到花园或树林里去了？

我们都很难过，但也无可奈何。

天太冷了，我们决定生上炉子，便关上通风口，放上劈柴点着了。忽然炉子里有件什么东西“沙沙”地直响！我们急忙又把通风口打开，只见松鼠像粒子弹似的从那里面蹿了出来，跳到大柜顶上。

炉子里的烟呼呼地往屋里冒，不肯顺着烟囱出去，怎么回事儿？哥哥用粗铁丝做了个大钩子，从通风口伸进烟囱里去探查，看烟囱是不是堵了？

结果哥哥从烟囱里掏出一条领带、妈妈的一只手套，还有奶奶过节时戴的讲究的头巾。

原来，我家的松鼠把这些东西衔到烟囱里给自己铺窝去了。它竟是这样的！虽然住在我们家里，

可是它还保留着树林里的老习惯。看来松鼠的天性如此。

友　谊

冬季里的一天，我和哥哥坐在屋子里，望着窗外的院子。院子里，这时有几只乌鸦和寒鸦正在围墙旁翻掘垃圾。

忽然，一只有个大白嘴全身黑里透蓝的鸟飞来，落到它们旁边。真奇怪！这不是白嘴鸦嘛！冬天它是打哪儿来的？我们仔细一瞧，这只白嘴鸦在垃圾堆上，在乌鸦之间，一瘸一瘸地走来走去。它准是有毛病，或者太老了，不能跟别的白嘴鸦一起飞到南方去，所以就留在我们这儿过冬了。

打那天起，白嘴鸦每天早晨都飞到我们家的垃圾堆上来。我们故意给它撒上面包屑、吃饭时剩下的饭粒和奶渣。不过，它很少能吃到嘴，有时候竟被乌鸦抢个一干二净。乌鸦真是一种厚脸皮的鸟！那只白嘴鸦却非常老实，它待在一边总是孤零零地独来独往。也真是的！弟兄们全南飞了，只剩下它自己，乌鸦们可不是它的好伙伴！我们看出乌鸦强盗在欺侮白嘴鸦便想帮助它，但又不知怎样帮

助才好？我们应该怎样喂它食物才不会被乌鸦抢走呢？

白嘴鸦的样子一天比一天忧郁了。有时一飞来它就落在围墙上，不敢落在垃圾堆上，到那些乌鸦跟前去。它已经十分虚弱了，

一天早上，我们朝窗外看了看，发见白嘴鸦躺在围墙下。我们赶紧跑出去把它拿进屋。它只剩下一口气了。

我们将它放在一只木箱里，把木箱用一件衣服盖好，搁在火炉旁。我们喂它吃各式各样的食物。

它就这样在我们家里住了两个星期，暖和过来了，也吃胖了一些。我们想以后怎么办呢？总不能把它关在木箱里一冬吧！我们决定把它放到外面去，现在它身体结实一些了，也许能好歹熬过冬天。

显然白嘴鸦明白了我们对它是一片好意，所以认为不需要怕人了。从此，它整天待在我们家的院子里，跟母鸡们待在一起。

当时，我们家有一只养熟了的喜鹊，名字叫“小孤儿”。它还是雏鸟的时候，就到了我们家里，是我们把它喂大的。“小孤儿”在院子和花园里自由地飞

出飞进，晚上回到凉台上来过夜。我们发现白嘴鸦和“小孤儿”交上了朋友。“小孤儿”飞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

有一天，我们看见“小孤儿”飞到凉台上来了，白嘴鸦也跟在后面，大模大样地在桌子上踱方步。

喜鹊好像女主人似的忙活着，绕着它蹦跳。

我们泡了一碗面包，偷偷地从门缝里塞出去。喜鹊径直朝那碗面包跳过来了，白嘴鸦也跟着过来了。

它俩吃完早饭就飞走了。像这样，它俩每天飞到凉台上来吃东西。

冬天过去了，一群群白嘴鸦从南方回来了，在老柳树丛林中聒噪不休。到了晚上，成双成对地落在窝旁交谈着，仿佛在商量它们自己的事情。只有我们的白嘴鸦没有找到对象，依旧跟在“小孤儿”后面到处飞。傍晚，它俩落在我们家房了旁边的白桦树上，并排依偎在一起。

一看到它们，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鸟和鸟之间也有友谊。

椋鸟“小啾啾”

4 月已经来到，
小溪潺潺地奔跑。
从房上滴下融雪水，
白嘴鸦在聒噪，
公鸡飞上一根木橛，
放声喔喔大叫。
四周好不热闹！
只因明媚的春来了！

晚上，爸爸从板棚里取来一块木板，锯了几下，钉了个小房子。他在小房子的一面墙上挖了个圆窟窿，当做门和窗户。在门下面钉上一根小木棍，就算是门口的台阶。

“做好了，”爸爸说，“来，你现在猜个谜语：‘一根木棍上有个宫殿，宫殿里面有个歌唱演员’，那是什么？”

“椋鸟！”我嚷道。

“对，现在我们就是给它做了个房子。明天早上，我们把椋鸟巢安放在花园里，亲爱的小客人们，欢迎你们光临!”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太阳光照射进窗户。从屋顶上滴滴答答往下滴水，麻雀满院子里唧唧喳喳乱叫。

花园里还到处都有积雪。我和爸爸好容易走到老苹果树前，将椋鸟巢钉在一根长木杆上，用铁丝把长木杆绑在苹果树干上。椋鸟巢装得很高，从四面八方都可以看到。

过了五天，花园里的积雪东一处西一处融化了，露出黑黑的土地。周围是一个大水洼，像镜子似的映照出天空和白云。出大太阳的时候，水面波光闪烁得晃眼睛。

有一天，爸爸叫我到花园里去，他说:

“你看，我们家里来了什么样的客人。”

我跑过去一瞧，一只椋鸟站在椋鸟巢的房顶上，放开歌喉大唱。后来，又有一只椋鸟飞过来了，径直钻进了小房子。

这两只掠鸟在小房子里住下了。但不知为什

么，只能看见一只椋鸟飞来飞去，一到晚上就落在树枝上唱歌，却看不见雏椋鸟出来。

有一回，我和爸爸站在苹果树下，看见雄椋鸟飞到小房子跟前来了，嘴里衔着一个白东西，大概是个又大又肥的甲虫幼虫。它落在小房子门口的横棍儿上。这时，我们忽然看见雌椋鸟从小房子里探出头来了，张开嘴，雄椋鸟忙把幼虫塞进它嘴里。自己啸叫几声，啭鸣几声，又飞走了。

“你瞧见雄椋鸟怎样照顾雌椋鸟了吧!”爸爸说道，“它喂雌椋鸟，免得雌椋鸟还得离开巢。现在雌椋鸟正孵蛋呢。”

很快雏鸟就孵出来了，这回椋鸟爸爸和椋鸟妈妈都忙了起来，给孩子们送食物来吃。它们有时在菜畦上走来走去，细心地寻找捕猎物。一发现青虫、毛虫什么的，立刻捉住给孩子送去。这真是一举两得！小椋鸟有东西吃了，我和爸爸也得到了帮助。有的时候，一天之内它们就把菜园里的青虫、毛虫全捉光了。

爸爸看了十分欢喜，说：

“我们家的白菜一定能长好！不会被虫咬坏了。

瞧，我们的长嘴守卫又在菜地里玩儿命干呢！”

小椋鸟长大了，开始从小房子里伸出头来往外看。它们整天吱吱地叫要东西吃。它们的父母几乎忙不过来及时送食物喂它们。天黑以后，两只大椋鸟落在小房子旁边的树枝上，不停地交谈，好像在商量它们自己的事情。

一天傍晚，两只大椋鸟正站在苹果树上，突然间从树枝后飞出一只鹞鹰，一把就将雄椋鸟抓走了。

当时，我和爸爸都在花园里。我们一边喊一边追。我拼命地追，嚷着：

“你放下，放下，放下！”

鹞鹰一害怕，就丢下捕猎物飞走了。

我跑过去一看，雄椋鸟躺在地上，张着嘴喘大气。它大概被鹞鹰抓伤得很厉害。

我把它拿回家，往一只鸟笼里铺上点新鲜青草，把它放在鸟笼里。第二天早晨，它缓过来一些了，不再躺着而是蹲在角落里。我喂它青虫吃。它吃了一条，就不再吃了。

爸爸说：

“不要紧，它能复原的。不过，它已不能为它的家庭干活儿了。它需要自己养身体。只好由你来帮助雌椋鸟哺育孩子了。靠它可养活不了这么一大家子。”

我和爸爸拿了一只胶合板做的小盒子，摆在花园里的小路上，离老苹果树不远。我每天送一些青虫和其他甲虫的幼虫，放在小盒子里。雌椋鸟很快就发现了，有时我送去食物刚走开，它马上就飞来站在小盒子边上，叼起一条青虫飞回椋鸟巢。转眼之间，一小盒虫子都被它搬运回去了。

雄椋鸟也开始恢复健康。它病后食欲非常好。真忙得我团团转，几乎来不及给它送食物。

后来，小椋鸟完全长大了，开始往巢外飞；又过了几天，它们索性从花园里飞走了。我轻松地喘了口气，现在只剩下一只鸟需要我喂养照料了。

过了不久，雄椋鸟完全恢复了健康。我每天把它从笼子里放出来一会儿。它在屋里飞一阵子，肚子饿了，就赶快回笼子里去。它已经养熟了，什么也不怕，有时落在我的肩上，有时落在我的头上。我们一准备吃饭，碟子叮当一响，它马上飞到餐

桌上来拾台布上的食物屑吃。看来可怜的小家伙肚子实在太饿了!

它非常爱吃肉。端上煎肉饼的时候，雄椋鸟竟要飞到煎锅上去啄一口。妈妈笑着撵它，说:“你要烫着的!”因为妈妈不许它吃，它就大发脾气，竖起羽毛大声叫着“啾，啾啾!”于是，我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小啾啾”。

妈妈弄碎一小块肉饼，放在小碟子里，凉透了再喂它吃，眨眼就吃得一干二净。

有一天，我们喂老肥猫依万内奇一点儿肉吃。它刚坐下来吃，我们就看见雄椋鸟打旁边过来，直奔那只碟子。我们瞧着下一步会怎样?雄椋鸟跳过去，钻空子一啄，把一小块肉从依万内奇鼻子底下抢走了。这下了连忠厚老实的依万内奇都被它惹恼了，举起爪子朝欺侮它的小家伙打去。椋鸟毫无惧色，“啾，啾啾!”地叫着朝老猫扑，忽然照准老肥猫的鼻子啄了一下。老肥猫摇着头打了个响鼻，转过身就走开了。

从此，老肥猫依万内奇被椋鸟搅和得过不了安生日子了。老肥猫刚躺下晒太阳，椋鸟就过来了，不

是啄它的尾巴，就是啄它的耳朵。妈妈用毛巾撵椋鸟走，说：

“你干吗总缠着依万内奇？”

椋鸟却“啾，啾！”地叫着，要啄妈妈手里的毛巾，然后索性跳到妈妈的头上去站着，真是个横行霸道的土匪，没说的！

不过，椋鸟跟爸爸的猎狗杰克倒交上了好朋友。杰克从大碗里吃燕麦饭时，椋鸟也落在大碗边上啄燕麦吃。杰克躺在小地毯上休息时，椋鸟就飞到它的背上站着。不知从它的毛里挑出什么，椋鸟总是小心翼翼的，从来不弄痛它。杰克眯起眼睛，看来它觉得挺舒服。

有一天，我们喝完茶。妈妈倒了一盆温水准备洗碗。她一转身的工夫，椋鸟不知打哪儿飞来了，一直飞进了洗碗盆，洗起澡来了，溅了一桌子水。

妈妈笑道：

“哎呀！你这坏东西！”

可椋鸟已经落在门上，抖动着身子清理羽毛了。

椋鸟的胆子大到了这种地步，哪儿都敢去，什

么都敢动，我们简直拿它没有办法了！

妈妈先忍着，忍着，后来实在忍无可忍了，便说：

“把这土匪关在笼子里吧！再不然就把它放掉。”

我真不想与椋鸟分手，但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总不能把它关在笼子里啊！

第二天早晨，我打开窗户，取下了纱窗。刹那间，椋鸟就跳出了笼子，飞到窗台上。可它不知继续往哪儿飞好？是往屋子里飞还是往花园里飞？这时，太阳出来了。椋鸟抖动抖动身子，伸伸翅膀，就飞出去了。它落在花园里一棵树上，用嘴梳理起羽毛来，刻意地修饰打扮一番，神气十分怡然自得。

我望着它不由得悲喜交加。看到它这么高兴，我当然也很快乐，但同时又有点儿难过，因为我失去了一只训养熟了的椋鸟。

它在树上站了一会儿，扑扑翅膀就飞得不知去向了。我伤心得几乎受不了啦，整整一天像丢了魂儿似的。

后来，别人叫我去吃饭。大家围桌坐好了，盘

子碟子刚叮当一响，忽然听见从窗外传来了“啾，啾啾！”的叫声。我的椋鸟一直从窗户飞进了屋里，落在桌子上。这时，连妈妈都沉不住气了，说道：

“我的聪明孩子！你吃回来了，一定是想我们了吧！”

椋鸟好像听懂了话似的，跳到她面前，从盘子里啄起一块煮熟的肉，吃饱了就飞到大柜顶上去了。

从那天起，“小啾啾”有了充分的权利到处游逛。它乐意在花园里飞，就在花园里飞；乐意在屋子里飞，就在屋子里飞。但是只要天一黑，它准急急忙忙回到自己的笼子里去。

秋天到了。花园已经变黄，田里的庄稼收割完了，小河畔的草地上堆起了高高的稻草垛，活像一些绿色的大土墩。许多椋鸟都集合成群，从早到晚在田野和草地上空飞来飞去，或落在稻草垛上休息。

我的“小啾啾”也开始一天天不回家，甚至晚上也不回来过夜。有时一夜不回来，有时两夜不回来，后来索性完全不回来了。我想也许它被鹞鹰捉走

了，也许它与别的椋鸟一起飞到暖和地方去了。

冬季来临了。我们常常想起我们的“小啾啾”，特别是晚上火炉烧得热热的，我所有的朋友——老猎狗杰克、大肥猫依万内奇和兔子“大耳朵”都欢聚在炉旁烤火时，我们更加想它。我们的椋鸟现在在哪儿？它还活着吗……

好容易冬天结束了。花园里出现了蓝汪汪的水洼。中午的太阳已温暖如夏，那时我们便把饭厅里的窗户打开。

有一天，我正在自己的房间里摆弄钓鱼竿，忽然听见从门外传来了“啾，啾啾！”的声音。我不由得一惊，跑到饭厅里去一看，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我的掠鸟“小啾啾”站在窗台上，放开歌喉唱得正欢。

“我的‘小啾啾’！我的‘小啾啾’！你是打哪儿飞来的？”

我想走到它跟前，但它立刻飞回窗外，落在苹果树上。离别了一个冬天，它对我们认生了。

我的雄椋鸟又住在它的旧椋鸟巢里了。还有一只雌椋鸟陪伴着，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原来那只？

有时，这只雄椋鸟飞到我们家窗台上来站一会儿，唱一会儿歌。我给它放上食物和一小盆水，它吃饱了，喝足了，还在小盆里洗个澡，可是从来也不肯再飞进屋里来。大概是雌椋鸟不许它这样做吧！

杰　　克

我和哥哥谢辽查刚躺下睡觉，房门打开了，爸爸走了进来。他背后还跟着一条漂亮的大狗，身上的毛是白色的，两边腰上有深褐色斑点。它的嘴脸也是褐色的，两只大耳朵朝下耷拉着。

“爸爸，这是从哪儿弄来的？它是我们的狗吗？叫什么名字？”我们喊叫着跳下床，向大狗跑过去。

大狗被这样热情的欢迎搞得有点发窘，但还是表示友好地摇摇尾巴，让我们摸。它甚至还闻闻我的手，伸出粉红色软软乎乎的舌头舔了舔。

“这不是嘛，我们家有了一条狗，”爸爸说道，“好啦，现在快上床：要不然妈妈来了，看见你们只穿一件睡衣满处跑，可要骂你们了！”

我们又爬上床，爸爸坐在一把椅子上。

“杰克，坐下，在这儿坐下。”他指指地板，对狗说。

杰克在爸爸身旁坐下了，向爸爸伸出一只脚

爪。

“你好!”爸爸握住狗爪子，摇了一阵说道，然后把狗爪子从膝上推下去。但是杰克马上又举起另一只爪子递给爸爸。

像这样，一连“握”了十来次“手”。爸爸装出生气的样子，把狗爪子推开，但是杰克又把爪子递过来了，惹得我们一个劲儿笑。

“够了，”后来爸爸说，“躺下。”

杰克挺听话地在爸爸脚旁躺下了，不时斜眼看爸爸一下，还轻轻地用尾巴在地板上“咚咚”地敲着。

杰克的毛很短，油光锃（zèng）亮的，从毛底下露出强有力的肌肉。爸爸说这是一只打野禽用的猎狗。这种猎狗只能打野禽，不能打狐狸、兔子什么的。

“8 月，打野鸭的季节来临时，咱们就带它去打野鸭子。现在该睡觉了，天已经不早了。”

爸爸叫了那狗一声，带着它走了出去。

第二天早晨，我们起得很早，赶快吃完早点，就和杰克一起去散步。

在灌木间的高茂草丛里，它欢天喜地地跑来跑

去，不停地摇尾巴对我们表示亲热。总之，在新地方它觉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我们跑够了，决定玩一会儿“打猎”。

杰克也跟在我们后面。我们用桶箍做了两把弓，又削了几根箭，就出发去“打猎”。

花园当中有个树墩露在草丛外面，远看它很像一只兔子。它两边翘起两根树枝，活像兔子耳朵。

谢辽查先朝它射了一箭。这一箭正射中了树墩，又弹开去，掉在草丛里。杰克立刻奔过去，叼起那支箭。摇着尾巴送回来递给我们。这使我们非常满意。我们又射出一箭，杰克又给叼回来了。

从此，猎狗杰克每天参加我们的射箭活动，替我们拾箭。

很快我们就知道了，杰克不仅能拾箭，而且不论你扔出什么，它都能给叼回来。不论是木棍、帽子，还是皮球什么的……有时候，别人没让它叼过来的东西，它也给叼过来。比方说，有时它跑进屋去叼来一只胶皮套鞋。

“你送胶皮套鞋来干什么，现在又不下雨！送回去，快送回去！”我们笑着对它说。



杰克却绕着我们跳跳蹦蹦，叼着胶皮套鞋往我们手里塞，根本不打算送回原处。我们只好自己送回去。

杰克特别喜欢跟我们一起到河边去洗澡。有时候，我们刚一收拾东西准备去洗澡，它就来了。在我们旁边又是跳呀，又是转呀，好像催我们快一点儿。

我们洗澡的那处小河边，水很浅。我们嘻嘻哈哈地尖声嚷叫着，在水里乱扑腾，互相追逐把水溅得老高！杰克也跳进水里，跟我们一起游来游去。如果往水里扔一根木棍，杰克就追在后面游过去，叼住木棍送上岸来。有时候，它高兴得忘乎所以，从草地上衔起我们的一件衣服或帽子就跑。我们只好跟在它后面追，把衣服或帽子夺回来。

有一回，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我们正和爸爸一块儿在小河里洗澡。爸爸游得非常好，游到对岸后，叫杰克过去。这时杰克正在和我们玩，一听见爸爸叫，马上凝神仔细听着，很快便跳进了水里。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它忽然又回到岸上，衔起了爸爸的衣服。我们还没来得及醒悟过来，它却已经衔着爸爸的衣服向对岸游去了。爸爸的衬衫在水上鼓成一

个大白气泡；裤子浸在水里，已完全湿透，几乎要沉没下去了，只有一点儿边还被杰克叼在嘴里。我们一个个呆若木鸡，生怕它一张嘴把衣服掉进水里，那衣服就要沉底了。但是杰克什么也没弄丢，平安无事地游到了对岸。

爸爸只好一只手举着衣服再游回来。我们回家的时候，衣服当然还没来得及晒干。妈妈见了爸爸，不由得惊叫起来：

“出了什么事情，你怎么这副模样儿？掉在河里了怎么着？”等知道了是怎么一回事后，她和我们一同笑了半天。

我们对杰克已经十分习惯了，一天到晚形影不离，总是盼望着8月快点儿来临。那时，爸爸就要带着杰克去打猎了。爸爸答应把我们也带去。

早上我们起床后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跑到日历前去撕掉一张，然后数一数到8月还剩下几张。

好容易只剩下最后一张了。

这天，爸爸下班刚吃完饭，就意味深长地看看我们，说道：

“明天去打猎。现在谁愿意跟我一块儿去做打

猎的准备？”

当然，他完全不需要再重复邀请。我和谢辽查撒腿便往书房里跑，坐到书桌旁边。

爸爸从抽屉里取出所有的打猎用品：火药、霰弹、弹药筒、填药塞，开始装弹药。

我俩屏住气看他做这些准备工作。

后来，子弹都装好了。爸爸把它们整整齐齐地插在一条有许多小口袋的宽带子上，一个小口袋里插一粒子弹。这种带子叫做子弹带。

爸爸把子弹带挂在钉子上，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皮套，不慌不忙地从皮套里掏出一件最有意思的东西——猎枪。这是一支双筒枪，每支枪筒里装一粒子弹，所以用这种枪可以连放两次。这支枪非常漂亮，上面还有金色的装饰物。

我俩小心地摸了摸，还试了试用它来瞄准，不过它太重了。

爸爸装子弹的时候，杰克安安静静地躺在墙角里它的小地毯上。但是，一看见枪，它马上站了起来，在爸爸身旁跳来跳去，浑身上下都表现出已经准备好了去打猎的样子。后来，大概不知道怎样再表示

它的欢喜好了，索性飞奔到饭厅里去，衔起沙发上的靠垫，就拼命抖落起来。抖落得靠垫里的鸭绒四处飞扬。

“你们这儿出了什么事情？”妈妈惊讶地跑到书房里来问道。

她抢下杰克嘴里的靠垫，送回原处。

第二天是星期日。我们起得比平时早，赶快穿上衣服，跟在爸爸后面寸步不离。可是爸爸就像成心似的，穿衣服和吃早点都特别慢。

好容易爸爸收拾好了。他穿上短外套和高统皮靴，扎上子弹带，拿起猎枪。

杰克本来一直在他脚旁转悠。这时看见他已收拾停当，便像粒子弹似的奔到院子里去，兴高采烈地尖声叫着，在套好的马车周围乱跑起来。后来，它飞也似的跑过来，跳上大车，坐下了。

我们也爬上大车，便动身了。

“再见！可别空手回来呀!”妈妈站在门廊里，笑着对我们喊道。

10 分钟后，我们已经出了小城镇。大车顺着平坦的村路，穿过田地，穿过树林，向远处——四周栽

着柳树，闪烁着一条小河，还有一座磨坊的地方驰去。

从这座磨坊开始，沿河岸向上生长着一溜密密麻麻的芦苇丛，那里是一大片沼泽地，栖息着许多野鸭、长嘴鹬和其他野禽。

大车来到了磨坊，爸爸把马车留在那儿，我们便朝沼泽地走去。

一路上，杰克总跟在爸爸的身旁，还不断地看他的脸，好像在问是不是该往前跑了。

好容易走到了沼泽地。爸爸停住脚步把皮靴往上拉了拉，装上子弹，点了一根烟抽，然后才命令道：

“杰克，前进！”

显然，杰克等的就是这个命令。它立刻撒腿就往沼泽地里跑，踩得地上的水花四溅。

杰克跑出去 20 来步远，停了片刻，然后便东跑几步，西跑几步，东闻闻，西闻闻。

杰克在寻找野禽。爸爸的皮靴踏在水里，发出很响的“啪嗒啪嗒”的声音。他从容不迫地跟在杰克后面，我们跟在爸爸后面。

忽然，杰克激动起来了，加快了奔跑的速度。后来，它一下子伸直了脖子和全身，开始很慢很慢地一步一步往前挪。它这样走了几步又站住了。像木头似的它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全身像根弦一样绷紧，连尾巴都伸得直直的，只有尾巴尖由于过度紧张而微微颤动着。

爸爸快步走到猎狗身旁，端起枪，命令道："前进!"

杰克往前迈了一步，又站住了。

"前进！前进!"爸爸又命令道。

杰克又迈了一步，又迈了一步……突然就在它鼻子前面的芦苇丛里，窸窸窣窣噼噼啪啪一阵乱响，从那里面飞出一只大野鸭。

爸爸瞄准，放了一枪。

野鸭把身子向前一冲，在空中翻了个跟头，沉甸甸地"啪叽"一声掉在水里。

杰克却还愣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拿来，把它拿过来!"爸爸笑眯眯地对它喊道。

杰克马上活跃起来了。它跑过沼泽地，跳进小河，游过去找野鸭。

眼看到了野鸭跟前，杰克张开嘴想衔住它。只听得河水稀里哗啦响了一阵，野鸭不见了！杰克惊愕地看看周围，它跑哪儿去了呢？

“潜进水里去了！这么说没打死，受伤了！”爸爸懊恼地大声说，“现在它往芦苇丛里一钻，可就没法再找到了。”

这时，受伤的野鸭在离杰克几步远的地方浮出水面。杰克迅速朝野鸭游去，但刚一接近它立刻又潜入水里，像这样重复了好几次。

我们靠近水边站在沼泽地上，却毫无办法帮助杰克。爸爸不敢再朝野鸭开枪，怕不小心会打中杰克。可杰克怎么也不能在水中捉住那只善于躲闪的野鸭。不过，杰克也不让它游到茂盛的芦苇丛边去，而是把它越撵越远，撵到没有芦苇的水面上去了。

后来，野鸭在杰克的鼻子跟前浮出水面，但立刻重又潜入水里。霎时间，杰克也跟着钻进水里去，看不见了。

一秒钟后，杰克又出现在水面上，嘴里衔着被它捉住的野鸭，向岸边游过来了。

我们急忙向它跑去，想快一些把猎获物拿过来。哪知杰克怒气冲冲地瞟了我们一眼，甚至喉咙里还发出咆哮声，兜了个圈子跑过去，把野鸭递到爸爸手里。

“好样儿的！好样儿的！”爸爸接过野鸭，夸奖它道，“孩子们，你们看它衔野鸭的时候多么当心，连一根羽毛也没有咬坏！”

我们跑过去仔细看那只野鸭。它还活着而且伤势不重。霰弹只打伤了一点儿翅膀，所以它飞不起来了。

“爸爸，可以把它带回家去吗？我们就把它养在家里吧！”我们要求道。

“行啊，给你们吧！不过，你们拿它的时候小心一点儿，别让它跑了。”

我们继续往前走。爸爸放枪，杰克在沼泽地上蹿来跑去，寻找野禽。这些事情我们已不太觉得有意思了，一心想快点儿回家去，安排好我们的俘虏——野鸭。

打完猎回到家里，我们立刻着手安排野鸭的住处。我们在板棚里拦出一个墙角，在那里面放了一

盆水，把野鸭养在那里。

头几天，它野性难驯，老是蹲在墙角里，差不多完全不吃东西，也不洗澡。后来，我们的野鸭渐渐地开始对新环境习惯了。我们走进板棚里去时，它已不再躲闪，而是迎着我们走来，很乐意地吃给它送去的泡软的面包。

过了不久，这只野鸭完全养熟了。它在院子里和家鸭一起走来走去，谁也不怕，也不再发野性了。只有杰克，野鸭打一开始就恨透了它。大概就因为杰克在沼泽地上追捕过它，所以记了仇。有时，杰克偶然从野鸭身旁走过时，野鸭就蓬起身上的羽毛，恶狠狠地发出咝咝的声音，总想啄它的爪子或尾巴一口。

但是杰克对此毫不理会。自从它在板棚里住下，和家鸭一起在院子里散步那时起，杰克就不再拿它当做野禽了，对它完全不感兴趣了。

杰克一向对家禽是不感兴趣的。但是打猎的时候，它却兴致勃勃地到处寻找野禽。不论是酷暑天，还是下雨天，它都能不知疲倦地整天在田野里到处奔走，寻找鹌鹑。深秋时节，不论天气有多冷，它也

能跑到沼泽地上去找野鸭，从来也没有表示过疲劳。

杰克真是一条好猎狗。它在我们家里生活了很多年，一直住到风烛残年。起初，是我父亲带它打猎，后来我和哥哥带它打猎。

等杰克老到已不能再寻找野禽时，我们换了另外一条猎狗。那时，杰克已经半瞎，耳朵也聋了，以前曾经是褐色的嘴脸也完全变白了。

大部分时间，它总是躺在太阳下它自己的垫子上，或火炉旁睡觉。

只有当我们穿上皮靴和猎服，拿起猎枪，准备去打猎时，杰克才变得活泼起来。这时的老杰克是进入兴奋状态了。它毫无用处地瞎忙活一气，大概是像年轻时一样，在准备参加打猎。但是谁也不再带它去了。

“呆在家里吧，老伙计，呆在家里吧!”爸爸摸着它那变白了的头，和蔼地对它说。

杰克好像能听懂别人对它说的话似的。它用一双老得褪了颜色的聪明伶俐的眼睛望着爸爸，垂头丧气地叹着气，拖着脚步慢慢向火炉旁自己的垫子

走去。

我非常可怜这只老狗，因此有时我也偶尔带它去打猎。但这已不是为了使自己高兴，而是为了使它高兴，才这样做。

杰克的嗅觉早就失灵了，它什么野禽也找不到了。但是当它看见各种鸟儿时，还是很好地踞地作势。如果鸟儿飞起，它立刻就扑过去想捉住。

不仅看见鸟儿时，它踞地作势，甚至当它看见一切活物，蝴蝶、蜻蜓、蛤蟆时，也都踞地作势。这种“打猎”，我当然不需要带枪了。

我们一直走到杰克感到疲劳时才回家。不错，我们并没有带野禽回去，但是我们都因为愉快地度过了一天而心满意足。

大　耳　朵

我很早就开始打猎了。12 岁那年，爸爸送给我一支猎枪，开始带我到树林里和沼泽地上去打猎。

秋季里的一天，打猎回家的路上，为了活动活动腿脚，我爬下大车跟在旁边走。那时，我们正穿过一座小树林。道路上落满了黄叶，那厚厚的蓬蓬松松的一层枯叶，踩在脚下沙沙地响。我低头看着脚下，在自己的前面踢起一团蓬松的浪头般的黄叶。忽然，我发现在路上的黄叶堆里有个黑乎乎的东西。我弯下腰去仔细一瞧，原来是一只小兔子，一只很小很小的小兔子！

我不由得惊叫了一声："大车刚刚从这里跑过，怎么没有把小兔子轧死呢！"

"好呀，"我说，"看来你这小兔子运气还挺好的！"

我把它拿了起来。在我的手掌上，它缩成个团儿，一个劲儿发抖，但是并没有逃走的意思。我想把

它带回家去。在我家里它也许能活；留在这儿早晚也得死。它出生得太晚了！冬天快要来了，冬天一来，它准冻死；再不然，可怜的小家伙准保被狐狸当作早饭吞进肚里。

我往打猎用的提包里铺了点儿枯叶，将小兔子放在提包里，带回家去了。到家后；妈妈倒了一小碟牛奶给小兔儿喝。它没喝，它太小了还不会喝呢。我们只好找来一只小瓶子，倒上牛奶，在瓶口上套了一个橡皮奶头，让小兔儿咂。小兔儿闻了闻奶头，两只耳朵一动一动。妈妈从奶头里挤出一滴牛奶，抹在小兔儿鼻子上。它伸出舌头舔掉了那滴牛奶，把嘴张开了一点，我们趁此机会把奶头的尖端塞进它嘴里。

小兔儿吧嗒吧嗒嘴唇，咂了起来，就这样把一小瓶牛奶给吃光了。

小兔儿在我们家里住惯了，在一间间屋子里乱跑，谁也不怕。

过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我们的小兔子长大了，变成了一只大兔子。我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大耳朵”。它把火炉底下当做自己的窝，每次

一感到害怕，就赶紧钻到那里面去。

当时，除了“大耳朵”之外，我们家还有老猫依万内奇和猎狗杰克。

依万内奇和杰克是好朋友。它俩用一个碗吃饭，甚至还在一起睡觉。杰克的专用垫子放在地板泛，冬天屋子里冷的时候，依万内奇常常到杰克的垫子上来凑热闹，蜷起身子睡在那儿。杰克会马上挤过来，把鼻子戳到依万内奇肚皮上，使嘴脸暖和一些，而杰克呼出的热气也使依万内奇很满意。

对于家里出现了一只兔子的事，依万内奇完全没有理会；杰克一开始有些不安，但是很快也习惯了。后来，老猫、猎狗和小兔儿仨成了好朋友。

晚上，屋里的炉子烧得旺旺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它们仨马上都凑到炉边去烤火。它们彼此紧挨在一起，躺在那儿打瞌睡。屋里很黑，只有炉火的红色反光在墙上闪动，映照得黑影幢幢，屋里的桌椅板凳，一切东西都仿佛活了似的。火炉里的木柴熊熊地燃烧，忽然“噼啪”一响，爆出一小块金光闪闪的热炭。这时，三位好朋友急忙逃离火炉边，各自逃命。

逃开去又互相瞧瞧，仿佛在问：“出了什么事儿？”然后渐渐放下心来，它们重又回到火炉旁。

有时它们在一起玩，游戏总是这样开始：它们仨先是躺在一起打吨儿。忽然，依万内奇用爪子轻轻抓一下“大耳朵”！抓了一下，又抓一下……“大耳朵”躺着，躺着，猛孤丁跳起身来便跑。紧接着，依万内奇跳起来追它，而杰克又跳起来追依万内奇，就这样一个追一个，满屋里跑起来。等兔子玩腻了，就一头钻进火炉底下，于是游戏也就结束了。

“大耳朵”每次睡觉之前，都要用它的脚印子布一个迷魂阵。大自然里的兔子总是这样做的，它们东跑一下，西跑一下，左跑一下，右跑一下，把自己的脚印子弄乱。如果是在雪地上看兔子的脚印，那怎么也搞不明白兔子是上哪边去了。猎狗碰上兔子的脚印时，也不得不顺着那些脚印东撞一头，西撞一头。等到搞明白兔子的去向时，兔子早就听见动静，跑得不知去向了。

我们的“大耳朵”每天在钻到火炉底下去之前，也尽力把自己的脚印弄乱。有时，它在屋里前前后后地蹦跳，布它的脚印子迷魂阵。猎狗杰克躺在旁

边的地毯上假寐，用一只眼睛瞟着，好像在嘲笑这只傻乎乎的兔子。

“大耳朵”就这样在我们家里住了一个冬天。温暖明媚的春天来了……还没来得及仔细打量一下周围，青草已经绿了。我们决定将“大耳朵”放回树林里去。

我把它装在一只篮子里，提着到树林里去了。我把杰克也带着，让它去送送朋友。我本来想把依万内奇也装在篮子里，但是太重了不好拿，所以就把它留在家里了。

到了树林里，我把“大耳朵”从篮子里拿出来，搁在草地上。它却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了，趴在地上，只将两个大耳朵一翘一翘。

我拍了一下手，“大耳朵”这才一跳一跳向灌木丛前跳去。杰克看见了，赶紧去追。

“大耳朵”不往树林里跑，只绕着灌木丛蹦跶；杰克就像在家里一样，跟在它后面紧追。

我心想：“绕着灌木追赶，比在屋子里追赶可有意思多了！”

小　　欢

有一天，妈妈站在门口叫我，她说：

“尤兰，快来！你瞧我带回来一个什么样的小胖子！”

我飞也似的向家里跑去，只见妈妈手里拿着一只树条编的小篮子。我往篮子里一瞅，看见在铺着青草和树叶的篮子里，有一只肥胖的银色皮毛的小兽在动。

“这是什么，是小狗吗？”我问道。

“不是小狗，是一只小兽。”妈妈回答，“可我也不知道它是一只什么兽？几个村里的孩子在卖，我就买来了。他们说是从树林里捉来的。”

进了屋，走到皮沙发前，我们把篮子小心翼翼地斜放在沙发上。

“小家伙出来吧，别害怕！”妈妈对那只小兽说。

没让我们久等，它从篮子里伸出了一个长圆形的嘴脸，小鼻子黑黑的，小眼睛亮亮的，两只竖起来

的耳朵很小很小的。小兽嘴脸的模样滑稽极了，上面和下面是灰色的，中间一段有一些从鼻子通到耳朵的黑色宽条纹，活像是戴上了一个黑色的假面具。

小家伙东张西望了一阵，然后不慌不忙摇摇摆摆地从篮子里走了出来。

多有意思，它肥肥胖胖的，真是个名副其实的小胖子！它的皮毛颜色很浅，闪着银光，四只小脚是黑色的，就好像穿了一双小黑皮靴，戴了一副小黑手套似的。

“它是把尾巴夹起来了，还是根本没有尾巴？”我感兴趣地问道。

“不，你看，它有个小短尾巴。”妈妈回答。

我们十分好奇地仔细瞧着这只不认识的小兽。它大概也怀着同样的好奇心，在打量着我们和周围的一切。后来，小家伙迈开四条小短腿，在沙发上走起路来了。它绕了个圈子，把什么都闻了闻，甚至还试了试用一只前爪抓抓沙发垫子和沙发靠背之间皮面上的一个褶子。“不行，这可不是土地，在这儿用爪子是刨不动的。”小兽像小狗一样在沙发角上

坐下了，毫无敌意地用信任的眼神望着我，仿佛想问：“下一步干什么？”

妈妈从碗橱里取出套有奶头的小瓶子，倒上一瓶牛奶。去年，我们用这只奶瓶喂大了一只小兔子。“给你，尝尝吧！”妈妈把牛奶送到小兽的嘴前，说道。

小家伙马上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张嘴把整个奶头含在嘴里。它坐舒服了一些，身子靠在沙发背上，美得把眼睛都眯上了。小兽吃饱了，便在沙发上蜷成个团儿，睡着了。

妈妈去办自己的事情去了。我拿了一本画有各种动物的大厚书翻阅起来，想看看这只小兽像什么动物。

我好容易盼到爸爸下班回来了，他看了小兽一眼，立刻认出来了。

“这是小獾，”他高兴地说，“獾是一种很好的兽，很快就能跟人处熟。你要是好好照料，好好喂，它会像一只狗似的整天跟在你后头跑。”

这非常合我的心意。于是，我决定亲自喂这只小兽，不让别人插手。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小欢”。

当时我很担心，不知道我们家的两位老住户——大肥猫依万内奇和爸爸的猎狗杰克，能不能欢迎小欢？

当小欢蜷成个团儿在沙发上睡觉的时候，大肥猫依万内奇从外面散步回来了。它们就这样见面了。

一如平时养成的习惯，依万内奇一直朝沙发走去。跳上沙发，它刚想躺下，忽然发现有一只小兽睡在那儿。

“这是谁呀？”依万内奇瞪大了眼睛，翘起胡子，小心翼翼地向陌生者走去。它一步一步走到小欢跟前，开始战战兢兢地闻它。这时小欢醒来了，大概它不觉得依万内奇可怕，因此把头朝大肥猫探了过去，还趁机舔了大肥猫鼻子一下。依万内奇摇摇头，用鼻子“嗤”了一声，显然对这友好的欢迎仪式表示赞赏，喉咙里打着呼声，便弓起背在沙发上来回走了一趟，又回到小欢身旁躺下，慢条斯理地哼哼起平时爱唱的那支“歌子”了。

“好啦，它们这就算认识了。”妈妈走进屋里时说道。

小欢与依万内奇的结识总算一切顺利，但是，J 吹与猎狗杰克之间的温情和友谊，却未能很快建立起来。

我把小欢从沙发上抱到地板上。它便在地上到处走开了，所有的椅角旮旯儿都瞧到了，闻到了。

这时“砰”地房门开了，杰克跑进屋里来，它的个儿很大，动静很大。因为跑得太快，杰克呼哧呼哧喘着大气，张着满口尖牙的大嘴，活像要将谁咬个粉碎似的。一看见杰克，小欢禁不住吓得浑身发抖，心想:“它马上会把我吃掉!”

杰克不胜惊讶地瞥了小兽一眼，在屋子当中停住脚步，把头朝这边歪一下，又朝那边歪一下，然后摇着尾巴走过去交朋友。

不料，小欢却蓬起全身的毛，变得圆溜溜像个银球儿。它在一个地方蹦高，怒气冲冲地用鼻子喷气，还发出咆哮声。

老杰克宽厚的嘴脸上露出莫名其妙的表情，“它干嘛这样蹦呀? ”杰克不再摇尾巴了，走到一旁躺下晒太阳，再也不理那个爱吵架的陌生者了。

不过，现在小欢对个子高大、性情温和的杰克

发生了兴趣。小欢真想走过去闻闻杰克，可又有一点儿害怕。它绕着杰克走了好几圈，有一回甚至胆大到挨近了杰克的一只后腿。

这时，杰克在睡梦中微微动弹了一下。

小欢像皮球似的跳开了，又蓬起全身的毛。那天，小欢到底也没能下决心走到杰克身旁。杰克呢，根本不再去理会它了，“这么个小不点儿，值得去注意嘛！”

杰克在漫长的一生之中，早已习惯了我们家里不定哪天会突然出现一只小兔儿、一只小刺猬，或一只小狐狸，再过几天，它们又不见了，回到故乡树林里去了。这只庄重的老狗，早已不对这种小动物的出现和消失表示大惊小怪了。

头两天，小欢总在仔细端详杰克，但显然又不敢走近。第三天，完全由于一个意外的机会，它俩交上了朋友。

吃早饭时，妈妈给依万内奇倒了一小盆牛奶。依万内奇没有去舔。

“杰克，你替它喝了吧！”妈妈说。

杰克走到小盆前，斯斯文文地舔了起来。

完全出乎杰克的意料，从门背后伸出一个带条纹的嘴脸。

小欢蹙起鼻子闻到牛奶味，便侧着身子，悄悄向小盆走去。

杰克看见这位不请自来的邻居，便让出一点儿地方。小欢伸进嘴喝了起来，鼻子碰到了盆底，把杰克挤得都舔不着了，它自己却大喝而特喝。笨头笨脑的小欢弄得脸上地上都是牛奶。最后干脆把小盆也碰翻了，牛奶撒了一地。而杰克不仅将地板上的牛奶舔干净了，还顺便将小欢的嘴也舔干净了。这回小欢不再发野性了，不用鼻子喷气，也不像皮球那样蹦高了。

从那天起，小欢完全不怕杰克了。甚至它开始跟在杰克的后面跑，杰克上哪儿它就跟到哪儿。可能它想到这只又大又肥的狗和獾是亲属吧!

爸爸没有说错，小欢真的很快就养驯服了。好像它一生下来，就和我们住在一起似的。有时，它一看见我，一看见爸爸或妈妈，马上迎着跑过来，把小嘴脸往我们手里塞，要求我们请它吃点儿东西。它的小鼻子冰凉的潮乎乎的，往我们手上戳的时候，

使我们感到挺舒服。它一边闻我们的手，一边呼噜呼噜哼哼着，才好玩呢！

起初，小欢住在我们的空库房里。后来，我和爸爸就给它做了一所很方便的新房子。我们拿了一个胶合板木箱，在一面箱壁上锯了一个圆窟窿，当门。木箱里则多铺了些新鲜稻草。

小欢的小房子摆在我的房间墙角里。在那儿，它不妨碍任何人，也没有人去惊扰。但是小欢喜欢不喜欢这所房子呢？要知道，在树林里它是一生下来就住在深深的洞穴里的。我和爸爸决定，不想强制地把小欢塞在木箱里，而是想观察一下它自己对待这个新住所的态度。

我把小欢抱进屋里来。它急急忙忙在地板上乱跑起来。按平时的习惯，它会钻到所有的犄角旮旯里去，把什么都闻一闻。终于走到了木箱前，小欢绕着木箱走了一圈，从四面八方研究了一番，犹豫不决地在门口站住了，“进去，还是不进去？”它在那儿停留了一会儿，将嘴脸探进圆窟窿，闻了闻铺垫的稻草，最后像是下了决心，一下子钻进木箱里去了。

我和爸爸悄没声儿地坐在一旁，仔细听小欢在木箱里翻腾，大概它是想把稻草铺得舒服一些，后来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了。我蹑手蹑脚地走到木箱前，把木箱盖揭开一条缝，却没看见小欢，原来它整个儿钻进稻草里去了。小欢对我的偷看极不满意，气哼哼地咆哮起来，还一个劲儿用爪子抓箱壁，大概想往稻草里钻得更深一些。

我赶紧关上木箱盖走开了。

小欢挺喜欢这所新房子，一天到晚待在新房子里。若有人打扰无论你是谁，它总是大发脾气。

从此，满装着稻草的胶合板木箱，就代替了小欢在树林里的深洞。

小欢不在小房子里睡觉的时候，便跟在我后面到处跑。我到院子里去，它也到院子里去；我到花园里去，它也到花园里去，一步也不落后，摇摇摆摆，匆匆忙忙，活像一只肥头肥脑动作笨拙的小狗。

起初，它怎么也学不会下门廊的台阶。它刚一低头，想用前爪够到下面的一级台阶，肥胖的屁股就失去重心，便一个跟头滚下去了，一直滚到土地

上。但是小欢一点儿也不见怪，站起来抖落抖落身子，就像没这么回事儿似的迈开小腿，踩着细碎的步子，顺着小路走去。

它很不喜欢在平坦的铺沙土的小路上跑，只要一走到草地，就立刻钻进草丛。在草地上，东找找，西找找，像在找什么东西？然后它用小爪子会刨出一段植物根，便像小猪一样吧嗒着嘴吃了。

我非常想知道小欢在草里找什么东西？有一回，我看见一只小甲虫正沿着草茎爬，小欢也盯上了这只甲虫，便捉住吃了。后来，它又捉住一只螽斯，也吃了。原来它是在草里捕捉这类昆虫！从土里它也不光是挖植物根吃，有一天我亲眼看见它挖出一条五月虫的白色幼虫吃了。

散步回家后，我讲给爸爸听，小欢怎样在花园里美餐了一顿，爸爸听了一点儿也不奇怪，他说：

“獾是杂食动物，荤素全吃。”

小欢很快就向我证明了，它确实是杂食动物。

有一天，爸爸要带我去钓鱼。我挖了满满一罐

子蚯蚓，把罐儿放在墙角里钓鱼竿旁边，免得忘记。

爸爸下斑回来，吃完饭，我们准备出发去钓鱼，拿起钓鱼竿，却找不着蚯蚓了。蚯蚓哪儿去了？罐儿倒在地上，泥土撒得满处都是，蚯蚓却一条也没有了。这是谁干的？

这时，小欢从桌子底下出来了，满脸满嘴都是泥土。它径直朝蚯蚓罐跑过来了，用爪子拨拉着那个罐儿，还往罐儿里瞧，看有没有剩下一条蚯蚓？

那天没能去钓鱼。我非常难过，但也没有办法呀！

我们家里开始连连出怪事儿。先是厨房里擦地用的抹布忽然不见了，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找到。妈妈很生气，说一定是我把它拿到什么地方去扔了。

过了几天，又丢了一件东西。我早上醒来时，想穿袜子，可是两只袜子都不知去向了，哪儿去了呢？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昨晚是把袜子搁在鞋上了。鞋还在原处，袜子却没有了。

后来，妈妈又丢了一只长袜。一只长袜掉在床旁地板上，另一只却不见了，真是怪事儿！

我们把这些事告诉爸爸，他笑了笑说：

“过几天，你们头上的帽子也会丢的！”

还真被说中了，没过几天，放在前室里的一顶软帽子丢了，不过那不是我们的帽子，是爸爸的。

这回爸爸也惊讶了，他说：

“昨天，我明明把手杖立在墙角，帽子就挂在手杖上。现在手杖倒了，帽子却不见了。”

我们家里出了个恶作剧的小调皮鬼，他是谁呢？

终于把它捉住了，说得确切些，它自投罗网了。

一天刚刚亮，我觉得盖在自己身上的被单不停地往下出溜。我往上拉一拉，它就往下滑一滑，这是怎么回事儿？我抬起点身子一看，原来是小欢站在床旁边，用牙咬住被单的一头，在拼命拉。我不管它，想看看它怎么办？小欢将被单拉到地板上，一直拖到小房子前。它自己先钻进小房子，然后把被单往小房子里拖，费了半天劲儿只拖进去一半。

打开小欢的小房子顶，我们把它的窝翻了个底

朝天！在那里面，找到了我们丢失的所有的东西。可能它是嫌新房子里的稻草垫子不舒服，想做个考究一些的床？所以，连夜把屋子里各种软和东西都拖到自己的小房子里去了。

这下子，我们全被它教会了不再乱扔衣服，也不往地板上放软和东西。如果我们马虎了，那就只好怪自己，小欢会很快地找到那些东西，拖到小房子里去当褥子。

有一天，我们坐在饭厅里，忽然看见小欢从凉台走进屋里来了，蹒蹒跚跚东倒西歪，几乎走不动了。

我们仔细一瞧，不由得惊叫起来，是谁把它咬得伤成这个样子？它的整个嘴脸、前胸和两只前爪上全是血。

爸爸从桌旁跳起身来，跑到书房里去拿绷带和棉花，妈妈奔到厨房里去取温水。

我们把小欢抱了起来。这聪明的小家伙一点儿也不反抗，知道我们不会害它，只是轻轻地呻吟。妈妈把它放在膝上，抚摸着它的背，安慰它。爸爸用棉花蘸了温水，十分小心地擦去沾在它毛上的鲜血。

擦完小欢的前胸，爸爸检查了一下棉花，那上面净是粘粘糊糊的红色的东西，根本不像鲜血。

妈妈也仔细瞧了瞧棉花，然后一下子跳了起来。小欢像个口袋似的滚到地上去了，大叫了一声。

妈妈跑到凉台上去了。我们听见她从那儿嚷道：

“哎呀！真是个坏东西！把果酱全洒了。”

这时我们才想起，妈妈早晨熬了一锅果酱，熬好就放在凉台上。想不到让小欢大吃了一顿。看来它吃得太多了，肚皮胀成了圆球了，连路也走不动了，可怜的小家伙撑得哼哼呀呀的。

过了很久，妈妈也忘不了那件事。果酱白白地糟塌了，还费了半天工夫，这使妈妈很生气。

小欢大概也牢牢记住了吃果酱的那回事。后来，它常常到凉台上去看看，八成是想能不能再在那儿找到这么美味的食物?

每年夏天，我们都到别墅去住。去时，我们都带着杰克和小欢。我是把小欢装在木箱里带去的。

记得有一次，我到树林里去采蘑菇，杰克也跟着我去了。离家走了一段路后，我发现杰克回过头

去，直摇尾巴。我也转过身去，你猜瞧见什么了？小欢跟在后面跑来了。它在小路上匆匆忙忙地跑着，磕磕绊绊，那模样儿笨头笨脑，滑稽极了。一定是我没有把篱笆门关严，让它跑出来了。怎么办？把它送回家去，还是带到树林里去？万一它在树林里走丢了或者跑了，怎么办？

站在那儿，我不知怎么办才好了？这时，小欢已跑到杰克身旁，跟在杰克后面钻进灌木丛里去了。我见它总不离开杰克独自跑到远处去，那就带它一起去吧！

在树林里，小欢并没有逃走。它总在我们附近的灌木丛里钻来钻去，用鼻子翻着去年的烂叶子，挖呀，刨呀，寻找着什么。

我找到一个蘑菇，不是什么普普通通的蘑菇，是个食用牛肝菌。我赶紧接着在旁边仔细找，又有一个从草从里向外探着头，而且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我在一块林边草地上，找到 6 个食用牛肝菌。我光忙着采蘑菇，把小欢完全忘了。等我想起来时，竟看不见它了。杰克在附近跑来跑去，小欢却不见了，准是跑了。

我钻到灌木丛里去找，叫着“小欢！小欢！”但是不见它来。

灌木丛后面是一道深邃幽静的冲沟，里面长满了高茂的杂草。杰克跑到冲沟里去了，我跟在它后面。我发现斜坡上有个洞，大概是狐狸洞，不过看上去是个旧洞。因为洞口没有新刨出来的土，也没有野兽的脚印子，看来已很久没有动物住在这个洞里了。

但是杰克一跑过去，马上将鼻子伸进洞口，而且摇起尾巴，也许它闻到了什么动物的气味?

当时，我毫无心思去研究什么洞穴，也毫无心思去研究什么野兽，只是一心一意在找我的小欢。我站在冲沟的斜坡上，不停地喊着:

“小欢！小欢!”

忽然我看见十分熟悉的那个小嘴脸，从洞里伸出来了，和杰克正好是鼻子对鼻子。它闻了闻好朋友，又钻回洞里不见了，原来我的小欢钻进这个旧洞里去了。现在怎样将它弄出来呢?

我叫呀，叫呀，叫得筋疲力尽，它也不出来。和我们家里的木箱比起来，它更喜欢这个洞。我和爸



爸费了半天劲，给它造房子，敢情是白费心思了?

我心里感到委屈得要命，连蘑菇都不高兴再采了，叫了杰克一声，就回家去了。

走出树林时，我听见后面传来谁的脚步声。我同头一看是小欢在追。它跑得气喘吁吁，好容易才追上我们。

“哎呀，你这个小胖子!”

说着，我把它抱了起来，可真沉! 我好不容易才把它抱回家。

到家后，我喂它吃了一块生肉，还给它倒了一碗牛奶。牛奶里放了甜面包和糖，因为它特别爱吃甜的。

小欢吃饱了，就钻进它的木箱休息去了。

自从那次散步以后，每次到树林里去时，我都带着它。每次，它都准会钻进一些旧的洞穴里去待一会儿。在那些洞穴里待够了，它就出来。我已不再为这件事担心。

有一天，我又带着杰克和小欢到树林里去玩。我采蘑菇，杰克追捕小鸟，小欢在落叶堆里面寻找各种甲虫和软虫吃。我们遛了很长时间，来到一片

林边草地上。这是个最适于坐一会儿歇一会儿的好地方。

我坐在一棵灌木下，想数数篮子里的蘑菇。杰克躺在我身旁的荫凉里，小欢却不知哪儿去了？也许又找到一个洞钻了进去？不对，它在灌木丛里弄得窸窸窣窣地响。从树枝底下钻出来，它跑到我们跟前，忽然整起鼻子，好像是闻到了什么气味？

它离开我们，一直朝一个有窟窿的树墩跑去。它把嘴伸进树洞，用两只爪子拼命刨那块烂木头。

我一点儿也不明白那里面有什么，只听见嗡嗡嗡地一阵乱响，好家伙！只见从树洞里飞出一只黄蜂、两只黄蜂、三只黄蜂……一大群黄蜂。这些黄蜂全嗡嗡嗡地叫着围着小欢，小欢却满不在乎，原来小欢发现了一个黄蜂窝，把那个窝捣毁了，吃掉了所有的幼虫。小欢一点儿也不怕黄蜂，它的毛皮又密又厚，根本蛰不透，它美餐了一顿，然后没事儿似的向我走来。黄蜂紧追着它不放。

我扔下一篮子蘑菇，撒腿便跑。杰克也忙不迭地逃命。

可我们还是没能躲过去，一只黄蜂蜇了我的脖

子，另一只黄蜂蜇了杰克的嘴唇。只有小欢没挨蜇。它大吃了一顿黄蜂幼虫，我和杰克却为了它的贪食，替它受罚。

有一次，我吓坏了至今难忘。那是夏末的一天，我带着小欢从树林里回家，走在一条小路上。小欢和平时一样，在我旁边的灌木丛里跑着。

忽然，我发现有一条蝮蛇正从小路上爬过。我知道蝮蛇是一种毒蛇，牙里面有毒。它咬一口，然后往伤口里注入一滴毒液。被蝮蛇咬了之后，将要卧病很久，甚至可能丧命，最好不要去惹蝮蛇。看见它时，千万远远地躲开，因为它从来不会先进攻你的。

因此，我看到蝮蛇立刻站住了，以便让它毫无干扰地爬过小路。本来它是可以这样爬过去的，小欢却不知打哪儿跑到小路上来了。我对它喊道：“小欢，过来！”它却完全不想听我的话，干脆朝那条蝮蛇扑过去了。

蝮蛇停住了，仰起头，发出嗞嗞的声音。

小欢蹦了个高，一口咬住蝮蛇的身子中间。蝮蛇一转身，盘住了小欢的嘴脸。小欢拼命摇头，但仍将蝮蛇死死地咬住不放，同时用两只前爪使劲抓，

直到完全把它抓烂了，弄死了。

我拿小欢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了。我本来想把死蝮蛇夺下来，可哪儿办得到呢！小欢对我咆哮几声，衔着它的猎获物钻进灌木丛里去吃了。

等它从灌木丛里出来时，我看见它的嘴脸上有一滴血，大概是被蝮蛇咬破的。被蝮蛇咬了一口那算什么？它把整条蝮蛇连毒液一起吃进肚里去了！我心想它准得大病一场，然后死掉。

回家路上，我不断地回头看小欢是不是跟在后面？也许它不好受了？没有，我看见它跑得挺欢，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

回到家里，它也毫无不舒服的迹象。

我去找爸爸，对爸爸说：

“糟了，我们的小欢中毒了。”

“中什么毒了？”

“蛇毒，它吃了一条毒蛇！”

“吃了就吃了呗！”爸爸回答道，“獾和刺猬常常吃蛇。它们是不怕蛇毒的。”

但是我不太相信爸爸的话。我整整一天都在观察小欢，看它有没有生病？小欢却十分健康。再这样

顺利地捉一条蝮蛇吃，大概它不会拒绝吧！

夏天已经过去，秋季来临了。我们开始收拾东西，准备从别墅搬回城里去。但这时我生病了，医生说我应该尽可能多待在空气新鲜的地方。

天气一直很好，完全像夏天一样，因此我整天待在树林里。

树叶已开始枯落，地上生出了许多新的蘑菇——秋天的洋口蘑。

这种洋口蘑成片地生长在陈旧的烂树墩旁，有时也生长在树墩上。我把它们采下来，放在篮子里，得意洋洋地带回家去。

妈妈把它们装在大陶瓷罐里腌上，留着冬天吃。

杰克和小欢哪儿都跟我一起去。一个夏天，小欢吃得太好了，胖得活像一只小肥猪。它连跑都跑不动了，只好慢慢吞吞摇摇摆摆地小步跑。现在小欢越来越常离开我和杰克，独自到杂草丛生的冲沟里去。在那儿，它钻进一个洞穴，把洞里的土挖出许多来堆在外面。后来，它开始收集落叶和苔藓，衔进洞里去。看来它是想做个温暖舒适的窝，准备过冬。

有一天，小欢甚至留在洞里过了一夜。那天，不论我怎么叫，它也不乐意出来。

当时，我心里非常难过，心想："难道说，小欢在我们家里生活得不愉快吗？"

但是，第二天，当我和杰克到树林里的冲沟旁时，小欢马上从洞里出来了，跟我们一起回到家里。

天气一直很暖和，后来一下子就冷起来了。刮起了北风，天上阴云密布，飘下了最初的雪花。

我不想待在家里，太无聊了，便穿上厚外套，向树林里走去。哪知树林里也不愉快，风摇着树梢，把枝头的最后几片叶子摇落到地上。

小欢立刻离开了我，当然又钻进洞里去了。那天它没有回家来过夜。

第二天早上，朝窗外一看，我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下了一场大雪，把大地覆盖得一片洁白。

屋子里很冷，生上了火炉。妈妈说该回城里去了。

"那小欢怎么办呢？"

"非常简单，"妈妈回答道，"你的小欢大概已经在洞里睡着了，它要睡一冬呢！睡到明年春天才会

醒来。春天，我们还要到别墅里来的。那时候，它已经睡醒了，会跑来欢迎你。”

第二天，我们搬回城里去了。

打那时起，我再也没有看见过小欢。准是一个冬天它完全和人生疏了，变野了，永远留在树林里，在它的深洞里落户了。

小　　鹳

有一年，我们住在乌克兰一个小镇上，房子周围全是樱桃园。

我们家附近有一棵老枯树。初春的一天，一只鹳飞来落在那棵树上。它用两条长腿笨拙地在粗树枝上走来走去，久久地查看着什么。后来，它飞走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发现已经有两只鹳在树上忙活。

它们在做巢。

巢很快便做好了。雌鹳下了蛋，开始孵蛋。雄鹳有时飞到沼泽地上去找食物，有时缩起一条腿，用一只脚站在巢旁树枝上。它能这样站很长时间，甚至能打个盹儿。

巢里的小鹳孵出来后，两只大鹳就大忙而特忙起来了。小鹳非常贪食，一天到晚要东西吃。鹳父母只好从早到晚轮流从沼泽地上给它们衔来蛤蟆、小鱼和小蛇。

一只大鹳飞去找食物时，另一只大鹳就站在巢旁看着小鹳。只要一看到有别的鹳朝它们的巢飞来，它立刻把头向背上一仰，用嘴敲出很响的噼噼啪啪的声音，活像敲响板似的。

一只鹳衔来食物，喂给孩子们吃了，就落在巢边休息；另一只鹳马上就得飞到沼泽地上去捉蛤蟆。

两只大鹳就这样整天轮流地喂小鹳。慢慢长大的小鹳吃得更多了，鹳父母不得不一同飞去给孩子找食物。

过了十来天，一只大鹳忽然失踪了，不知它怎么了？也许被人打死了，也许自己碰上了什么飞来的横祸？

这样一来，剩下的那只大鹳的日子可不好过了！小鹳已长得很大了，一共有三只。它们吃得非常多。

天刚蒙蒙亮，大鹳就急忙飞到沼泽地上去找食物。它把食物衔来，塞进一只小鹳的嘴里，连一分钟也顾不上休息，就又飞回沼泽地上去找食物。

它像这样一直苦干到深夜。

我们非常可怜这只不幸的鸟，但是我们不知道怎样帮助它。

有一天，我们到小河边去捉鱼，回家时看见 3 只小鹳从巢里伸出长脖子，张开大嘴要东西吃。大鹳不在巢旁，准是到沼泽地上捉蛤蟆去了。

我的一位同学说：“咱们喂它们点儿鱼吃怎么样？”

我们爬上了大树。小鹳见了都惊慌失措地乱扑腾起来，差一点儿从巢里掉下去。

但是当看见我手里的小鱼时，一只小鹳便探过头，一口叼住小鱼，吞进肚里。那两只小鹳立刻也全学它的样儿，吃起小鱼来。

我们把捉来的鱼全喂给小鹳吃了，爬下树时，才瞧见大鹳。它慌里慌张地飞到巢旁，不放心地查看巢里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打那天开始，我们每天特地去捉来小鱼和蛤蟆喂小鹳。

小鹳很快就明白了我们的用意。我们只要一爬上老枯树，它们立刻一齐从巢里伸出长脖子，张开大嘴，要求我们喂。

终于，我们的小鹤完全长大了。它们的羽毛丰满，从巢里往外飞了。它们一出巢，我们简直就过不了安生日子了，它们总缠个没完。我们只要一走到院子里，小鹳马上从巢里飞下，飞奔到我们面前要东西吃。

大鹳仿佛明白了，没有它小鹳照样能活命，所以越来越不常给孩子们送食物了。白天大部分时间，它在沼泽地上踱方步捉蛤蟆吃，或者在老枯树上的巢旁边打瞌睡。在这工夫，三只小鹳跟在我们后面满院子里追，向我们要东西吃。

有一天，小鹳跟着我们跑到沼泽地上去了。那里蛤蟆很多。小鹳自己捉起蛤蟆来，完全把我们给忘了。从那天起它们每天飞到沼泽地上去，捉蛤蟆和找其他食物吃。

夏天过去了，所有的鹳都集合成群准备南飞。我们的鹳也不再在树上的巢旁过夜了。大概它们加入了某一群鹳。于是我们渐渐地把它们淡忘了。

但是有一天，我们钓完鱼回家时，看见有一群鹳在草地上散步。它们一发现我们，立刻警惕起来，准备飞走。这时，突然从鹳群里跑出三只鹳，径直朝

我们跑过来了。

“这不是我们的小鹳嘛！”我们喜出望外地说着，拿起鱼来引它们。

这三只高大的野鸟跑到我们面前，扑着翅膀，忙忙叨叨地从我们手里抢鱼吃！它们用嘴叼住一条小鱼，往上一抛，再挑比较合适的地方接住，吞进肚里，满意得把头仰到后背上，用嘴敲出啪啪的声音。

我们的三只鹤，让我们用手喂它们鱼吃。那一大群鹳却伸长了脖子，隔得老远望着，看来它们完全不懂是怎么回事儿。

三只小鹤吃饱了，又用嘴啪啪地敲了一会儿，表示感激，然后就回到鹳群里去了。我们也回家了。我们没有再看见过它们。

天冷了。它们飞到温暖的南方去了。

动物宴会

冬季来临的时候，学校的老师向同学们建议，设置一些喂野鸟的饲料槽，然后进行观察，看将有哪些鸟飞来吃食。

“在我们农村里，这不难办到。”他说，“咱们干脆举办一次少年博物学家比赛！比赛谁的喂鸟饲料槽做得最好。还有，到了冬末，你们把自己的观察记录和速写画都拿来，我们大家一起在这儿评一评，看谁的观察记录最有意思。”

同学们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立刻动手做喂鸟的饲料槽，把它们安放在花园里或院子里。

尤其是丹尼亚和维加最高兴。他们的父亲是护林员。他们家不在村内，而是在村庄旁边的护林站里。

维加用木板钉了一张小桌子，安放在林边草地上的一棵老枞树下。茂密的绿色树枝从上面罩住饲料槽，不让雪花飘落进去。维加还在小桌四周钉上了边条，免得谷粒被小鸟啄得或被风扬得到处都

是。这饲料槽做得真不错，而最大的优点是从他们家窗户里就可以看见。

孩子们往这张小桌子上撒了一些大麻籽、面包屑和干花楸（qiū）果。他们自己特别爱吃这种浆果，因此，天刚刚转凉就采了满满一麻袋。现在他们也可以拿它来喂鸟了‘

每天早晨上学之前，丹尼亚和维加都跑到饲料槽旁去添饲料。

一个星期天，两个孩子像平时那样给鸟添完饲料，就坐到小窗前进行观察。父母亲都到村里去了，只有丹尼亚和维加在家，他们便占用了整个桌子。维加打开了写观察记录用的笔记本；丹尼亚摆上了图画本和彩色笔。

外面冰天雪地，寒风刺骨，屋里却温暖而舒适。头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雪，使老枞树披上了毛蓬蓬的白雪大衣，戴上了高高的尖顶白雪帽子，在灿烂的阳光下一闪一闪。躲在底下树荫里的几棵瘦小的小桦树，被积雪压弯了腰，活像在向目空一切的傲慢的老枞树鞠躬致敬。

“维加，你瞧，这就像我们一本书里的插图一

样：俄国古代大臣过来了，老百姓在一旁鞠躬哈腰。”丹尼亚指着那些覆雪的树木说道。

“真像!”维加笑着回答。

但是，两个孩子没有工夫继续幻想了，一只山雀飞到饲料槽上来了。于是他俩开始观察。

小鸟儿动作迅速地上到小桌上，用细小的嘴衔起一小块面包，又同样动作迅速地飞走了。它飞到旁边一棵树上，用小脚爪抓住面包，频频地啄起来。

后来，又飞来一群金翅雀。它们落在小桌子上，津津有味地吃起大麻籽来。

“瞧，这回来了两位贵宾。”维加指着两只红胸脯的灰雀，笑道。

那两只灰雀落在饲料槽近旁的一棵树上，蓬起身上的羽毛，把姿势尽量摆得舒服一些，耐心等候金翅雀在小桌子上给它俩让出地方。灰雀一动也不动，活像是在铺盖着白雪的树枝上开出了两朵红花似的。

好容易金翅雀们吃饱了，兴高采烈地互相呼应着，飞回树林里去了。两只灰雀还是那样从容不迫，

不慌不忙地从树上飞到饲料槽上，吃起早饭来。它们用宽大的嘴啄起干花楸果，把干花楸果含在嘴里夹碎后，吞下种子，吐出果肉。吐果肉的时候，模样挺滑稽地把小脑袋一摇一摇。

突然间，不知打哪儿飞来一只胖乎乎灰不溜秋的小鸟儿。它的嘴长长的像根小棍儿。它好像忙得要命似的，啄起满满的一嘴谷粒，急急忙忙飞走了。

“䴓（shí）鸟总好像要赶到哪儿去救火似的那么忙，我都来不及把它看清楚。”丹尼亚不满意地说，“我刚想把它画下来，它已经不见了。”

“可不是嘛！要想观察䴓鸟或画它，可要抓紧机会。”维加一面回答，一面往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他写完了，抬起头来一看，赶快推了一下姐姐，说：“瞧！瞧！”

丹尼亚不画了，也朝窗外望去，不由得愣住了。

灰雀已经不在小桌上了，但是在饲料槽上面的一根粗树枝上，蹲着一只松鼠。它目光敏锐地打量着小桌子上的宴席，但是显然不敢跳下来。

丹尼亚和维加紧张得连大气也不敢喘了，盯住

松鼠的每个动作。它决定跳下来，还是不跳？

看来这只松鼠肚子很饿。它顺着粗树枝来回跑了一趟，又回到原来那块地方，四面张望了一番，猛孤丁冲跳跳到小桌子上来了。

丹尼亚和维加欢喜地互相使了个眼色，“你瞧，它来了！”

松鼠坐在后爪上，用前爪捧起一嘟噜干花楸果，动作敏捷地吃了起来。它吃完这一嘟噜，又叼起另一嘟噜，跳回粗树枝上，钻进稠密的枞树枝。

从此，松鼠每天都到丹尼亚和维加的“餐厅”里来吃饭。

丹尼亚和维加担心松鼠会妨碍小鸟儿们就餐，便把喂鸟的小桌子挪到离大树远一些的地方去，而在原处为松鼠又专设了一个饲料槽，每天放上一些浆果、面包皮和干蘑菇。松鼠很快就对丹尼亚和维加习惯了，一点儿也不怕他们了。

有时候，孩子们刚走过去放吃的东西，松鼠就来到了。它在树枝上跑来跑去，瞎忙活一气，由于等得不耐烦，甚至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仿佛在催孩子们快一点儿，别这么慢慢吞吞地。丹尼亚和维加

感到非常满意，有这样一位稀客在他们的餐厅搭伙。

“我们干脆把我们的松鼠好好训练一下，然后请老师来看。”丹尼亚提议道。

“好啊。”维加很乐意地表示同意。

于是，两个孩子开始训练松鼠。他们不再只往饲料槽里放食物，而是径直把食物放在雪地上。先是放在饲料槽附近，渐渐地离饲料槽越来越远，离他们家越来越近。

已经很信任他们的松鼠，毫不犹豫地跳到地上来，叼走为它放的食物。

有一天，它忽然用小爪子刨开地上的积雪，挖出一个头一天埋在雪里的干蘑菇，吃起来了。

丹尼亚和维加觉得非常有意思，便开始晚上往雪里埋干蘑菇，饲料槽里就不再放食物了。

早上，松鼠来吃饭时，在饲料槽里找不到食物，便灵活地跳下来，在雪地上来回跑。

它的嗅觉灵敏极了，很快就能找到藏在雪里的干蘑菇，用小爪子刨出来，叼在嘴里，三跳两跳就蹦回大树上去了。它攀上粗树枝便吃起来。



它吃完一个干蘑菇，又到雪地上去继续找。

丹尼亚和维加从自己家的窗户里愉快地观察着松鼠的行为。

哪知有一天，这淤浅出乎意料之外地结束了。

松鼠跟平时一样，找到一个蘑菇叼着向大树跑去。

从灌木丛后面，蓦地蹿出一只大灰猫，闪电一般扑到松鼠身上。

丹尼亚和维加飞奔出去救松鼠，他们一边嚷一边追大灰猫。

大灰猫扔下猎获物，逃进邻居家的板棚里去躲了起来。

两个孩子俯下身去看松鼠，只见它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雪地上。

丹尼亚小心翼翼地捧起这只小兽，拿进屋里去。维加跑到贮藏室，找来一只以前养欧椋鸟用的笼子。他们在笼子里铺了一些柔软的破布，把松鼠放在上面。它还像刚才那样躺着不动，只是不停地打哆嗦。

丹尼亚和维加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该上学去

了，松鼠怎么办呢？把它留在家里，还是带到学校里去？

母亲说："你们上学去吧，我来看护它。我现在把炉子生上，好叫它暖和一些。瞧它抖成什么样子了，可怜的小家伙！"

两个孩子恳求母亲在他们回家之前不要出去，便心绪不佳地上学去了。

当然，学校里的同学们立刻全知道了这个令人难过的消息。那天，课间休息的时候，走廊里特别安静。

连老师都注意到了这反常的情况。后来，他知道了这件事，也跟孩子们一样感到难过。

放学的时候，老师从自己的药箱子里取出绷带、棉花和一种药膏，说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给松鼠包扎一下。

许多同学都跟着丹尼亚和维加，到他们家去了解松鼠的健康情况。他们一个个心情十分焦躁地向林边的那所小房子走去。

"我心里觉得，它已经不在了。"丹尼亚犹豫不决地打开门，说道。

母亲正探头朝外看。维加急忙问道:

“还活着吗?”

“当然活着,”母亲欣喜地回答,“已经在笼子里跳来跳去了。不过,它的腰有一处被猫咬破了。伤很重,但不要紧会长好的。”

孩子们蹑手蹑脚地轻轻走进屋里去,免得把受伤的小东西吓着。

屋子里装不下这么多人,他们只好轮流进去看。

松鼠真的显得挺精神了,在笼子里不停地从地上跳上横竿,又从横竿跳回地面。

它看见来了这么多人很惊慌,在笼子里乱跑乱撞起来。

孩子们吓得赶紧都出去了,把笼子用一块深颜色头巾蒙盖上。

晚上,父亲下班回家,丹尼亚和维加把他们的伤心事讲给他听,请他给松鼠治治病。

父亲仔细检查了一下松鼠的伤口说,用不着给它包扎。它自己把伤口舔干净后,自然就会长好的。只需要好好喂它,让它待在暖和地方,还有最重要

的是得使笼子里保持清洁。

“那样，它很快就能好的。”父亲又补充了一句。

两个孩子精心照料受伤的松鼠，尽力准确地完成父亲建议做的一切。

果然，松鼠开始很快地复原。它的伤口愈合了，长上一层薄薄的新皮，甚至还长出了纤细的新毛。

“它一点儿病也没有了。”一天早晨，父亲说道，“没有必要再把它关在笼子里，放它到外面去吧！”

“不行，不行，”维加说什么也不同意，“该死的猫，马上又要捉住它的！”

“这用不着担心！”父亲说道，“昨天我就把那只猫送到别的村子里去了。现在它在那儿干正事呢，为集体农庄的粮仓捕捉老鼠。”

“那就可以放它出去了。”丹尼亚高兴地说，“反正它不会离开我们的。它准住在我们家附近。”

“我有了个好主意！”维加兴奋地欢呼道，“后天是新年，我们后天放它出去过新年。我们给它准备一棵新年的枞树。”

“怎么准备呀？”丹尼亚不解地问道。

“非常简单，我们在饲料槽旁的那棵枞树上，挂上许多干蘑菇和干花楸果，把松鼠放到那棵树上。那就是它的一棵最好的新年枞树。”

“哎呀，太好了！”丹尼亚乐得直拍巴掌，“我们把同学们也请来过节。兴许老师也能来呢，他不是总在打听松鼠的健康情况嘛，从城里还给它带来一包胡桃呢！”

他们决定这样做了，而且当天就将这计划告诉了学校里的同学们。

当然，来了一大群孩子装饰这样一棵不寻常的新年枞树。有的人带来了干浆果，有的人带来了干蘑菇，有的人带来了榛子、胡桃，他们把这些东西挂了满满的一树。维加爬到高高的枞树上去，把一个新钉的鸟巢绑在树干上。鸟巢里铺了厚厚的一层棉花和苔藓，好让松鼠在那里面安家。

那天，孩子们忙到很晚。天已经很黑了，他们才各自回家。

第二天，天刚亮，孩子们就又都跑来围着那棵枞树，得意洋洋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

绿油油的枞树挂上鲜红的花楸果，看上去的确

漂亮极了。

一切都准备好了，孩子们在等候老师来临。

“来了，来了!”一个孩子隔得老远，就看见他们老师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村道上，便快活地喊了起来。

老师满面春风地向大家问好，兴致勃勃地打量着装饰一新的枞树。

“这主意真不错！你们真行!”他笑眯眯地说。

这时，维加提着松鼠笼子走了出来，在枞树下打开了笼门。

松鼠立时蹿出笼子，看了看四周，一步三跳地上了树。

前一天，丹尼亚和维加故意没有喂它，一夜的工夫，松鼠简直饿极了。这会儿马上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它从这根树枝跳上那根树枝，一会儿尝尝胡桃，一会儿尝尝浆果，一会儿尝尝蘑菇。

后来，它吃饱了，便跑到鸟巢跟前，仔细研究了一下，钻进了自己的新居。

枞树上也没有空着。过了不到一分钟，呼地飞来一群有凤头的太平鸟，欢天喜地地鸣叫着，

落在枞树枝上，啄起美味的花楸果，大吃而特吃开了。

活像是从童话里的小房子里往外瞧似的，黑眼睛有胡子的小脑袋从鸟巢里探出来了。

它一面看，一面听正在会餐的鸟儿们欢快地闲聊天儿，自己仿佛也在笑。

正好这时候，就如同专门等候这么个好时刻似的，太阳从乌云后出来了。在披挂着霜雪的枞树上，千千万万颗明亮的小星星一齐闪烁起来，喷射出五彩缤纷的寒气逼人的火焰。

“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节日，设在树林里的冬宴。”老师乐呵呵地说。他又转过身来，向同学们补充了一句：“我想，你们大家一定都同意，我们这一次少年博物学家比赛的冠军，应该是丹尼亚和维加。”

“同意！同意！”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嚷道。

树 爷 爷

那天打猎不顺利。天气太冷，积雪被脚一踩，就发出很响的咯吱咯吱声，吓得兔子从藏身的地方跳出来就逃，不让人走到射程内去。

我决定回城里去，便走上林中大道，向车站走去。

突然，从拐角后面走出一个人，朝我走来。他身穿猎装，上身着一件短皮外套，足蹬毡靴，腰里挂着一副滑雪板，但是没有带枪。

这人走到我跟前，抬起一点儿帽子，向我问好。

“打猎的收获怎么样？”他问道。

“不好，我想回家去了，”我答道，“您也穿着猎装，可是怎么没带枪？”

“我打猎用不着带枪。”他笑着回答。

“是这样啊！这是一种什么方式的打猎呢？”

“是对野禽最没有害的一种打猎方式，”陌生人继续笑容满面地回答，“而且，我要告诉您，这样的

打猎最有趣。”他解释道，“我是个植物学家，在地方博物馆工作。夏天，我搜集各种各样的小草、小花、植物根。现在，想去访问一下我们的树爷爷。”

“树爷爷是谁呀？”我问道。

“我给您介绍一下，好吗？”陌生人向我建议，“反正您今天打猎是打不成了。回城里去，时间还来得及，不如在树林里待一天。”

我同意了，便与新认识的朋友一起，重新向树林里走去。

“我的名字叫米海依勒·彼特罗维奇，”他边走边说，“已经在当地博物馆工作 26 年了。这工作真不错。”他满意得甚至搓了搓手，“我把这个地区整个研究过了就像研究我自己家一样，每一个犄角旮旯儿我都熟悉。”

我们从大道拐上了覆盖着白雪的乔木和灌木之间的小路。阳光射不进这里来。我们仿佛在穿过一条淡蓝色的水晶玻璃走廊。

一阵微风吹来，吹得高大的松树梢沙沙地响。

“我喜欢听树林的喧嚣，”米海依勒·彼特罗维奇转过头来对我说，“特别是夏天，我一边走一边

听树木聊天儿，听它们在说些什么。那是树林的谈话，必须懂它的话。有时候，树木轻轻地喧嚣，仿佛在低声交谈，这说明天气一天都会很好。你想上哪儿，都可以大胆地去。有时候，树木激动不安地呜呜响起来，你等着闹天气吧！那是暴风雨要来了！它们长得高，看得清天上的情况，隔得老远就发现乌云了，赶紧彼此通知这个消息。最老的树会哼哼呀呀地呻吟起来，好像它们害怕自己会经受不住，担心自己会被暴风刮倒。可是等暴风雨过去之后，太阳一出来，树木便快活地谈起话来，真叫人听不够……好啦！我们到了。”米海依勒·彼特罗维奇忽然补充了一句。

我们走出了昏暗的淡蓝色过道，来到一块不大的林边空地上。这里十分明亮，周围的一切——大地和披着白雪的树木，都在冬季太阳的寒冷光照下熠熠放光。

空地的中间有一棵巨大的橡树。它比其它大树高出一大段，枝杈延伸得远远地。

“您认识一下吧！这就是我们的树爷爷。”我的同行人指看大橡树对我说。

我们走到巨大的橡树跟前。它的树枝太粗了，粗得像一般树的树干。

“这棵树多大岁数了？”我问道。

“总有 500 来岁吧，也许更老一些。”米海依勒·彼特罗维奇回答。“这棵树很有名，”他得意洋洋地说道，“连地方志里对它都有记载。1812 年，我国的游击队侦察员曾经爬到这棵树上侦察法国人的行动。地方志里就过件写着：‘……从秃山岗的橡树上侦察……’这儿就是秃山岗。后来，过了整整 130 年，这个老树爷爷又为我们服务了，我们的游击队员爬到这棵树上，对法西斯进行侦察。”

我们绕老橡树走了一圈，从四周围仔细端详它。

忽然，我觉得树干上仿佛有一圈铁似的，走近去看果然如此，树干上箍着一个大铁箍。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问米海依勒·彼特罗维奇。

“这也是战争的痕迹，”他回答，“这位老爷爷也受过伤挂过彩，中了法西斯的炮弹。不过，老爷子还够结实的，挺住了没有倒下去，只裂开一点儿。

它就那样带着伤过了五年。1947 年那年，我们这儿有过一场非常厉害的暴风雨，许多大树都被狂风或连根拔了，或刮断了。第二天，我们的少先队员们到树林里来，察看暴风雨造成了什么祸害？我看见他们跑回来了，一直跑到博物馆去找我，说：‘米海依勒·彼特罗维奇！老橡树的裂缝完全张开了。’我跟在他们后面到树林里来一看，可不是嘛！再裂开一点儿，我们的老树爷爷就没有命啦！怎么办呢？我们到林务区去把情况讲给他们听了。我说得救它，可是他们一点儿也不重视这件事，说把它锯了当柴烧吧。这样一棵树怎能锯了当柴烧呢？！我们走出林务区时，一个孩子说：‘干脆我们自己来管我们的树爷爷吧。这是一棵有历史价值的大树，我们无论如何也得把它保留住！’于是我们便到少年宫去找主任，他也赞成。我们出了少年宫，又直接到执行委员会去找主席。听我们讲完后主席说：‘你们真是好样儿的！历史纪念物一定得保留。’他立刻下令在工厂里做了个大铁箍，把树干给箍上了。已经过去三年多了，看来它还能活 500 年！在这里长出来的小树，全是它的孙子。”米海依勒·彼特罗维奇指着地上说。

这时，我才注意到在整个林边空地上，从积雪下露出无数极小的小橡树，活像一些干枯的小草。

“这全是我的少先队员小朋友们种的!”米海依勒·彼特罗维奇自豪地说明，“他们采上这棵橡树当年的橡实，把整个空地上都种满了。现在有这么多孙子围着老爷爷生长。老爷爷给它们挡风御寒。”

米海依勒·彼特罗维奇沉默了一会儿，又说道：

“等春天来了，这棵老橡树长满了绿叶，巨大的树冠遮出一片荫凉，那时周围的小橡树便像它膝下的一群小娃娃。傍晚，我常到这儿来，望着它们，坐在一旁听着。树底下静悄悄的，小草纹丝不动，只有上面微风习习，拨弄着老橡树的叶子。叶子窸窸窣窣地响，我觉得那是老人在给小孙孙们讲自己一生的经历。”

米海依勒·彼特罗维奇看了我一眼，笑了笑，又加了一句：

“春天的傍晚，听听它的谈话的确很有意思。不过，它究竟说些什么，我用语言可表达不出来了。”

心眼儿特别多的鸟

我到村里去找朋友伊万·安东诺维奇商量打猎的事情。

我走进那所熟悉的小房子里，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地做了一场小小的家庭矛盾的见证人。我的朋友正坐在椅子上，难为情地低着头，一个劲儿揪自己的胡子。他那可尊敬的白发苍苍的老伴安娜·莎维什娜两手叉腰，站在他面前，讥讽地说道：

“你连一只乌鸦都打不着，还算什么猎人！你不是猎人，你是火鸡！火鸡，火鸡……”

“唉，我说，这跟火鸡有什么关系？”伊万·安东诺维奇张开两手说。

“有关系，火鸡就跟你一样，装模作样摆了半天架势，可一点儿用处也没有。光是‘布噜布噜’地说废话，摇摇摆摆地在院里走来走去……”

安娜·莎维什娜架起两只胳膊，把身子转过去朝着房门，她刚想表演一下火鸡怎样摇摇摆摆地走路时，看见了我。

“哎呀！有客人来了！”她高兴地嚷了起来，“我们这儿正谈得热闹，没看见！”

“是的，是的，正谈得热闹，”伊万·安东诺维奇握着我的手，摇了摇头说道，“跟我的安娜·莎维什娜可真没说的，她简直是个指挥员！她不应该管养鸡场，应该当司令，指挥军队！”

“如果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去指挥。可你连乌鸦都对付不了。”

伊万·安东诺维奇懊恼得直叹气，说：

“她老是乌鸦乌鸦的，没个完！烦得我恨不得从家里逃出去！”

“难道我说得不对吗？”安娜·莎维什娜向我转过身来说，“您听着，您自己分析一下，养鸡场交给我管了，我每天发的麸子、谷物、土豆和各种各样别的鸡饲料，都给谁吃了？都给乌鸦吃了！我刚把饲料拎出去，一大群乌鸦就呼地飞过来了。母鸡全被赶到一边去，它们把饲料吃个精光。乌鸦一只只吃成了胖墩儿，几乎飞不动了。”安娜·莎维什娜嘲笑地朝丈夫这边点点头，“我家的猎人却拿它们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你拿它们怎么办呢？”伊万·安东诺维奇又把两手一张，“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我只要带着枪走到养鸡场，乌鸦马上逃得没有影儿了，连一只也看不见了。等我一走，乌鸦立刻飞过去。”

“这可不是打松鸡。”我笑道，“乌鸦是一种有心眼儿的鸟，你很难用巧计来胜过它们。”

我们想了整整一个晚上，商量用个什么好办法打乌鸦。

后来，我生出一个有趣的念头，让伊万·安东诺维奇明天早晨穿上安娜·莎维什娜的连衣裙和皮大衣，裹上她的头巾，带着枪，拎着饲料桶去喂母鸡。

那时，看谁的机智能占上风。

他俩都赞成我的妙计，十分满意竟想出这样一个好办法，便去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伊万·安东诺维奇开始化妆。他在长裤外面套了一条长裙子，然后穿上老婆的皮大衣，再包上女人头巾，变得活像《小红帽》里戴包发帽、穿老太太连衣裙的狼外婆。

“成了丑八怪了！”安娜·莎维什娜将两手一

拍，说道，“你这样一走进院子里，准把乌鸦全吓死!”

伊万，安东诺维奇的模样儿确实怪透了。从一直包到眉毛的头巾下面，露出两只神色如狼似狈的眼睛，鼻子底下翘起两撇胡须，还有一把又宽又密的大胡子，更是显得不对劲儿。

“怎么想出这么一个鬼主意!”他不好意思地嘟囔道，“万一在院子里碰上谁，我在全区都得出名了。”

伊万·安东诺维奇急忙拎起盛鸡饲料的桶，照老猎人的习惯灵活地背上枪，就到养鸡场去了。

我和安娜·莎维什娜也走了出去，远远地望着他。

“咕，咕，咕!’. 伊万·安东诺维奇一面往饲料槽里倒饲料，一面憋出个细嗓子叫道。

母鸡还没搞清是怎么回事，还没来得及过来吃，一大群乌鸦已经飞到附近的那棵树上来了，静候有胡子的女家禽饲养员走开。但是这一次，厚脸皮的乌鸦不幸搞错了，饲养员瞄准那群乌鸦，放了一枪。

乌鸦惊慌失措，乱作了一团。几只被打死的乌鸦从树上掉到地上，其余的噼噼啪啪扑打着翅膀、哇哇大叫着，向四面飞逃。

“你们这些坏家伙，我给你们个厉害瞧瞧!”伊万·安东诺维奇朝它们的背影吓唬道，“看你们再敢偷集体农庄的东西!”

那天，没有一只有翅膀的小偷再敢到养鸡场上来。

但是第二天，乌鸦又满不在乎地来抢母鸡的早饭吃。伊万·安东诺维奇只好又化妆成女饲养员，再来打乌鸦，这一次也很成功。

像这样连着干了三天。可悲的是我们妙计的成效也仅仅到此为止了，看来心眼儿多的乌鸦搞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每当它们隔老远看见武装的“女饲养员”时，便立刻四散逃走。

只要安娜·莎维什娜拎着饲料桶来到养鸡场，乌鸦便欢天喜地地叫着朝她飞去。

“难道说它们认识我的脸？”伊万·安东诺维奇觉得奇怪地说。

“没什么可奇怪的!”安娜·莎维什娜气哼哼地

说，“你这把大胡子太吓人了！你把大胡子和胡须全剃掉，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这可不行，”伊万·安东诺维奇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以后你还会说，我的鼻子太大不像你的，那还得切下去一块怎么着？不行，免了吧！让你管养鸡，那你就管吧！我有我的事情，各人对各人的事情负责好了。”

伊万·安东诺维奇这样提出抗议之后，就脱下裙子，摘下头巾，梳了梳胡子，捻了捻胡须，卷了一根纸烟，抽了起来。

“一切正常！”他高兴地说完这句话，就到集体农庄大院里去查看播种机去了。在春耕前，他需要把一切小毛病都修理好，

现在安娜·莎维什娜可愁坏了。

“这回可得当心了，”她愁眉不展地说，“那些坏家伙饿了四天，都饿极了，不一下子把饲料抢光才怪呢！”

我也不知道想个什么办法才好，莫非乌鸦真的学会了辨认伊万·安东诺维奇和安娜·莎维什娜的脸吗？也许问题不在这里。

“安娜·莎维什娜，您带着枪去喂鸡试试怎么样？”我建议道，“也许您带了枪，它们也会怕您的。”

于是第二天早上，上了年纪的胖安娜·莎维什娜忽然变成了古罗马狩猎女神狄安娜。她不仅带着枪，而且还往肩上挎上一只打猎用的号角。

“这样能使样子更可怕一些。”她说明道。

太叫人高兴了！有翅膀的小偷一看见那打猎用的全副武装，连养鸡场附近都不敢来了，母鸡安安静静地吃它们的饲料。安娜·莎维什娜像真正的狄安娜女神似的，在它们当中走来走去，枪闪闪地放光。她胜利了，她得意极了。

好　助　手

叶高尔·伊万诺维奇走出守卫室，把穿毡靴的脚伸进滑雪板的带子，照例出发去巡查他负责看管的地段。

冬季的黎明，森林上空阴云密布，天地都是灰茫茫的。只在挨近地平线处，遮蔽天空的乌云留下一条缝，露出琥珀般的朝霞。

有一点儿冷，空气洁净清新而令人神爽。滑雪板毫不费力地在已经压瓷实的辙迹上滑着。

叶高尔·伊万诺维奇不慌不忙地走着，用主人公的眼神仔细察看他管的地段。

已经差不多有 30 年了，他每天巡查，保护它免遭林火和盗伐的灾难。他照料森林就像照料一件最可亲最宝贵的东西那样经心。

春天，他对那个地段进行整理，把枯枝堆到一起烧掉，免得有害虫在那里面繁殖。更重要的是免得夏季天热的时候，那些枯枝会自燃起火。

叶高尔·伊万诺维奇在林中空地和伐掉了树

木的地方栽上小树苗，悉心呵护着，不让它们被谁折断或遭到破坏。在离守卫室不远的地方，他还搞了一个小苗圃，每天早上，叶高尔·伊万诺维奇都必定去看望他培育的那些小树。现在，他就是先到他的“幼儿园”去看看。

披着白雪的小云杉、小橡树和小椴树，的确很像穿毛蓬蓬的白皮大衣、戴白皮帽子和白皮手套的小娃娃。它们好像向老人伸出了张开的小手，想跟他握手。

“一个个长得多壮实啊，胖墩墩的！”叶高尔·伊万诺维奇对它们温柔地微笑着说，“长吧，长吧！”

护林人绕着苗圃走了一圈。在苗圃的一头，他看见一些新踩的兔子脚印。

“哎呀，小家伙，你上这儿来了，那可不好！”老人不满意地摇摇头，顺着兔子的脚印走去。

显然，这只小兔儿只是偶然从苗圃里跑过，脚印通向林边空地上的一棵新砍倒的白杨树。这棵树是叶高尔·伊万诺维奇故意砍倒的，为的是让兔子去啃树枝上的树皮，别去糟蹋小树苗。

在那棵砍倒的白杨树周围雪地上，满是兔子的

脚印。树枝上的树皮完全被兔子啃光了，连薄薄的落了一层雪的树干上，都看得到兔子留下的痕迹。

“瞧你这兔儿爷，都跑到哪儿来了!”叶高尔·伊万诺维奇笑着说。他想象着大耳朵小兔儿，怎样深更半夜里跳上躺在地上的树干，用两条后腿站起来，啃食那微苦的白杨树皮。兔子可能认为那是最甜最甜的。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护林员发现有一堆从树干上碰下的雪，惊讶地想道。

看来，兔子是被什么吓了一跳，往旁边一闪，然后大蹿大跳地，从空地上跑过去了。

叶高尔·伊万诺维奇走到跟前去，研究兔子是被什么吓了一跳，这是个谜。

灌木丛空地旁边的雪地上有滑过的痕迹，显然是有一只小兽钻出灌木丛，向砍倒的白杨树爬去了。

兔子及时发现了敌人，一溜烟儿地逃走了。

那只兽根本没打算去追兔子。它站起来，抖落抖落身子，又回到灌木丛里去了，在雪地上留下一串清清楚楚的像用线描得一样齐的脚印。

“怎么样，狐狸，没吃着兔子肉吧？”老人笑着说，“活该！你还是到田里去捉老鼠吃吧，那样你轻松一些，对我们也更有益。”

叶高尔·伊万诺维奇就像读了一段森林报上的最新消息似的，搞清楚了夜里发生的事情，又向前走去。

护林员走过秋天他挂上了许多牛肝菌的小云杉树时，看到牛肝菌已经全没有了。这就是说被松鼠吃掉了。

这种小兽冬天总是免不了挨饿，因此叶高尔·伊万诺维奇帮助它们贮存过冬吃的蘑菇。秋天，他在林里走的时候，一看见蘑菇就采下来，挂在树叉上。

初冬，松鼠不太喜欢这些请它们吃的蘑菇，也许因为蘑菇挂得不是地方？也许因为蘑菇上还留有人手动过的气味？谁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小兽不敢去吃？但是到了仲冬，严寒和饥饿加剧了，这时松鼠也不再客气了，便把所有的蘑菇全吃掉了。

“好啊，请随便吃吧！”叶高尔·伊万诺维奇说着，离开那棵云杉。

他着急往前走，要做的事情多极了，需要去看看枯树，明天有人来砍那些树；需要到沼泽地上去检查下麋鹿，看有没有谁惊动它们。

叶高尔·伊万诺维奇又察看了一遍那些准备砍的枯树，数了数一共有多少棵，他剥下一棵枯树的一点儿干皮，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树皮底下露出被害虫咬坏的木质，还有一些黑糊糊的虫子窟窿。

“克威依！克威依!”附近有一只黑啄木鸟拉长声音叫了起来。

“克威依！克威依！……”老人摹仿它的声音叫道，“哎呀，你这小家伙，光会‘克威依，克威依!’地叫！用嘴咚咚地敲树干，可没有把树皮下的虫子捉光。你瞧瞧，虫子在这儿干了多少坏事儿。”

黑啄木鸟突然兴高采烈地唱了起来，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上。

“得啦，你就痛痛快快地唱吧！不过，可得用你的嘴好好干活。”叶高尔·伊万诺维奇迁就地朝它的背影点点头。说完这句话，他就向长满了密密丛丛的小白杨和小桦树的沼泽地滑去。

这里的雪地上有许多麋鹿的脚印，而小白杨的树干却好像被很钝的小刀把皮刮去了似的。

“吃得可真不少!”叶高尔·伊万诺维奇仔细瞧着被麋鹿新啃掉树皮的树干，说道。

被啃掉树皮的地方都很高，举起手来才能够到。树下雪地上，有一些宽大的分开叉的蹄印，是那只老麋鹿在这儿吃过树皮。叶高尔·伊万诺维奇早就认识它了，当他来巡视沼泽地的时候，老麋鹿有时就站在小白杨树林里，完全不挪地方，好像知道叶高尔·伊万诺维奇不是敌人，而是朋友在保护自己似的。

“小朋友，你干嘛这样望着我？”护林员问道，“你寂寞了，你在迎接我，是吧？”

老麋鹿竖起耳朵，凝神盯住老人，真的像是在迎接他。

“好好休息吧!”叶高尔，伊万诺维奇亲切地对它说，“我也去休息一会儿。”说着，他掉转头往回走。

叶高尔·伊万诺维奇已十分习惯了在树林里会见他的这位朋友，看不见它时甚至会感到生气。

“在树林里，你在哪儿瞎逛悠？”他嘟嘟囔囔地埋怨道，“怎么就不能等我一会儿！你不是知道我每天早晨都上这儿来嘛！”

这回正是如此，护林员检查完新踩的蹄印和树干上新啃的痕迹后，悄悄地向前走去，一心想看见那只老麋鹿。它一定就在附近沼泽地上，站在下风头。

忽然，叶高尔·伊万诺维奇惊慌地察看着雪地，停住了脚步。一串麋鹿奔跑的脚印从沼泽地里穿过，左右还有两串脚印，很像狗的但比狗的脚印大得多。

“狼！”老人心中一惊，急忙顺着脚印向前跑去。

“雪太深，它逃不走的！”叶高尔·伊万诺维奇伤心地想道。

到了林边空地上，两只狼在这里追上了麋鹿。从脚印看来，麋鹿拼命用蹄子踢那两只狼自卫。在决斗的地方，地上的积雪被掘了个乱七八糟，仿佛翻耕过似的。

林中巨兽没有向狼屈服，它踢走了狼继续向前奔去。这回是朝山下跑。

护林员急匆匆地向那里跑去，预感到情况不妙。

隔得老远，叶高尔·伊万诺维奇就瞧见躺在地上的麋鹿。狼把它追到谷底里去了，麋鹿的身体很沉，陷在深雪里动不了啦。于是，两只狼毫不费劲地把它给咬死了。

“真可恶，咬死了!”老人惊呼了一声，跑到麋鹿身旁。

麋鹿侧身躺着，前部凸起的沉甸甸的头朝后仰育，大瞪着两只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

“咬死了!”老人用颤抖的声音喃喃地说，“好啊，你们给我等着!”他朝树林深处恫吓道。吃饱了的恶狼从容不迫的足迹，就是通到那里去的。“等我收拾你们!”老人又一次恫吓道。

这时，他忽然想起明天早上就要来人砍树林里门枯树。斧子一敲会把所有的狼都吓跑的，它们会远远地逃到密林深处去，等树林里静下来时，再回来。一个冬天，所有的麋鹿都得被它们咬死。

怎么办?明天不让人家砍枯树?也不行，那些人都是特地从很远的集体农庄来的。怎能干扰他们

的工作？今天就必须把狼打死！怎么打？……没有小彩旗，而且一个人也干不了。如果夜里有月亮，就可以埋伏起来守候那些狼，可惜偏偏没有月亮！

叶高尔·伊万诺维奇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他只知道一点就是不能将狼放走！他站在那儿沉思了片刻，突然如有所悟，迅速转过身来，朝家里几乎是飞奔而去。

“老伴儿，你在哪儿？”他走进守卫室，大声叫道。

老伴不在家，大概有事到附近村庄里去了。

“真不巧！”叶高尔·伊万诺维奇失望地挥了一下手，“现在每一分钟都很宝贵，可是她偏偏不在家！算了，我一个人干吧。”

掏出钥匙，打开衣箱，他把箱里的东西全拿出来，扔在地板上。有老伴的连衣裙，有他的衬衫，有料子……他把颜色鲜艳、红红绿绿的衣服全捡出来，放在一旁。

老人把衣箱整个翻遍了，挑出颜色比较鲜明的衣服和料子，急忙拿来一把剪刀，把那些东西全剪成小块儿。窗帘剪碎了，老太太的短上衣剪碎了，

做靠垫用的缎子也剪碎了……老人面前的地板上，堆着一大堆碎布块。

叶高尔太忙了，都没注意到背后的房门吱呀一声打开了。

一声惊呼促使他回过头去，只见老伴站在门口，被吓得目瞪口呆，正愣愣地望着他。

“老伴儿，你别说话，别吵!”叶高尔迎着老伴站了起来，对她说，“狼咬死麋鹿了……”

“你在干什么？你没疯吧？”老伴没听见他说什么，只顾唠唠叨叨地说着，两手捂住脸，悲悲咽咽地哭开了，“哎呀，我的亲人啊！他把衣服全给毁了!”

“老伴儿，你等一下，你等一下，”护林员尽力想使她安静下来，“你听我说，狼把麋鹿咬死了，得用小彩旗围猎法把狼围困住，可是没有小旗子……过后我给你买件新连衣裙!”

但是，老太太一句话也不愿意听！她冷静下来就冲上前去，夺那些还没来得及剪破的东西，还一边哭一边数落：

“败家子，快给我，快给我！你好好想想！别糟蹋东西!”

后来，叶高尔·价万诺维奇实在忍不住了，就把一件衬衣朝她扔过去，嘴里喊着:

“给你，拿去吧！全锁在箱子里吧！你就存破烂儿吧！可是狼今天咬死麋鹿，明天再咬死集体农庄的性口，这你不心疼吗？你就是认为破烂儿最宝贵!”

老太太一听这话，马上安静下来了。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她犹犹豫豫地说。

“当然有关系，连碎布头你都要抢！我要用这些碎布头做小彩旗，去打狼……”

“你早就应该这样跟我说，”老太太支支吾吾地说，“只是毁了这些衣服太叫人心疼了！这是多少件衣裳啊……”

“这还不够呢，”叶高尔·伊万诺维奇打断了她的话，“再给我一件衬衣吧!”

“等一会儿，我找一件旧一点儿的。”老太太急忙说着，伸手到衣箱里去找。

叶高尔·伊万维诺奇剪好了五颜六色的布条子，劈了一些小木棍，把布条子拴在那上面。还有一堆花布条子，全塞进背囊里，心想:“我把这些挂

在灌木上，可惜没有绳子！不然，我能制做一大串真正的彩旗。得了，就这样也能凑合。”

叶高尔·伊万诺维奇装好布条子，穿上外套，从墙上摘下枪，说道：

“老伴儿，你也穿上大衣。”

“我穿上大衣干什么？”她惊愕地问道。

“跟我一块儿去打狼，我一个人应付不了。”

“你简直疯了！”老伴吃惊地说，“我去干什么？”

“你管撵狼，我打埋伏。”

“别异想天开了！我不去！”老太太斩钉截铁地说，“谁乐意干这种事，撵得狼满树林里跑！它们要是扑过来，还不把我给吃了！”

“别瞎说！”叶高尔·伊万诺维奇生气了，“它们根本不会走近你，狼才怕人呢，比怕火还要怕！你连看都看不见它们，要是你不去，我一个人什么事情也干不成。那么，就白把衣服给剪了。”

这最后几句话，比一切劝说都有效。

“怎么，白把衣服给剪了？”老太太可真急了，“既然已经剪了，那就必须干到底！”她匆忙穿上大衣。



“别忘了穿滑雪板!”叶高尔·伊万诺维奇提醒她。

“老头子，你在跟我开玩笑吧? 再不然，你真的是神经错乱了? ”

“不，我不是开玩笑，不穿滑雪板，在树林里寸步难行! 你以前不是从山上往下滑过嘛，滑得挺好，你还记得吧? 就是谢肉节那天，我向你求婚那天!”

“我的妈呀! 你想起什么来了!”老伴挥了一下手说，“那是40年前的事情了! 那时我刚满20岁，现在我已经60岁了。”

“难道说，你完全忘了怎么滑吗? ”老人发愁地说，“不穿滑雪板，你可当不了我的助手! 那样就把狼放跑了。打死一只狼，给50卢布的奖金呢。”他又补充了一句。

“50 卢布!”老太太惊讶地重复道，“算了，依你吧! 给我滑雪板，我试试看，也许能行。”

过了不到半小时，两位猎人就出发了。老人拿着枪，揹着背囊，走在前面；老太太举着大叉，跟在后面。

虽然叶高尔·伊万诺维奇一再告诉她，狼不会跑到她跟前来，但她还是带厂一件自卫武器，以防万一。

“老头子，你别走太快了，”她不时叫住老人说，“我的两只滑雪板总往一块儿摞。”

“不要紧!”丈夫鼓励道，“你可真是好样的。这回，到了谢肉节，咱们再从山上往下滑雪玩。”

“还什么滑着玩呀!”老太太唉声叹气地说，“两只脚都扭痛了！真得多加小心，在平地上我都得摔跟头!”

幸亏一直到打狼的地方，路差不多都不难走，他们是顺着一条压平了的滑雪痕迹滑行。

来到丛林时，叶高尔·伊万诺维奇小心翼翼地绕了一圈，把五颜六色的零碎布条挂在灌木的树枝上。在没有灌木的空地上，他把拴了花布条的木棍插在雪地上。他就这样用小彩旗把丛林整个围起来了。哪儿也没有发现狼走出丛林的足迹，这说明狼饱餐了一顿麋鹿肉之后，躺在附近休息。

“现在我从另一面走进树林里去，躲在树后，”叶高尔·伊万诺维奇回到妻子身旁时说，“过那么

20 来分钟，等我走到了那个地方，你再慢慢地一直往树林里走，会看见一条小路。你就顺着那条小路一边走，一边嚷。你一嚷，狼马上得从藏身的地方跑出来，在小旗子围出的圈子里乱跑乱撞找出路。等它们撞上我，我就开枪把它们打死。打死一只狼，领 50 卢布的奖金，狼皮还能卖 50 卢布。”

“哎呀，老头子!”，老太太吁了一口气说，“我一定大声嚷，你可小心点儿，别打不中。”

叶高尔 · 伊万诺维奇小心地从用小旗围住的那部分树林绕过去，来到狼追赶麋鹿跑进树林时留下脚印的地方。

“我就躲在这儿。”叶高尔 · 伊万诺维奇想道。

他环视了一下四周，然后藏在一棵圆柏树后埋伏起来。前面是一条宽宽的林间小路，朝它开枪很方便，叶高尔 · 伊万诺维奇耐心等待，“只盼着老伴儿别胆小。”这时，从远处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去！去！看我来收拾你们!”老太太在嚷，那声调活像是从菜园里往外撵邻居家的母鸡。她一边嚷，一边还不时用大叉照树干上敲几下。

叶高尔 · 伊万诺维奇紧张地等待着。现在，狼

听见喊声，受了惊，一定已经从藏匿的地方跳了出来，在丛林里乱跑，寻找没有彩旗挡路的出口。它们马上要跑到这里来了。

“叶高尔！我说，叶高尔！”忽然，老人听见老伴在叫他，“这儿有两条路，我倒是走哪一条呀？”

叶高尔·伊万诺维奇气得吐了一口唾沫，心想：“真糊涂！走哪一条都行呀！我这会儿怎么回答你？我一说话，不就把狼吓跑了嘛！”

“叶高尔芝你睡着了怎么着？”老太太大喊大叫地说，“你回答我呀！你别瞎闹，不然我回家去了！”

“我拿她怎么办！”老人真气坏了，“她要是一走，那狼也打不成了。等狼沉住气，看清楚了，就会从小旗子之间钻出去了。”

“算了，我回家去了，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吧！”老太太最后一次嚷道。

叶高尔·伊万诺维奇懊恼得差一点儿哭出来。“全完啦！”他已经打算走出来叫老伴了，但突然愣住啦。

在密密的树木前面，有个活东西一闪而过，传

来一阵踩雪而过轻微的沙沙声，紧跟着，一只高大的灰色野兽出现在林间通道上。

护林员举起枪，“砰”地放了一枪。狼消失在灌木丛后面了。

“没打中！”猎人懊恼地想道。

就在这当门，第二只狼也窜到林间通道上来了，大步流星地顺着通道跑去。

叶高尔·伊万诺维奇细心瞄准了那只狼，又放了一枪。狼摔倒在地上。

叶高尔·尹万诺维奇重又迅速地装上子弹，跑到那只狼跟前去，它已经死了。

“叶高尔！叶高尔！你在那儿朝什么放枪呢？”远远地，又传来了老伴儿的声音。

“快过来！”叶高尔，伊万诺维奇高兴地回答她。

“你可小心点儿，别朝我开枪！”老太太这样喊着，向猎人走来。

当走到林间通道上时，她不由得举起两手一拍。

“打死一只狼！老头儿可真棒！还有一枪，你打

中什么啦？”

“还有一只狼，可惜没打中。”叶高尔·伊万诺维奇一面仔细看着死狼，一面回答，“这是一只公狼，跑掉了的那只是母狼。唉，真可惜！最可恶的是母狼。它要是再在附近下一窝狼患儿，那可糟了！”

叶高尔·伊万诺维奇顺着逃走的母狼的脚印找去，他想知道霰弹打到什么地方去了。

“枪弹并没有打错地方。”他说着，又顺着母狼的脚印往前走了十来步。

“雪地上，这像豆子似的一粒一粒是什么？这是血呀！这儿还有，还有！……看来，它受伤了。”

叶高尔·伊万诺维奇加快了脚步。

“你上哪儿去？上哪儿去？”老太太向他喊道。

但是，他连听都没听她在说什么。灌木丛，空地，又是灌木丛……那小丛林里有个黑乎乎的东西，老人兴奋得气都喘不上来了。果然如此。

母狼躺在小丛林中，鼻子戳在积雪里。

叶高尔·伊万诺维奇乐得声音都变了，高声喊道：

“老伴儿，老伴儿！我找到母狼了。两只狼都打

死了……能领奖了！买新连衣裙！什么都有了！”伊高尔·伊万诺维奇简直心花怒放了，“最重要的是集体农庄的牲口可以平安无事了，我的麋鹿也不会再受害了。这么要紧的事情，你还心疼那些破布头子！”

“得了，别说啦！”妻子快活地打断了他的话，“要是没有我那些破布头子，要是没有我，你也对付不了这两只狼。”她挑衅地瞟了老人一眼，又加了一句，“对这件事情，我起的作用也不比你小。”

“说得对！”叶高尔·伊万诺维奇欢欢喜喜地同意了，“我的老伴儿可真不错！”他欢呼道，“以前，我不论干什么，你都是我的好助手！这回打狼，你也没有叫我为难！”

两个小猎人

星期日早上，米沙和沃罗嘉到树林里去打猎。孩子们没有枪，但是他俩安慰自己说，跟踪追捕野禽野兽的猎人，不一定非要把野禽野兽打死呀，主要的是要会探出野禽或野兽的踪迹，对一个真正的跟踪野禽野兽的猎人来说，打猎的乐趣全在于此。

两个孩子足登滑雪板，从冰壳上沙沙作响地滑到了村外。到了覆盖着一层积雪的平坦田野里时，他们加快速度飞跑起来，透过蓝盈盈的寒冷烟雾，森林远远的隐约可见。

他们顺着遇到的第一条小路滑去。

“啃掉了多少棵白杨树的皮呀!”沃罗嘉说道，“这全是兔子在半夜里啃的。现在它们不知在哪儿，也许正钻在雪底上睡觉呢。”

“咱们顺着它们的脚印找找，”米沙提议道，“也许能跟踪找到它们。”

“咱们试试吧。”

于是，米沙和沃罗嘉找到一串新踩出的兔子脚

印，就顺着那串脚印寻去。

“瞧，兔子的脚印多有意思，”沃罗嘉说，“前面，是两只后脚的大脚印，前脚的脚印反而在后面。你知道为什么这样吗？”

“我当然知道，”米沙回答，“兔子往前跳的时候，先把后脚登到前面去，前脚稍微靠后一点儿，留在两只后脚之间。”

兔子的脚印将他俩带到一座混合小树林。后来，那只兔子沿着树林边跑去，蹿进一个林中冲沟的对面坡地，就开始在乔木和灌木之间，布起脚印的迷魂阵。

“这是它故意弄乱脚印，”沃罗嘉压低声音说，“大概快到藏匿的地方了。”

两个孩子研究了至少半个钟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才搞清楚兔子脚印的复杂迷魂阵。再往前，脚印又均匀了，横穿过一块伐去树木的地方，在一个小林区又兜起圈子来。

“干脆别管这团乱麻了！”米沙提议道，“咱们还不如绕树林兜个大圈子，也许一下子能碰上它走出树林的脚印。”

他俩试了试这样做，结果还真碰上了。

“你真行，想的主意够聪明的!”沃罗嘉夸道。

米沙笑了笑，说这并不是他的新发明。他听别人说过，猎人都这样做。

两个朋友又非常当心地向前走去，生怕过早地惊起正在附近睡觉的野兔。

忽然，一个脚印子也没有了，这是怎么回事儿?它跑哪儿去了?

“沃罗嘉，你看，我们刚才跟着走的这串脚印真奇怪，搞不清哪是前脚的，哪是后脚的。”米沙惊讶地说，“我不明白，这串脚印子通向哪里？有些脚印子像是往前走，有些像是往相反方向走的。”

他们俩仔细地研究着留在雪地上的兔子脚印。

“哎呀！我们太粗心了!”沃罗嘉忽然拍拍自己的脑门儿，说道，“这是兔子的诡计！我们怎么忘了。”

“什么诡计？”

“你不是说了么，有些脚印子往前走，有些脚印子往后走，这说明兔子先是往前跑，后来转过身，又沿着自己的脚印往回跑……”

“现在上哪儿找它去呀？”米沙惘然若失地说。

“现在我们只好往回走，看看它顺着自己的脚印走到一半，又向旁跳到什么地方去了？用猎人的话来说，它要了个花招。”

顺着兔子脚印往回走了200米后，他俩又发现双行的脚印结束了。环视一下周围，只见一棵灌木下的积雪有些凌乱，他们走近前去一看，雪地上有兔子的脚印。

“瞧，它蹦到哪儿来了！”米沙吃惊地说。

两米以外，还有脚印——它蹦了第2下；然后是第3下，再过去脚印又是连续不断的了。

两个孩子顺着脚印走，又遇到新的迷魂阵和新的花招。兔子又把脚印搞乱了。

“它把脚印搞得这么乱！”沃罗嘉摇了摇头，说道，“准是一只经验丰富的老兔子。咱们得走慢一点儿，说不定它就藏在附近，在雪里挖了个洞，钻了进去一面打瞌睡，一面注意听着，看有没有人偷偷向它走过去……”

沃罗嘉的话刚说到一半就停住了，开始仔细察看茂密的灌木丛。

“那是什么？”米沙也仔细察看着，低声说。

就在那串兔子脚印前方的雪上，有个活东西在动弹，但因为有树枝挡着，两个孩了看不清楚。他们便悄悄地走过去，绕到灌木从后面朝那里看。

那个莫名其妙的东西发现了他们，全身抖动了一下，便在一个地方乱窜起来。

两个孩子飞也似的朝它扑了过去，原来那是一只雪兔。它东撞一头，西撞一头，但不知为什么，就是不从灌木从下跑出来。

“它迷糊了!”沃罗嘉喊着，跑过去，一把抓住了它。

兔子拼命地挣扎，而且惨叫着。但是，沃罗嘉已将它捉在手里了。

“我们跟踪追捕到了野兽！乌拉!”他洋洋得意地欢呼起来。

“原来它是被一根铁丝缠住了!”米沙不胜奇怪地说。

他把缠住雪兔的那根细铁丝拿在手里。铁丝的另一端拴在一棵小白桦树上。

“这是个捕鸟兽的铁丝圈套。”米沙明白了，“你

瞧，这圈套就设在兔子的必经之路上，于是就把它套住了。”

米沙小心翼翼地从兔子身上拿掉铁丝。

“我们真走运!”沃罗嘉高兴地说，“我们快回家吧，就说这只兔子是我们自己捉到的。”

“怎么是我们自己捉到的呢？”米沙不解地说。

“就说它在灌木丛间被树枝卡住了，我们上去，一把就把它逮住了!”

“人家能相信吗？”

“当然能相信！要不，我们打哪儿能弄来这样一只兔子？”

“好吧!”米沙犹豫不决地同意了，但沉默了片刻，又加了一句:“不过，这样做毕竟不太好，不是猎人的风格！别人设圈套捉住了它，却被我们给偷来了。”

“我的朋友，你知道吗，”沃罗嘉急得脸红脖子粗地叫道，“这样设圈套捉兔子，是不会受到嘉奖的！你还记得伊万·米海洛维奇的话吗？他说过，‘在我国是严禁用套索捕捉野兔和各种野禽的。’”

“等一等，”米沙打断了他的话，“那么，这意味

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也参与了这件事，而且是偷小偷的盗猎物，猎人有这样做的吗？”

沃罗嘉马上泄了气。

“那么，难道说把它放了吗？”他踌躇地说，“太可惜了。”

“我也觉得可惜，”米沙承认道，“你猜怎么着？咱们干脆把它送到学校里去，给同学们看看，然后再把它放了。”

“那就不值得送到学校里去了，”沃罗嘉懊丧地说，“给同学们看个什么劲儿？我们的生物角里也有这种兔子，谁都看见过。不过，不应该让这只兔子白白受这么多罪。”

“你说得对，”米沙同意道.“人家会以为是我们自己用索套逮住的，为了吹牛。”

沃罗嘉听了这句话，气得脸都涨红了。

“谁敢这么想？”他激动地叫道，“没有必要把它拎来拎去的，我要放它了。”

他迅速弯下身子，张开了两手。

“等一等，等一等！”米沙嚷道。他想重新把兔子抓住，但已经晚了，兔子往旁边一窜，三跳两跳就钻

进灌木丛里去，逃得没有影儿了。

“你干什么呀!”米沙哎呀了一声，“你把它放了！这回谁也不会相信，我们从索套里救出了一只兔子。”

“不对，人家会相信的。”沃罗嘉满有把握地说，“要是说，我们空手在灌木丛里捉住了它，那才不会有人相信呢。”

第二天早晨，沃罗嘉和米沙把这件事一五一十地讲给老师听了，还给他瞧了从小白桦树上解下的索套。

“好样儿的，”老师夸他们道，“真正地跟踪追捕野禽野兽的猎人，就是应该这样做的!”

好　朋　友

那天放学后，少年博物学家小组的组员们晚走了一会儿，因为他们要在花园里设一个鸟的餐厅。

他们一直忙到天黑。第二天早上，同学上学校时，看到他们的劳动成果，一致赞不绝口。

他们集聚在教室窗前，好奇地望着外面。

玻璃窗外是学校的花园，这时一片皑皑白雪。只在空地上，立着一张崭新的漂漂亮亮的喂鸟小饲料台，很像一座小亭子。一群麻雀正挤在那个小台子上，急急忙忙地啄大麻籽吃。

过了几天，小鸟很乐意飞到饲料台上夹就餐了。

除了麻雀之外，还飞来一些山雀、金翅雀和红胸脯的灰雀。

有一天，鸟儿的餐厅里来了一位从来没见过的新客人。孩子们怎么也认不出它是什么鸟。这位陌生的客人是和一群麻雀一起光临的。但是它比麻雀大一倍，远看完全是黑色的。它落在饲料台上，很有

食欲地大吃起来。

“这是椋鸟,”老师走了过来，说道，“一定是从谁家的鸟笼子里飞出来的。幸亏碰上了你们的饲料台，不然冬天它可不好过。”

“它会冻死的,”一个男孩子担心地说,“椋鸟是在暖和地方过冬的，不在我们这儿过冬。”

“这倒不可怕,它能熬过冬天,”老师回答,“要知道迫使鸟类南飞的原因，不是寒冷而是饥饿。”

“喂它什么吃呢？”

“椋鸟不太挑食。”老师说,“在自然界里，椋鸟吃各种昆虫、软虫和浆果。在笼子里，米饭和泡软的面包它们全吃。最好给它点儿米饭吃，不过得晾干了，再放在饲料台上，不然要冻冰的。”

孩子们就这样做的，不过，还是非常担心他们的新客人会因某种原因不再来了。而结果一切担心都是多余的。第二天早晨，椋鸟又来了，后来它就在学校附近住下了。

这只椋鸟一点儿也不怕人。当孩子们到花园里去往饲料台上放食物时，它马上飞到小台子上吃起来。

“这是一只养熟了的椋鸟，”孩子们说，“只是不让人抓它。”

终于有一天，椋鸟干出了一件完全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事。当最积极的少年博物学家皮强给它送食物去的时候，椋鸟忽然从树上飞了下来，落在皮强头上，让皮强这样带着它走到饲料台。看见这个场面的孩子们都喜出望外。

每天早上，孩子们都提前上学，送食物到花园里去喂鸟。当然，还特地给他们的椋鸟送点儿好吃的东西去。

有一回，孩子们又早早跑到学校里去，在过道里碰到一位不认识的小老头儿。

他走过来客客气气地打招呼，说：

“你们好！我为了一件要紧的事情来找你们。别人告诉我，有一只椋鸟飞到你们的花园里来了，现在经常待在学校附近。”

孩子们立刻警惕起来，这老头儿准是想逮住他们的椋鸟。

“我们花园里有个喂鸟的饲料台。各种鸟都飞来吃东西，”皮强支吾搪塞地说，“不许任何人捕捉

它们。我们在保护大自然。”

小老头儿表示赞许地点点头，说：

“保护大自然吧！这是好事儿，我也热爱大自然。关于椋鸟，我想告诉你们我也有过一只椋鸟。在它还是一只很小的雏鸟时，我就开始养它了。我照料它，悉心喂它，完全驯养熟了。它在我家屋子里随便飞来飞去。上个星期我没加小心打开了小窗，它就飞出去了。真可怜，冬天会冻死的。”

孩子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告诉他不告诉他呢？”后来，皮强说了：

“每天早晨，有一只掠鸟飞到我们这儿来，也许那就是您的。不过，它不像会冻死的样子，活活泼泼的。我们不许任何人捕捉它。在自由环境里，它比在屋子里能更好地过冬。”

“好吧，既然你们喂它，保护它，那就让它住在你们这儿吧！”老人心甘情愿地同意了，“我本来担心它会冻死。这只椋鸟有趣极了，有时候我在屋子里走，它就落在我头上，让我带着到处走。有时候，它放开歌喉大唱起来，唱得满屋里都是它的歌声，好像在树林里一样。我已经开始教它说话了，掠鸟

学说话的本事不比鹦鹉差。有时候把它关在笼子里，我坐在对面，来来回回对它说一句话。它不声不响地听着，听着，然后就开始学说话。不过，它不会很容易地一下子就说得像人话。它说得很不清楚。但是，不管它学得像不像，我也为了它的努力，奖给它一块糖或一块点心吃。真是一只聪明伶俐又努力学习的椋鸟！可惜我没小心，让它飞走了。”

孩子们又彼此对看了一眼。

“您要是愿意的话，就跟我们一起到花园里去看看，”皮强建议道。“我们现在去喂鸟，椋鸟一定在等我们了！”

“我非常乐意去，我喜欢鸟。”小老头儿急忙说，“也许真能看见我的椋鸟。孩子们，咱们去吧！”

沿着窄窄的小路，大家一同走到花园里。

他们刚向饲料台走去，椋鸟已经飞来了。它落在小台子上，小脑袋朝这边歪一下，朝那边歪一下，瞟着孩子们，大概在等孩子们给它送好吃的东西。

“哎呀！我的天啊！就是它！没错儿，就是它！”小老头激动地说，“尾巴上缺几根羽毛，那是被我养

的一只喜鹊给揪掉的……小椋，小椋!”他招呼道，“你飞到哪儿来了呀！好朋友!”

椋鸟抬起小脑袋，全身紧张起来，好像在倾听一种早已熟悉的声音。它听着，听着，忽然径直飞到老人的脑袋上去站着了。然后，急急忙忙甚至上气不接下气地，唠唠叨叨喋喋不休地说起人话来了：“赫，赫……赫……赫阿奥……恩……友……”

“这就是了，好朋友!”小老头儿责备地嘟囔道，“可是你从好朋友身边逃走了，往窗外一飞，就不知去向了。”

老人伸出一只手，椋鸟立刻落在他手上。

“要糖果吃呢，”老人解释道，“它最爱吃甜食了。”

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把点心渣给椋鸟吃。椋鸟就站在他的手心上，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现在你飞吧！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去吧!”小老头儿又加了一句，“你从我身边飞走了，那我们之间的友谊也分开了。”

但是，显然椋鸟另有打算，它从一手上飞起，重新飞到主人头上。

老人把身子转过来朝着孩子们，张开两只手，笑嘻嘻地说，

“你拿它怎么办呢？我并没有捕捉它，也没有强迫它干什么。”

“是的，是的！”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嚷道，“这是您的，是您养熟了的！如果您愿意的话，就让它回您家里去住吧！”

“这你们看见了，”老人又笑着说，“好像是个不懂人事的小动物，可是我以前对它好，它还记得呢！它不乐意离开好朋友。”

椋鸟就这样站在主人头上，跟他走了。孩子们一直送到花园门口，向他们喊了很长时间：

“再见！再见，好朋友！”

拯救天鹅

深秋已来临，寒风在怒吼，
小草和野花都枯黄地低下了头。
候鸟向南飞去了——有野鸭，还有大雁。
暖和的太阳，你在哪里？为何多日不见？！

晚秋来临了。灰茫茫的乌云低低地浮在空中，几乎要碰到松树的树梢，日以继夜地向大地洒下凉飕飕的小雨。

松林闷闷不乐地喧嚣着。湖水发出更加阴沉的响声，把一个又一个浪头打上缓斜的湖岸。浪头涌上潮湿的沙滩，又迅速后退，在地上留下脏乎乎的泡沫、碎木片和枯黄芦苇的残枝断茎。

早上，皮强匆匆忙忙到邻村的学校去上学。他望着湖面，不由得回想起夏天的好日子。那时他常和别的孩子一起在湖水里洗澡，躺在湖边晒太阳。

而此刻湖水却是怒冲冲的，被狂风吹得仿佛“怒发冲冠”似的。皮强不时叹口气，想道：“可惜夏

天已经过去了。”

皮强的父亲伊万·札哈雷奇却一点儿也不因为夏天转眼之间就逝去了而伤感。正相反秋季来临后，他甚至显得更高兴更精神了。他是集体农庄的钳工，从早到晚待在车间里。只要有个公休日，他就立刻拿起猎枪，坐上小船，划到湖中小岛去打猎。

秋天，正是过野鸭的季节。在遥远的北方地区，早已是冰天雪地的冬天，江河湖泊全冻上了。大批的水禽都启程飞向南方，飞到不冻冰的暖和的水边去。每天都有一大群一大群的北方野鸭，从那昼夜没有太阳的地方飞来。冬天，也跟在乌云和候鸟后面，从那个方向朝这边赶来了。

目前冬天还没有来到这里，还没有用冰雪封上大地和水面，因此候鸟不着急继续南飞。它们落到湖上休息，得吃饱喝足，养足了力气，再往前飞。

伊万·札哈雷奇每次去打猎，总是傍晚才回来，而且总是满载而归。这时，皮强已经等在岸边了。

小船一靠岸，皮强就跑过去，从小船里拿出打死的野鸭。它们完全不像那些在当地湖中小岛沼泽地上做巢的野鸭，也不像伊万·札哈雷奇往常在夏末打到的那些野鸭。夏末，他打猎带回来的是灰不溜秋的野鸭凫，那种野鸭模样很像家鸭；还有个儿挺小好像小鸭子似的小水鸭。现在躺在小船里的，是黑脑袋黑背的野鸭，脚掌大得像船桨。它们是偶然飞来的过路客人，名字叫做“斑背潜鸭”。

伊万·札哈雷奇告诉皮强，这种野鸭在遥远北方的苔原[①]上做巢，只在秋季南飞和春季北返的时候，经过他们那里，落下来歇乏。

皮强从父亲那里知道了许多关于各种鸟兽的趣事。

夏天，伊万·札哈雷奇时常带儿子去打猎，还答应儿子明年也给他买一支猎枪。皮强已经试用过父亲的枪，把一只偷小鸡的乌鸦给打死了。不过皮强还从来没有参加过秋季猎野鸭的活动。他好容易

① 北冰洋沿岸的地区，终年气候寒冷，夏季地表解冻时生长一些苔藓、地衣等低等植物，没有其他植物分布，叫做苔原。

等来了这幸福的一天。

星期六，皮强放学回家时，父亲对他说："把你的胶靴拿出来，检查一下有没有破漏的地方。如果有漏水的小洞，就马上补好。"

皮强凝神注意起来，立刻取出胶靴，放在一桶水里检查了一下，没有问题。

"把棉裤也拿出来吗？"他看着父亲的眼睛，问道。

"当然得拿出来。"父亲笑了笑。

"准是明天去打猎，是吧？"皮强乐得气都喘不上来了。

"是的，如果不下雨，咱们就去一趟。"

"哎呀，爸爸！这太好了！"皮强欢呼道。他立刻为明天的打猎开始做准备。

天空阴沉沉的，低低的乌云缓缓地在天上移动，但是还好没有下雨。

天刚蒙蒙亮，伊万·札哈雷奇就带着皮强乘小船向湖里最近的一个小岛划去。这个小岛沿岸有一圈黑糊糊的茂密芦苇，在灰色的湖水衬托下，非常显眼。

两位猎人渡过把岛屿和湖岸隔开的那道窄窄的小水湾，风也差不多完全停了。

伊万·札哈雷奇指着前面说道：“快看！”

皮强朝那个方向望去，立刻看见在芦苇丛旁的水里，有一大群野鸭。

“它们不会等我们划到射程内去的，在那之前它们就会发现我们，会逃走的。”皮强想道。

小船慢悠悠地往前移动，离芦苇丛剩下不到100 米了，可是野鸭毫无飞走的意思。它们安安静静地在岸边游着，一会儿这只钻进水里，一会儿那只钻进水里，然后又浮上水面。这种野鸭吃浅水里的食物。

忽然，一下子所有的野鸭都警惕起来了，伸出长脖子，急急忙忙向与小船相反的方向游去。

“离得还太远，不能放枪。它们要飞走了。”皮强想道。果然，一只野鸭扑扑翅膀起飞了，紧跟着第二只第三只也飞了起来。霎时间，这一大群野鸭都稀里哗啦地从水中飞起，逃得无影无踪了，

“没关系，还会飞来的。”伊万·札哈雷奇说道，“这群野鸭不飞来，别的野鸭也会飞来。”



他把小船划到离小岛近一些的地方，找了个芦苇之间的大空隙，把小船停泊在那里，说：

“现在咱们放假鸭子吧!”

伊万·札哈雷奇从小船底上的一只麻袋里掏出几只木头鸭子。

皮强早就认识这几只木头鸭子，小时候还时常拿它们玩，把它们放在岸边水里漂着，自己假装是猎人。

这回，他明白了怎样使用这种假鸭子打猎了。

每只木头鸭子底下都拴着一根长绳子，长绳子上有个小铅砣。

伊万·札哈雷奇打开绳子，把木头鸭子东一个西一个放在水上。他把铅砣扔进湖里，铅砣像锚似的使木头鸭子停泊在一定地方。它们在浪头上摇摇摆摆，活像是一些真正的鸭子在游。风也无法把它们刮远，因为有绳子拴着。

伊万·札哈雷奇放好木头鸭子，把小船划到小岛旁，藏在岸边的灌木丛里，自己领着皮强钻进立在水边上的一个小窝棚。

这个窝棚，是伊万·札哈雷奇在初秋时专门为

打野鸭搭的。

两个猎人在窝棚里舒舒服服地坐下，开始观察周围情况。

“还有一个人划小船过来了。”皮强低声说道。

真的，远远的水面上出现了一只小船。这只小船向小岛的另一端划去了。

“看来也是个猎人。”小船隐没在繁茂的芦苇丛中之后，伊万·札哈雷奇也低声回答。

足足有半个小时，皮强目不转睛地从窝棚的墙缝里望着那条小水湾。他们的木头鸭子像真鸭子似的在水上漂着。

一群斑背潜鸭从湖面上空飞过去了。不，它们没有看见假鸭子，没有落到跟前来凑热闹。

时间过得慢得出奇。不时有野鸭群飞过去，但它们都没有落在小水湾里。

“爸爸，也许木头鸭子摆得不好，被芦苇挡着它们看不见？”皮强悄悄地问道。

“看得见的，你耐心等着吧！早晚会飞来。”伊万·札哈雷奇也悄悄地回答。

突然，就好像证实他的话似的，一大群斑背潜

鸭大声喧嚣着，落在水头鸭子旁边。

皮强紧张得连大气也不敢出了，伊万·札哈雷奇举起猎枪瞄准。

“爸爸还等什么呀？他干嘛不开枪？”皮强心急火燎地想道，“它们要是发现了我们，就要飞走的。”

但是，野鸭没有发现有危险，它们兴高采烈地在木头朋友身旁游来游去。现在有几只野鸭聚作一堆了，说时迟那时快，立刻在皮强耳边响起了枪声。

惊慌失措的野鸭啪啪地扑着翅膀向四面飞逃。只剩下三只纹丝不动地躺在原处，还有一只受了伤，想飞却飞不起来了。又是一枪，第四只野鸭也躺在水面上了。

“太棒了！”皮强喜出望外地欢呼起来，“爸爸！我划小船过去，把它们拿来吧！”

“等一会儿，也许还能飞来一群。”伊万·札哈雷奇回答。

但皮强在窝棚里实在待不住了，恨不得马上把猎获物拿到手。不过他不再恳求爸爸了，因为爸爸懂得应该怎样打猎。

于是，伊万·札哈雷奇重新装上枪弹，两个猎

人又在埋伏处隐蔽起来。

周围一片寂静，湖水仿佛凝固了似的。湖面映照出低垂的灰色乌云，就好像那些云不是在天上飘动，而是在水里，在枯黄的芦苇丛间浮动。

突然传来一阵很响的拉长的叫声，活像呻吟，打破了寂静。接着，又是一声，又是一声。

“爸爸，这是什么在叫？”

“天鹅。”

皮强仔细看看四周，是的，天鹅在那边。

三只巨大的白鸟，有节奏她挥着翅膀，低低地贴着水面，绕小岛飞过。

出乎意料地，从远处传来了很响的“啪”的一声，好像夹开了一个胡桃似的，紧跟着又响了一声。

两只天鹅朝前一冲，飞得更快了，第三只天鹅却胡乱挥动着一扇翅膀，降了下来，“扑通”一下重重地掉在水里，向芦苇丛游去。

“嗐！怎么能打这种鸟！”伊万·札哈雷奇懊丧地嘟囔道。

一只小船从岛旁划了出来，船里坐着一个猎人。他手握双桨拼命地划。天鹅看到有人追它，也

游得更快了一些。

“干嘛打天鹅呀!”伊万·札哈雷奇生气地说，“要打野禽，那就打野鸭好了。瞧瞧野鸭有多少！真不该打伤这么美丽的鸟。天鹅反正也到不了手，它游到芦苇丛里去了。”

受伤的天鹅消失在茂密的芦苇丛里。那个笨射手把小船掉转头，也划到小岛后面看不见了。

那天伊万·札哈雷奇打猎很顺利，一共打到九只野鸭。但是他一直板着面孔，郁郁不乐地坐在小船里，不时凝望着远处天鹅藏身的那片芦苇。皮强也垂头丧气，因为这样一只美丽的大鸟被打伤了，现在快要死了，使他感到非常心疼。

打完猎，在回家的路上，皮强问道:

“爸爸，天鹅肉可以吃吗？”

“可以吃，不过肉很粗。”伊万·札哈雷奇不乐意地回答。他沉默了片刻，又补充了几句说，“问题不在于能吃不能吃，而在于天鹅是一种珍稀的鸟。应该保护，不应该伤害，把最后的几只都打死了，怎么办？你看见天鹅在湖上飞过时的样子了吧？太美了，叫人看了心里美滋滋的。”伊万·札哈雷奇说到

这里又激动起来，“刚才开枪打天鹅的人，不是猎人是奸商。可惜离我们太远，追不上他；不然我非得给他个厉害瞧瞧！叫他知道，打天鹅要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皮强和父亲回到家里。天开始黑下来了，下起了牛毛细雨，刮起了刺骨的寒风。风凶恶地呼啸着，在光秃秃的树枝间怒号，在湖里扬起水沫飞溅的波浪。

傍晚，皮强又出了大门，向湖畔走去。

秋风秋雨的萧瑟黄昏，宛如一片灰濛濛的烟雾，离岸最近的小岛黑糊糊地隐约可见。

皮强望着那个小岛，心里想“就在那儿的芦苇丛里，现在有一只受伤的天鹅。它淋着雨，挨着冻，周围一片漆黑。它的朋友已经飞向远方，自己却飞不起来了。等到冬季来临，湖水冻冰的一天，它就没有命了。”

皮强站在岸边，倾听着波浪闷声闷气的拍岸声和风的吼声。忽然间，少年也许是觉得自己听见了——从远处又传来一阵拖长的凄厉的叫声。是的，今天早晨，当三只大白鸟从湖上空飞过的时候，他

正是听见了这样的叫声。

莫非这是受伤的天鹅在叫？它一定是在向伙伴们求援。

皮强凝神仔细听着，“没有了，再听不到了。”只有风依然声音单调地呼啸着，波浪闷声闷气地喧嚣着。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过了几天，空中已飘起了第一场小雪花，靠近岸边的湖水结上了一层薄薄的冰。

在不是星期日的一天，伊万·札哈雷奇抽工夫去打了次猎，回家后他说又瞧见了那只天鹅：

“它孤零零地在小岛附近游来游去，非常谨慎小心，一看到我，马上躲进芦苇从里去了。”

天气更冷了，几乎整个湖面都冻冰了。远远地在离湖岸较远的岛屿附近，狂风畅通无阻地肆虐。只有那里，寒冷的灰色浪头还在激溅起伏着。

有一天，皮强放学回家时，发现在还没有冻冰的水面上，有一件白东西好像一团棉花似的。“天鹅!”少年立刻想到了，“剩下的能够让它游水和找食物吃的地方不多了。那一小块水域也很快就要冻

冰了。”

晚上，皮强问爷爸，为什么小岛附近的水这么久还不冻冰。

“那块地方，有些年里一直到正月水还不冻冰呢！可能岛屿之间有泉水在流动。”

“也许天鹅能在那儿过冬？”

“未必，”伊万·札哈雷奇摇摇头说道，“反正早晚也得冻死，连冻带饿它怎么也活不下去的。”

少年听了，一句话也没有说。

天寒地冻，冷得非同小可。大地硬得像块铁。孩子们已经试过在靠近岸边的湖面上滑冰了。

星期日，天还没有亮皮强就醒了，而父母亲还在睡梦中。

皮强急忙穿好衣服走出门去。外面冷极了。天上的云飞快地移动，冰凌般的寒风刮在脸上，痛如灼烧。

皮强看了看湖面，小岛附近的水已不再激溅起伏了。

昨天，皮强的心里就生出一个念头，正是这念头促使他今天起得这么早。“是不是把这个打算跟

哪个同学、哪个朋友商量一下，邀请他们一块儿去呢？不过，现在上哪儿去找他们？所有的人都在睡觉，时间却不等人。算了，我试试一个人干这件事！”

皮强到板棚里去拿出滑雪板和一只轻巧的小雪橇，把一个麻袋放在雪橇上，用绳子捆牢，然后迈着坚定的步伐朝湖边走去。

当看见冻了冰的湖面时，少年不禁感到心往下一沉。今年，还没有一个人试过在离岸较远的冰上行走。“没关系！”皮强自己给自己打气说，“我头一个来试试，我身子轻不会掉下去的，何况还穿着滑雪板。”

他动作麻利地把脚伸进滑雪板的带子，向冰上滑去。岸边的冰挺结实，这立刻鼓起了他的勇气。

皮强拖着小雪橇，在又平又光的湖面上，一直朝远处的小岛滑去。

但是，少年离岸越远脚下的冰就越不可靠了。有的地方一踩冰就往下沉，冰上面就流出水来。

皮强滑到一个地方觉得自己马上要掉下去了，使出全身力气才跑过了那块危险的地方。“是不是回去呢？”他不由得想道，“我要是淹死了，怕都

没有人知道。”

皮强转身看看离湖岸已经很远了，离小岛倒还近一些，“不，还是往前走吧！好歹能够走到。”

皮强继续往前滑真可怕！脚底下的冰一个劲儿震颤，皮强活像是走在一块有弹力的薄板上。这块薄板是架在无底深渊上面，马上会发出一阵断裂声，他就将跌入黑暗寒冷的无底洞。

小岛越来越近了。从冰下已露出了几根芦苇，看来这里的水不深就是掉下去也淹不死。再努一把力就行了，皮强轻松地吁了一口气，总算到小岛上了，“回去的时候，想法凑合着滑回去。”少年想道，“现在得开始找它。”

皮强坚信不疑地认为天鹅一定在小岛上，能跑到哪儿去呢？它是不是还活着？有没有饿死？

皮强小心翼翼地沿小岛的岸边走去，细心地察看着变稀疏了的枯萎的芦苇丛。

还隔得老远，他就瞧见柳丛下的一堆干芦苇茎上，有一大团雪白的东西，那正是天鹅。把头塞在翅膀下面，天鹅一动也不动地趴在那儿。

“是不是还活着呀？”皮强蹑手蹑脚地向天鹅走

去，手里准备好了麻袋和绳子。离它只有两三步远了，甚至已看得清风吹得天鹅身上的羽毛微微颤动，但是天鹅仍旧一动也不动。

不知为什么皮强心里怕起来，他弯下腰，用一个手指头轻轻碰了碰它雪白的翅膀。天鹅稍微动了动，它还活着!

皮强动作敏捷地将麻袋套在天鹅身上。看来天鹅已衰弱到无力反抗的程度了。

皮强把麻袋掮在肩上，向雪橇走去。他把装着天鹅的麻袋放在雪橇上用绳子捆好，走上了回家的路途。

皮强走得非常慢，小心翼翼地，每迈出一步都先用脚试探一下。

他觉得这条路不那么可怕了，连冰好像都变结实了一些。这主要是因为他意识到前面就是自己的家了，所以无形之中就受到了鼓舞。

喏，可以看见他的家就在山坡上。从烟囱里冒出了缕缕炊烟，这说明妈妈已经起来了，大概在烙饼。

湖岸已经很近了。一群孩子在小水湾里滑冰。

皮强转过身回头看了看，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刚才他走过的那部分湖面，这会儿竟变成了一片汪洋。

拖着雪橇爬坡太不容易了，皮强只好将雪橇留在山下，把麻袋掮在肩上，走上山坡。

他终于到家了，打开了门，温暖和新出炉的面包的香味扑面而来。

妈妈和爸爸正坐在桌前喝茶，桌上铺了一条漂亮的干净台布。

“失踪的人回来了！”伊万．札哈雷奇高兴地说，“这么早，你上哪儿去了？”

皮强激动得上气不接下气，但是他尽力控制自己，尽可能镇静地说：“我到岛上捉天鹅去了。”

母亲听了这话，手里拿着刚咬了一口的烙饼愣住了。伊万·札哈雷奇根本没听懂，他放下茶怀回问了一句：

“怎么，到岛上去了？现在冰上还不能过人呢！”

“可我走过去了。”皮强用勉强可以听见的小声喃喃地说。这时，他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的眼泪了，一头扑在母亲怀里。

谁也没有骂皮强，没有罚他。但是，他自己也觉

得做得不太对。当然他也做了一件好事，救了一只天鹅。但是，如果他掉进冰窟窿里淹死了，爸爸妈妈会怎样？现在少年只要一想这件事，心里就难受……

伊万·札哈雷奇在院子里给有翅膀的客人盖了一所小房子。里面铺上新稻草，放了一个水盆，水盆里泡着碎面包和燕麦。

显然，天鹅是饿坏了，等到人一走开，它马上大吃起来。

“它准能活下去！”伊万·札哈雷奇赞许地点点头，搂着儿子的肩膀走进屋里去。

打　狐　狸

坐在桌旁，我正往枪里装霰弹。我的一位画家朋友走了进来。

“你好！你这是要到哪儿去？”他问道。

“我想去打狐狸。”

“好极啦!”我的朋友说，“我正好有工夫，跟你一块儿去。咱们正好在森林里迎接初冬!”

我听到这个消息并没有太高兴，因为我的朋友根本不是一个猎人，从某些方面来说，甚至是一个反对打猎的人。“我真不懂，打野兽野鸟有什么乐趣，”他时常这样说，“观察野兽野鸟，然后将它们画下来，要有意思得多。”从画家的角度，他的话也许是对的。但我们是猎人，我们喜欢打野兽野鸟，因此这次打猎有这么一位伙伴，我并不觉得怎么愉快。

不过，我的朋友显然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急忙回家去换衣服，半小时后已穿着厚短外套和毡靴，戴着护耳皮帽来到我这里了，我也换好了衣服，带上枪。我们便到火车站去了。

抵达我认识的老猎人费加大叔居住的村庄时，已经是深夜。主人铺好床，我们便睡下了，为的是在打猎之前休息一下。

只休息了一会儿，窗外就出现了鱼肚白色。老人起来了，烧上了茶炊。我们每人喝了一杯茶，穿上外套，拿了装着小彩旗的背囊，就出发去打猎了。

初冬的早晨非常美。新下的一场雪蓬松地盖住了整个大地。森林毛茸茸的一片洁白，上面是暗淡而透明的冬季蓝天。

我们沿着一条小路穿过小林区，旁边东一棵西一棵地屹立着一些老松树，披着厚厚的积雪，在蓝天背景的衬托上，显得好像是用石膏塑成的一样。

过了小林区，便是一道道长满了灌木的冲沟。再过去，是难以通过的茂密丛林。

我们仔细察看昨夜野兽在雪地上留下的脚印，只看见几个兔子脚印和松鼠脚印，没有找到狐狸脚印。

好容易发现狐狸脚印了。脚印很整齐，一个脚印摞在另一个脚爪踩出的脚印上，仿佛顺着一条线

描出似的，从树林边一直通到丛林的茂盛灌木间去。

费加大叔把装着小彩旗的背囊摘下，放在地上说：

“你们在这儿等一会儿，我很快地绕这片丛林走一圈，瞧瞧有没有狐狸走出丛林的脚印？也说不定白天它就躲在这里面休息。”

放下背囊，我们坐在那上面，不敢说话，生怕把那感觉灵敏的野兽吓跑。

过了不大一会儿，老头儿就从那一头回来了，差不多是跑回来的。他匆忙解开装着小彩旗的背囊，低声说：

“没有出去的脚印，它就趴在这片丛林里。你站在这棵小云杉旁看着。”他对我说，“你跟我来，我让你待在空地旁边，”他对我的朋友说，“在空旷的地方，你看得清楚一些。”

费加大叔从背囊里掏出一根绳子，那根绳子上拴着一大串小红布头做成的彩旗。他把彩旗围着丛林挂在灌木上。我的朋友跟在他后面，帮他挂。

“他们可别提前把狐狸吓跑，但愿他们能来得

及用小旗子围上整个丛林!”我想道,“那样,狐狸就跑不掉了,不管它往哪边跑,总得撞在小旗子上。它只好在丛林里来回乱跑,直到碰上猎人。只是我必须非常安静地站着,一动也不能动,免得被狐狸发现。”

我站在云杉旁,耐心地等费加大叔把旗子挂完。

终于,他重新从灌木丛后走了出来,笑吟吟地向我使了个眼色,说:

“全挂好了,这回它跑不掉了!”

他把绳不拴着小彩旗的那一头,系在离我背后20来步远的灌木上。圈子合上了,我在圈子的当中。

“现在我从另一头走进丛林里去,轻轻地吓唬它,让它朝你这边撵。你站在这儿别动弹,它会一直朝你撞过来。”

费加大叔走进树林里去不见了。过了一会儿,从远处传来了他的不太响的喊声:“喂,喂!……”

我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留心地注视着茂密的丛林。狩猎开始了,被人声惊动了的狐狸,大概已

经从藏匿的地方跳了出来，在林中乱跑乱窜，想在小旗子之间找到一条出路。它随时都可能从我身边跑过去。

忽然，一只鲜黄色的东西在雪白的灌木丛间一闪，是狐狸！它动作轻盈迅速地在丛林里奔跑着。我举起了枪，但这时狐狸又不见了。它向空地那边跑去了，我的朋友站在那里。

我松了一口气放下枪，不要紧它没处逃，马上就得回来。

但是，5 分钟过去了，10 分钟过去了，费加大叔一声一声地吆喝着，离我们越来越近了，狐狸却不出来。它到哪儿去了呢？

身上撒满了雪的老人，从灌木后面走出来了。他走到我面前，问道：

“狐狸呢？”

“不知道，刚才它从那儿，从那棵云杉旁窜过去，跑到空地跟前就不见了。”

费加大叔莫名其妙地耸了耸肩膀，说道：

“这算怎么一回事儿！我仔细地瞧来着，它并没有从我身旁跑过去。也许在前面什么地方藏起来

了，钻到枯枝堆里去躲起来了？待我去跟踪一下看看。”

老人的身影又消失在树林里。我又开始等待。突然，从冲沟那面的空地上传来了大喊大叫的声音，费加大叔在骂人，骂得整个树林里都能听见。

我急忙跑过去瞧，爬过冲沟，走到空地上，只见我的朋友坐在空地尽头的冲个树墩上，正往本子里画什么。费加大叔站在他跟前，脸涨得通红，帽子扣在后脑勺上，挥动着两只手，一个劲儿嚷。我走过去问道：“出了什么事情？”

“你就看看你的朋友干了什么事儿吧！”

我仔细瞧瞧空地，怎么回事儿？空地周围没有小旗子，两边灌木上的小旗子，被扯得乱七八糟地缠在灌木上。在这两排灌木之间，有一串新踩的狐狸脚印，一直通向外面。如此看来，狐狸就是从这儿逃出了用小旗子围成的圈儿。

“您为什么没有把空地拦上？”我感到奇怪地问。

“怎么没有拦上？”费加大叔气得要发疯似的喊道，“是你的朋友故意给它打开了一扇大门。”

“您干嘛这么大声嚷？”我的朋友和言悦色地对他说，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我不是说了吗？我要向您赎罪。我从莫斯科给您捎狐狸皮来，还不是捎一条来，我给您捎两条来，而且是熟好的，制好的。”

“跟他真没法说话！”费加大叔挥了一下手，说道，“这叫打猎吗？”

“请你讲讲，到底怎么一回事儿？”我问我的朋友。

“是这么一回事儿，”他很乐意地回答，“我站在这儿。前面是空地，一片雪白在阳光里闪烁着。在空地的那边，你看见了吧，是碧绿的小云杉从雪底下探出头来。我心想，要是狐狸从这块空地上跑过去才好哩！你懂吗？火红的狐狸在洁白的雪地上，背景是这些碧绿的小云杉……这是多好的绘画题材，对吧？……所以我就在空地上给它设了一条出路。我真没法忘记它从空地上跑过去时的情景。它翘起一条大尾巴，给我留下的印像太深了，活像还在我的眼前。我将要画一张让你拍案叫绝的画！”我的朋友朝费加大叔那边点了点头，说道，“可他根

本不想听我解释，大嚷大叫地发脾气。我不会欠你们的情的，我会从莫斯科捎两条狐狸皮来赔您这一条。”

“用不着，你不用从莫斯科捎狐狸皮来，我自己有的是!”老人冷冰冰地回答他，一面从灌木上取下小旗子，“你听着，今后别让我再看见你……”他沉默了片刻，后来忽然调皮地笑了笑，加了一句:“除非你给伐带一张真正描写这个打猎场面的画儿来，画儿上得有雪地、有云杉、雪地上有一只狐狸……完全照你刚才说的那样。”

“太好了!”我的朋友喜出望外地欢呼起来。他从树墩上跳起来，搂住老猎人。“爷爷，我一定给您带来! 为了您，我得悉心地好好画一张画。你瞧，”他对我说，“看来爷爷也是一位艺术家，他需要的不是狐狸皮而是狐狸!”

“雪地上的狐狸，必须画得跟活的一样!”费加大叔又补充了一句。

好 守 卫

星期六晚上，我正坐在桌旁看书。忽然门开了，我的朋友尼可拉依跑了进来。他领着一条德国种大狼狗。

“你好!”他向我打招呼道，“简直好像一百年没见了!”

这位来客使我非常高兴，尼可拉依是我的青年朋友里面性格最快活的一个。他像个小孩子一样，随时可能干出点儿什么淘气或恶作剧的事情。

“认识认识吧!”尼可拉依说，“这是我的新朋友杰克，它跟我要好极了。”

我仔细打量了一下杰克，不由得想道:“好大的一条狗，活像一只狼。一身的灰毛，嘴尖尖的，耳朵直竖着，尾巴跟狼的一样，毛蓬蓬地下垂着。”

我和尼可拉依坐在桌前。杰克躺在小地毯上。它将头放在前爪上，用严肃而机灵的眼睛望着我们，仿佛想说:“他们的话这么多，净说些什么呀?准是谈一些鸡毛蒜皮无关紧要的事。”

“怎么样？你喜欢我的杰克吗？”尼可拉依问道。

“真是一条好狗，”我称赞道，“看得出来很聪明。”

“嗬！……它可聪明啦，你还不知道呢！等你对它了解得更多一些就知道了。它还是个好守卫，主人不在屋里时，你要是放谁进来，再想让他出去，对不起，那可就难了……”

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个晚上。临走时，尼可拉依对我说：

“老实说，我有事找你，我想拜托你点儿事情。”

“什么事？”我问道。

“是这样一件事，明天我有紧急任务，需要出差到外地去两个星期。在这期间，可不可以把杰克寄养在你家里？”

我反对道：

“我得上班，它成天跟谁在一起呢？”

“没关系。”尼可拉依打断了我的话，“杰克是一条隐士般的狗。你知道，我也是整天上班呀！至少你屋里可以有个守卫，你等着瞧吧！你们会建立起

牢不可破的友谊，恐怕用水都泼不开呢！”

尼可拉依说服了我之后，领着狗出去散了散步，然后就准备回去了。

“杰克，你留在这儿吧，就躺在这儿。”尼可拉依命令道。

狗用懂事的目光瞅瞅他，就躺在小地毯上了。

“你好好地看家，别让我以后因为你而脸红。”尼可拉依一再叮咛。

他和我告别后就走了。我上床睡觉。

第二天是星期日，我决定到朋友的别墅去。

“幸亏有杰克给我看家，小偷准进不来。”我想道。

杰克跟昨晚一样，躺在小地毯上，留心地看我收拾东西。

“走，咱们出去散散步。”我一面叫它，一面向门口走去。

但是，我刚一握门把，杰克就跳了起来，发出可怕的吼叫声，挡住了我的去路。我只好站住了，杰克也站住了，摆出一种怪吓人的姿势。

“怎么，你疯了吗？走开！”我喝道。

但是，狗理也不理我，就是不许我走出屋子。“怎么办？”我竟被它看守住了。

起初，我想哄哄杰克，劝劝它，甚至试了试用糖果或饼干来博得它的好感，但是什么也没有用。我简直要绝望了，莫非我不得不在屋里蹲两个星期，一直等到我的朋友回来吗？在这两个星期里，我和杰克都得饿死，就是不知道谁先死谁后死？不知道我这样待了多久，突然从门外传来脚步声，有人走进了住宅的大门。

“真糟糕，”我想道，“这么看来，尼可拉依昨天走的时候，没有把大门的门锁碰上。”

我凝神仔细地听，脚步声越来越近，有人快步向我的屋里走来。我还没来得及喊一声，警告来人有危险，我的同事伊万·谢尔盖维奇就进来了。

杰克没有动地方，只意味深长地瞟了来人一眼，洋洋得意地舔舔嘴唇。它好像想说：“进来吧，进来吧，亲爱的，这儿就缺你了。”

伊万·谢尔盖维奇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用手帕擦着脑门儿上的汗。

“您好！我爬上五楼……气都喘不上来了。您

和我们，一起到别墅去吧。”

我哭丧着脸回答道：

“咱们哪儿也去不了啦。”

伊万·谢尔盖维奇用好奇的目光看看我，问道：

“为什么？”

“您从屋里走出去试试。”

他不明白我的意思，耸了耸肩膀，朝外走了一步……但是，他吓得立刻逃到最远的墙角里去了。

杰克吓了这位大胆汉一跳后，又在原来的地方躺下。

“现在可怎么办？”伊万·谢尔盖维奇心慌意乱地说，“我从家里出来，是准备买几盒香烟就回去的……我甚至没告诉家里人，要顺便到您这儿来一趟。我妹妹准以为我被汽车轧死了……”

“是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您才能让她放心。”

伊万·谢尔盖维奇心有余悸地斜眼看看杰克，问道：“您从哪儿弄来这样一条恶犬？”

“我的一位朋友出差了，把它寄养在我这儿，等他回来就领走。”

伊万·谢尔盖维奇轻松地吁了一口气，说：

“这就不要紧了。我们在这儿等一会儿，等他回来吧。”

“就怕这也解决不了您的问题，两个星期以后他才能回来。”

伊万·谢尔盖维奇用两只手抱住脑袋说：

“那我们不得活活饿死嘛！”

“我也这样想过了，没关系，咱们先忍耐一会儿。碗橱里有面包、黄油、沙糖，甚至还有饼干。”

“不行，这样不行！”伊万·谢尔盖维奇坚决反对道，“咱们不能什么也不干，就这样干等着，必须采取行动！“

他站起身，提心吊胆地盯着杰克，顺着墙根走了几步。

狗躺在小地毯上，把头放在前爪上，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嘿，你这个厉害家伙！”伊万·谢尔盖维奇畏畏缩缩地说，“瞧它那个神气，马上要把我们撕碎了似的。听着！”他忽然嚷道，“咱们敲墙吧。”

“敲墙也没有用，一个月以前邻居们就到别墅

去了。你就是从这儿放大炮，也不会有人听见的。”

“是的，是的，情况糟得不能更糟了，”伊万·谢尔盖维奇唉声叹气地说，“是不是写张字条，从窗户里扔出去？要么大声嚷嚷试试……”他走到窗前。

杰克马上警惕起来。伊万·谢尔盖维奇斜眼瞟着狗，怯生生地朝窗外望去。

“真倒霉——底下是个房顶……从这儿，谁也叫不来的。”他绝望地一挥手，“您家的房子可太不方便了，爬也爬不出去，也没法叫个人过来。”

我回答说：“我找房子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挑一所可以从窗户里爬出爬进的房子。”

“可惜您没有挑那种房子，”伊万·谢尔盖维奇生气地说，“不然，现在可有用了。”

忽然，他仔细听了听外面的声音，然后毫无办法地挥了一下手，说：

“来人了，来人了……这一定是来找我的……我妹妹……别进来，别进来！”他喊道。

但是房门敞开了，伊万·谢尔盖维奇的妹妹气乎乎地走了进来。

杰克客客气气地放新的牺牲品进来了。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安娜·谢尔盖夫娜怒气冲冲地说，“可你刚才说，出去买几盒香烟就回来……请原谅，我还没跟您打招呼呢。”她对我说，“拿他真没有办法！送牛奶的人来取钱，可他一出去就没有影儿啦……咱们快走吧！她还等着呢……”

“我的好妹妹，”伊万·谢尔盖维奇绝望地说，“我们在坐禁闭，从这儿出不去了。”

安娜·谢尔盖夫娜知道了是怎么一回事后，举起两手一拍，说道：

“我的天呀，现在送牛奶的人准以为我故意躲她。这太丢人了!”

“还顾得上什么送牛奶的人啊!”伊万·谢尔盖维奇气鼓鼓地说，“你懂吗？我们说不定得在这儿蹲两个星期，你还提什么送牛奶的人……”

他沉甸甸地坐到沙发椅上。

安娜·谢尔盖夫娜因为刚进来，还没有把精神消耗尽，所以开始积极动脑筋，想逃出屋子的办法。

“有办法了!”她忽然欢呼道，“我前前后后全考虑过了，快把这只胶合板箱子里的书全拿出来……。”

“拿出来干什么？”我们异口同声地反对道。

“快，快!”安娜·谢尔盖夫娜指挥道，“你们乐意在这儿蹲两个星期？我可不乐意!”

只好听她的。我们立刻忙了起来，把箱子里的书取出来，一摞摞地放在墙根底下。

杰克极感兴趣地看我们忙活，倒是一点儿也没有来妨碍我们。

巨大的胶合板箱子终于腾空了。

“伊万，现在你蹲下，”安娜·谢尔盖夫娜命令她的哥哥，“我们用木箱把你扣上，你从屋里爬出去求救。”

伊万·谢尔盖维奇心惊胆战地瞅了杰克一眼，说：

“万一它也钻进木箱里去，那岂不把我给吃了？”

“别说傻话！它钻不进去，”安娜·谢尔盖夫娜回答，“做个胆小鬼多可耻!”

伊万，谢尔盖维奇深深叹了口气，蹲了下去。我们把木箱抬起来，扣在他身上。

“好极了，”安娜·谢尔盖夫娜鼓励他说，“现在

你爬吧，我们告诉你往左爬，还是往右爬。”

于是，我们眼看着木箱活了。它稍微抬起了一些，晃晃悠悠向门口爬去。

刚才杰克一直安安静静地观察我们，这时探起身来了。它的嘴脸上露出惊讶，甚至恐惧的表情。后来，它竖起浑身的毛吼叫着，朝逐渐逼近的敌人扑去。

可怜的伊万·谢尔盖维奇！他在那辆木头制的“坦克车”里面，不定有多受罪呢！

杰克扑到木箱上，又是爬又是咬，但是全不起作用。木箱继续向前爬。我们屏住呼吸，一动也不动地看着。

现在木箱爬到门前了。杰克像一股旋风似的围着木箱打转，但是全没有用。木箱爬到门坎了，只需要抬起一点儿，就过去了。

但是，杰克猛然一蹿，跳到了敌人背上。木箱马上贴到地上，不动了。仿佛从地下室里传来了伊万·谢尔盖维奇的惊慌失措的声音：

“我爬不动了，怎么回事儿？”

“后退，往后退！”安娜·谢尔盖夫娜指挥道。

“我爬不动，怎么这么重呀？”伊万·谢尔盖维奇哭声哭调地叫道，“我马上要窝成两截儿了。”

我和安娜·谢尔盖夫娜急得在屋里团团转，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位倒霉的“坦克兵”救出来。

“我出的什么馊主意啊！”安娜·谢尔盖夫娜痛心地呻吟着说，“我把他害苦了！现在我们怎么给他东西吃？扣在木箱里蹲两个星期，这成受刑了。”

她软弱无力地坐到椅子上。正在这彻底绝望的一刹那，忽然尼可拉依出现在门口。

“我的好尼可拉依！”我嚷着向他跑去，“你没有走……这真是万幸！”

杰克见了尼可拉依，没有尖嗥，也没有跳到主人身边去，只表示友好地摇摇尾巴，从木箱上跳了下来，大模大样地向小地毯走去。那副神气好像在说：“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任务，以后的事情你自己处理吧！”

杰克一跳下木箱，木箱立刻又活了，抬了起来，从木箱底下探出了伊万·谢尔盖维奇憋得通红的脸。

尼可拉依一看他，不由得哈哈大笑，说道：

“你们在这儿过得很快乐嘛！我根本也没打算出门。”他对我说，“怎么样？杰克的表现不错吧？你知道么，它刚从守卫学校毕业，听以，在你的同意之下，我决定给它设一次小小的考试。”

“你怎么说是在我的同意之下呢？”

“怎么不是？昨天，你不是同意它在你家里当几天守卫嘛。”尼可拉依滑头滑脑地笑了笑，“但愿杰克的表现不错，没有妨碍你们在这里做游戏。”

“当然没有，”伊万·谢尔盖维奇从他的“坦克车”里爬出来，回答道，“您这条狗真有意思，可惜您来得太早了！”

废弃的防空洞

一年春天，我到森林里去散步。在那个时候到森林里去特别有意思，飞禽走兽的孩子都出世了。

比方说，如果在丛林的茂密枝叶间找到一只鸟窝，观察操劳的鸟妈妈怎样喂它的雏鸟，就很有趣。观察森林里的四条腿小娃娃——小兔子或小狐狸，就更有趣了。不过，要找到它们，那可不容易。

我在森林里遛了一个早晨，云杉林、小桦树林，简直哪儿都去过了。我心想："现在歇一会儿就回家吧！"

我走到林边草地上。

这儿多美呀！草地上野花遍开真是五彩缤纷。有红的，有黄的，有淡蓝色的……活像是无数五颜六色的蝴蝶落在草地上，在明亮的春天的阳光下取暖。

我喜欢林中的野花，不喜欢采它们而是喜欢躺在它们当中，仔细欣赏每一朵花。每一种花都有其特殊的模样儿，甚至还有其独特的香味。

这是有大眼睛的母菊。它们快活地张开白花瓣，仿佛在凝神地望着你的脸。粉红色三叶草的花就完全不同了，它把头发短短的小脑袋藏在高茂的草丛里。旁边是浅紫色风铃草的大铃铛般的花，它弯着腰，好像在沉思着。

记得我小时候，老保姆给我讲过，“等森林里的野草到了该割的时候，风铃草的铃铛就会响起来。它在向人们说拿起镰刀，快到森林里草地上来割草吧！把清香扑鼻的新鲜干草贮存起来，留着冬天用。”

想起老保姆讲的这些童话，我便希望像童年时那样，躲在草丛里，听听夏日寂静里的那种铃铛声。

穿过林边空地，我走到老桦树的树阴里去躲藏，这时出乎意料地发现在空地边上的灌木丛里，有个黑魆魆的地方好像洞穴入口。那上面覆盖着一些长满了青苔的粗圆木。有些圆木已经烂了。陷了进去。

“这不是个旧防空洞嘛！”我走到跟前去，往洞里面瞧瞧，潮乎乎地发出一股霉味儿。

我不由得想起了可怕的战争年代，那时人们

不得不挖这种阴森森的避难的土洞穴。

我走到桦树的荫凉里去，躺在草地上，又瞧了瞧那个废弃的旧防空洞。

忽然，我觉得好像那里面有什么在动弹。

我吓得一哆嗦，心想：“那是什么呀？”

一只獾的有条纹的嘴脸，从碎木头之间伸了出来。

这只小兽东张西望了半天，还用鼻子闻着。但是我躺在它的下风头，因此这只嗅觉敏感的獾没有发现。

最后，它确定周围没有什么危险，就从圆木间爬了出来，忙忙叨叨地在空地上跑来跑去，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后来，它又钻进洞里去了。

“奇怪！”我想道，“獾是一种夜里出来活动的动物，夜里它在树林里走来走去；白天它该在洞里睡觉，为什么现在从洞里出来了呢？”

就好像要回答我的问题似的，这只獾又从旧防空洞里出来了，嘴里还衔着一件东西。

我定睛仔细地瞧，想看清楚它嘴里衔着的东西是什么？嘿！那不是一只小獾嘛！

獾把孩子从圆木下拖了出来，放在洞口，自己匆匆忙忙回到洞里去，又衔出了一只小獾。像这样一只一只地往外衔，它一共衔出了四只小獾。这四只小獾小极了，胖乎乎活像四只小狗。

我看到这么晚才出世的一窝小獾，感到非常奇怪。平时，小獾总是在初春出世。

笨头笨脑的四只小獾东倒西歪地迈着小短腿，在草地上走来走去。老獾（大概是它们的妈妈）机警地照看着自己的孩子，只要有一个小家伙走远了，老獾立刻跑过去，小心翼翼地用牙咬住它的毛皮，衔起拖回来。

四只小獾在阳光下玩了一会儿，然后，一只跟着一只走到母亲身旁，把小黑鼻子戳到母亲的肚皮底下。

老獾便侧身躺下去了，小獾像小猪崽子似的趴在它旁边，吃起奶来。

从高茂的草丛里观察它们，很不方便。我便稍微抬起一点儿身子，哪知不当心将树枝压得“噼啪”一响，这下子可坏了事儿啦！

母獾探起身子，我还没来得及回过神儿来，它

已经用嘴和两只前爪，眨眼间就把四个孩子推回到圆木下面去了。自己也钻进去不见了。

于是，林间草地上又没有动静了。一只漂亮的大风蝶从容不迫地飞到这朵花上停留一会儿，又飞到那朵花上停留一会儿。

我从桦树下走了出来，活动活动发麻的两脚，又瞧了旧防空洞一眼。但是，现在我已不再觉得它是阴森森令人不愉快的了。

是的，现在这根本不是什么防空洞，而是个獾洞，一个林中小兽的小家庭，安安静静地居住在那里面。

大眼睛母菊也攀登到烂圆木的最上面去了，从那儿望着我，跟我在童年时所见的母菊一样。几棵有淡紫色铃铛花的风铃草挤在洞口，摇着小脑袋，好像发出了微弱的叮当声，告诉人们时候到了，该到草地上来割清香茂盛的青草了。晚上可以点起火堆，在火堆旁欢笑，唱快乐的歌曲。

我环视一下周围，感到心情十分美好，十分愉快！我觉得开在烂圆木上的每一朵花，每一丛翠绿的枝叶里，都蕴藏着无限新鲜而健康的青春活力

……它们都伸向太阳，它们热爱生活，它们用自己的整个外貌强调生命的凯旋！它们的生命能经受住最严酷的考验！

小绿篮子里有什么

在初秋，偶尔会有那么一天天气好得迷人。空间仿佛整个是用淡蓝色玻璃制成的，还薄薄地镀上了一层金。蔚蓝的远方景色晶莹清晰。山坡上的小桦树苗条挺拔像一些洁白的蜡烛，小桦树上的枯叶闪着金光。蓝色的大空，蓝色的远景、太阳的光辉和森林的五彩缤纷的盛装，这一切使人联想到童话中的节日。这是逝去的夏天的最后一次问候。

大自然中的一切都好像在向太阳，向温暖告别，想最后一次打扮得尽可能艳丽一些。然后，脱下临别时穿的漂亮衣裳，锁在沉重的冬季银箱子里，存放很久很久。

记得一年秋季，就在这样一个晴朗的白天，我带着枪，领着猎狗，在一座小白桦树林里徘徊，打山鹬。

我绕过了一块林边草地，绕过了第二块、第三块……天色开始入暮了。在秋天的暮色中，白桦树被夕阳照得像些黄澄澄的蜡烛，燃烧得更加明亮

了。风停了，透明 9 月的秋夜降临了。

坐在树墩上，猎狗卡罗卧在我的脚旁，我们就这样为这宁静的白昼饯行。

突然，从远处传来一阵窸窣声，树枝噼啪地响起来，声音越来越近……寂静中，发出一种断断续续喑哑的吼声，又像是在呻吟。

卡罗一惊想跳起来，但是我命令它趴着别动。没什么可怕的，因为这是性情平和的林中巨兽麋鹿在叫。

麋鹿在林边草地的那一头出现了，它迈着大步，穿过草地。

那模样儿多么雄壮啊，它竖着一副大犄角，活像头上顶着一个树枝向两面翘起多节瘤的大树墩。

看来这只麋鹿正处于兴奋状态，它越叫越响还把头向四面摇着。

一棵小白桦树挡住了去路，麋鹿的角被小树挂住了，它猛然一拉……发出一阵低微的劈裂声，仿佛一根蜡烛熄灭了，金黄色的树梢最后又闪亮了一次，树叶像火星似的散落在地上。原来的那

棵蜡烛般的小树不见了，只剩下一截折断的白树干像个烧剩的烛头。

森林的主人麋鹿“熄灭一根蜡烛”后，迈着沉重的步子继续向前走去，一会儿就看不见了。但是从密林深处，还长时间地传来它那闷声闷气的吼叫声和树枝的窸窣声。

凝望着麋鹿隐没的地方，我心里感到有些别扭。这只林中巨兽为什么毫无意义地把一棵小树拉断了，弄得不像样子了呢?

我又看了那棵折断了的小白桦树一眼，遗憾地想道，“自己是森林中的居民还破坏森林，现在那棵小树无精打采地立在林边草地当中，再也不像金蜡烛了。”

天很快黑下来了，乌云遮住了天空，起风了。大自然的节日已经结束。

一棵小白桦被麋鹿弄折了，这件无足轻重的小事，不知道为什么久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每当在哪儿看见一棵残缺不全的小树时，我立刻会想起那棵小白桦。

过了一年多，在春季的一天，我无意之中又走



树/林/的/回/声/

到那块林边草地上，出现在面前的，一切都变得和那个难忘初秋的傍晚不一样了。

那是个早晨，森林里的一个春天的早晨，露水还没有干。树叶上、野花上、草茎上到处悬挂着微小的水珠。当太阳从树梢后探出头来，霎时间每一颗露珠里，就仿佛燃起了一盏亮得耀眼的小灯笼。小灯笼并不一样，有蓝的、有绯红的、有淡青的，但最多是绯红的。整个森林都泛着绯红色的光。

这也是森林的一个节日，但和初秋的节日完全不同。这是庆祝新生命诞生的节日！现在，覆盖在林边旷地上的不是金黄的落叶而是野花、成千成万朵五彩缤纷的野花。在树上沙沙作响的是嫩绿的新叶。小鸟在灌木丛间啾啾鸣叫，好像在向谁讲述它们度过的无数幸福的日子。布谷鸟在密林深处“布谷！布谷!”地叫着。

那棵被麋鹿拉断的小白桦树，依然立在林边旷地当中。自从我与它初次见面以后，已经过了这么多日子，小树复原了。它向上生出了一束细细的嫩芽，来代替被麋鹿拉断的树梢。

我非常高兴小树没有死，它的新芽在折断处长

得多茂盛呀！活像有一位童话里的林中老爷爷想编一只绿色的小篮子，准备好一束细树枝，还没来得及将树枝梢弯下来，把它们编到一起。

我抚摸着小白桦树，心里想道“长得真不错!”这时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突然地从绿色的枝梢间飞出一只小鸟——欧鸲（qú）。

我轻轻地把小白桦树弯下来看看。果然如此，在细树枝的分杈间有个鸟窝，窝里有几个粉红色小鸟蛋。

离开小白桦树，我走到林边旷地的那一头去，悉心观察又飞回窝里去的那只欧鸲。

我想象着现在它一定已经趴下孵蛋了，想象着小鸟蓬起浑身的羽毛，一本正经地趴在窝里，一副有所担心的神色。孵出雏鸟再将它们哺育大，可不是一件容易事。

雌欧鸲趴在窝里一动也不动，雄欧鸲落在附近的树上，大声唱歌。它在按自己的方式，按森林中的方式歌颂幸福，歌颂美好的生活，歌颂爱情。从四面八方，从每一蓬灌木丛里，也都传来同样快活的幸福歌声。

我望着小白桦树，想起了老麋鹿和它的“恶”行，原来它根本没有把小白桦树毁掉，没有破坏森林。结果完全是意想不到的，麋鹿完全是不自觉地帮助小鸟做了个舒舒服服的窝。

一张罕见的相片

谢辽查以优秀的成绩升入六年级时，父亲送给他一个照相机，这是父亲早就答应的。谢辽查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到乡村的姑母家去过夏的时候，把这件宝贵的礼物也随身带了去。在那里，他给所有的小朋友照了相，还给本集体农庄和毗邻集体农庄里所有的居民都照了相。只要有人表示乐意耐心坐在照相机前面，等小摄影家对好光圈、速度和距离，他就给照。

除了人像之外，谢辽查还照了大量的各种动物和植物。她想为学校的少年博物学家小组贴一本相片册。

谢辽查的同班同学米强·柯托夫是最积极的助手。他们俩是邻居非常要好，整天形影不离。

米强家的院子里有个很深的地下室。他们俩就在那间地下室里，布置了个很像样子的摄影试验室。

甚至在太阳顶毒的大热天儿，地下室里都是黑洞洞凉森森的，发出新鲜的潮气和酸黄瓜的气味，

使人感到很舒服。

红灯神秘地照亮一捅桶渍酸白菜和渍酸黄瓜，还有一大堆土豆。土豆已经发芽，又细又长的土豆芽像些朝四面爬去的小银蛇。稀奇古怪的蜘蛛网像花边似的挂在两个孩子的头顶上。

但是，谢辽查和米强这会儿可没有工夫欣赏玄妙的周围环境。他们俯身蹲在一只底朝天扣在地上的木箱旁，木箱上放着装有显影液和定影液的小盆。他们那一张又一张新作从那里面慢慢地诞生。

“时间又长了！”米强不满意地嘟囔道，“我跟你说过，应该用 1/100 秒，可是你放在 1/50 秒上了，瞧这黑糊糊的。这种底片根本印不出相片来。”

“颜色深了点儿，”谢辽查叹着气表示同意，“没关系，咱们再照一张。”

“这……我们照的是什么？是菜园里的向日葵吗？”米强一面仔细看着底片上的黑点和白点，一面问道。

“不是，是阿克西尼亚奶奶和她的几个孙子。”谢辽查难过地回答。

“你瞧瞧！你还说咱们再照一张，我们已经给

她照了三次了，她准不同意再照。”

“准同意，”谢辽查有把握地回答，“咱们一求她，她就会同意的。咱们不是给高斯强大叔照了五次嘛，而且还是骑马照的，那他都忍受了。老奶奶在土台上坐一会儿，有什么难的！”

“这话有理。”米强点了点头。

于是，两位朋友将失败的底片撂在一旁，又洗起别的底片来。

最近几天，他们照了许多相片，简直都来不及洗了。

“不要紧，到了连雨天，咱们再洗吧！”谢辽查说，“现在，我们得充分地利用太阳光。”

两位朋友从早到晚拿着照相机到处跑。

一天早上，他们到树林里去拍鸟的照片。

他们顺着林边的燕麦田走去。燕麦已经割完了，麦束一垛垛地堆在地里。

忽然，两个孩子停住了脚步，因为从田里传来一种低低的汩汩声，好像有一条小溪从那儿流过。

“听见了吗？这是松鸡叫，完全像春天发情集会相斗时那样……”米强说。

“可不是嘛……”谢辽查小声回答。

从麦垛后，他俩悄悄地向落在田里的几只松鸡走去。

但是，没能够走到跟前，还隔得老远呢，松鸡就发现了他们，一下子全飞到树林里去了。

“咱们躲起来等它们！”米强兴高采烈地说，“来，我们现在砍下一些树枝搭个窝棚，明天天亮前就躲进去。松鸡一准还会飞到原来的地方来，这是它们的老规矩，挑好了一块地方，就每天黎明时候飞到那块地方去。”

“春天，它们发情相斗的时候，才那样做呢。”谢辽查回答。

“你刚才没听见，它们又在那样叫吗？秋天，它们也有这种情况。”米强说。

“这些事情，你都是怎么知道的？”谢辽查惊讶地问道。

“我怎么会不知道！去年，我跟着瓦西亚大叔去打过猎。瓦西亚大叔搬到城里去住之前，打了一个秋天的松鸡，他也搭了一个窝棚。我们从窝棚里给松鸡照相，它们能飞到窝棚跟前来。”

“这可太好了!”谢辽查高兴地说。

两个孩子开始在刚才松鸡落下的地方搭窝棚。

他们砍下一些树枝，插在地上，做了个窝棚的架子，然后用稻草挡上四周和顶面。

“好像堆了一垛稻草似的，看不出是窝棚，”米强笑吟吟地说，“松鸡怎么也不会发现我们的。它们准能落在周围，用手都捉得住!”

“用手可捉不住……”谢辽查不相信地反驳道，他简直不敢相信能有这种好运气。

“明天你就看见了。”米强回答。

两个孩子欣赏了一番自己搭的窝棚，就回到村里去了。

那天，他们一张相片也没有照，光为第二天的摄影做准备了。连曝光时间都预先计算好了，晴天用多长时间，阴天用多长时间。因为松鸡可不是阿克西尼亚老奶奶，不会老老实实等他们拍照的，稍微有点儿动静，马上就会飞走。

头天晚上，谢辽查的姑母就给两位小摄影家预备好了吃的东西，在桌上放了一壶牛奶、一盘家里做的土豆奶渣饼。

两个孩子决定半夜3点钟出发，在黎明前赶到窝棚里。事先把一切准备好了，米强到谢辽查家里来过夜。

他们上好闹钟，把灯弄暗了一些，和衣并排躺在沙发上。他们一点儿也不困，每隔一会儿工夫，就轮流跑到门廊里去看看，天气怎么样，有没有要下雨的意思。

终于两个人都有了倦意，可这时闹钟却惊天动地地大响起来了。谢辽查和米强一跃而起，已经3点钟了，该走了。

他们急忙穿好衣服，每人喝了一杯牛奶，吃了一个奶渣饼，又往衣袋里装了一个奶渣饼，拿起照相机走了出去。

夜很静，而且已经有了秋天的凉意。完全不像夏天去钓鱼时那样。那时，一走下门廊，就进入了浓郁芳香的黑暗。那夜色里弥漫着被太阳晒了一天的大地、鲜花和椴树花蜜的气味，而现在只有枯枝败叶的臭味。夜色不太暗，头上的天空繁星密布，星星又大又亮，连草地和灌木上都有星星的银色反光。看得出夏天已经过去了。

两个孩子默默地走到村外，沿着熟悉的路朝燕麦田走去。他们答的窝棚就在那里树林边上。可以看见收割过的燕麦田的灰秃秃的麦茬了，堆成一垛垛的稻草捆黑糊糊的，好像一座座小草房子。两个孩子找了半天，才在这些“小草房子”之间找到他们的窝棚。尔后，他们就钻了进去。

他们坐舒服了一些，把照相机摆好，使镜头冲着西边。因为如果来自东方朝霞的光辉直接照在镜头上，相片就照不好了。

他们把一切安排好，就靠在一起打起盹来，等待天亮。

黎明前起风了，从东方吹来的小风，把田里的干草刮得沙沙地响。但天色仍旧和刚才一样黑。稀稀拉拉的稻草窝棚房顶上有一些隙缝，透过那些隙缝可以看见天上的星星还是那么明亮，真是漫漫长夜啊！

远远地，在树林里，一只猫头鹰叫起来了。不知什么动物在麦茬地里弄得窸窸窣窣地响，大概是一只兔子跑过去了，要不然就是狐狸或者狼。

两个孩子更紧地靠到一起，仔细倾听着黑夜的

这种神秘声音。后来，完全静下来了。两个朋友挤在一起，觉得暖和一些，便不知不觉睡着了，而且睡得挺香。

忽然，不知什么大声喧嚣起来，两个孩子立刻惊醒了。这是什么啊？窝棚里很亮，秋天寒冷的朝霞的光辉，从隙缝里照射进来。周围有什么在动，可以听见轻盈的脚步声和扑翅膀的啪啪声。

两个孩了尽量当心不弄出声响，趴在窝棚墙缝上往外看。

朝霞已经把田里照得一片通亮，田里有一群黑色的大鸟在活动。有几只离窝棚很近，两个孩子可以清楚地看见它们的蓝莹莹的小脑袋、短短的小嘴和红眉毛，这是雄松鸡。另外一些个儿小一些的花不溜秋的鸟，是雌松鸡。

这群松鸡不慌不忙地在麦茬地上走来走去，啄起掉在地上的麦粒吃。有几只飞到干草堆上去了，也在啄燕麦粒吃。从树林里陆续有松鸡一只一只地飞过来凑热闹。

后来，一只雄松鸡仰起头大叫一声，“去弗，希希希希！”声音大得整个田里都可以听见。跟着，它

伸长脖子低下头，叽里咕噜地嘟囔起来，“呜噜噜噜噜，呜噜噜噜噜……”

就好像事先约定好了似的，其他雄松鸡立刻一齐响应。

它们活像在春天发情相斗时那样叫着，迎接初升的太阳。不过，现在它们的歌声已不带有春天那样的挑衅调调儿。它们也不你追我赶地打架，而只是各自伏在地上，发出单调喑哑的呜噜呜噜声。

“快把镜头对准!”米强趴在谢辽查的耳朵上低声说。

谢辽查把镜头对准离窝棚最近的一只雄松鸡，刚想按快门，只听得噼里啪啦一阵乱响，一个灰蒙蒙的庞然大物自天而降，朝雄松鸡落去。

这太出乎意料了，甚至吓得谢辽查一哆嗦。

松鸡吓得魂飞魄散，惊慌失措地朝最近的树林飞去。而在窝棚跟前，在刚才有一只黑色雄松鸡怡然自得地走来走去的地方，现在蹲着一只苍鹰，张着翅膀和尾巴，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被它抓在利爪里的雄松鸡正在拼命挣扎。

“捉住它!”米强大声喊着跑出窝棚。

苍鹰听见喊声，立刻往上一冲，扔下猎物就飞走了。遭到蹂躏的雄松鸡也跳起身来，扑着翅膀，向麦垛跑去。米强和谢辽查跟在它后面紧追。米强已经把手伸出去抓那只雄松鸡了，不巧这时脚下一绊摔倒了。雄松鸡更使劲扑着翅膀，忽然离地低低地飞了起来。

“抓住！抓住！”米强从地上爬起来又在喊。

但是，雄松鸡已经飞远了，它完全恢复了常态，向其他松鸡飞入的树林飞去了。

米强和谢辽查两个人面面相觑。

“跑了，咱们太慌了，”米强喘着大气说，“如果我们沉住气再等一会儿，然后，从麦垛后偷偷绕过去，那一下子就把它们俩一起逮住了。”

“都叫你闹的，”谢辽查几乎要哭出来了，“你跳了出去，大声一嚷，连相片都没来得及让我照，你明白吗？要不然能照多好的一张相片！一只苍鹰抓住一只雄松鸡，而且就在镜头前面，你要知道这种机会，一辈子也只能遇见一次。”

米强不作声还说什么呢？他难受的程度也不亚于谢辽查。

两个孩子默默地回到窝棚里，拿起短外套和照相机。谢辽查刚想把照相机收进皮套子，忽然惊愕得目瞪口呆。

“米强……”他犹豫不决地说，看来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照相机的快门按过了，我什么时候按的？”他不知所措地瞟了伙伴一眼，突然心花怒放得满脸放光，“你知道我什么时候按的快门吗？当苍鹰朝雄松鸡扑过去的时候，由于太突然，我就下意识地按了一下快门。”

“哎，谢辽查，这是真的吗？”米强半信半疑地回答，“咱们快洗出来瞧瞧吧！”

两个孩子飞也似的向村里跑去。

相片照得非常好，相片上的苍鹰栩栩如生，它正要用尖利的爪子抓住猎物。

秋天，谢辽查和米强得意洋洋地把这张相片送到学校里去，贴在“少年博物学家”墙报的显眼地方。

长嘴鱼狗

钓鱼真是一件极有意思的事！有时虽然一条鱼也钓不着，但是在岸边坐一会儿，晒晒太阳，观察一下周围的情景，也挺舒服。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安安静静地坐着。

去年夏天，我到小河边去钓鲈鱼，半天鱼也不上钩。我心里说你等着吧！我要使个计策让你上钩。你不吃蚯蚓，我给你换别的鱼饵。

我脱下草帽，把它当做鱼网，在浅水里捞了一些小鱼。只是没有东西盛它们，我把小桶忘在家里了。

我在河边沙滩上挖了一个小坑，坑里马上蓄满了水。我把小鱼放在小坑里，这成了个挺好的“养鱼池”。

我将两条小鱼代替蚯蚓钩在鱼钩上。试试看鲈鱼吃不吃这种鱼饵？我又等了半天，鲈鱼还是不上钩。我坐在灌木下竟然昏昏欲睡了。

忽然，我看见一只鱼狗从小河上面飞过。这种

鸟仅比麻雀大一点儿，模样儿非常漂亮。肚皮是橙色的，后背是翠绿色的，嘴又长又直像根细棍儿似的。鱼狗用这张长嘴万无一失地捉小鱼。

这只鱼狗飞到我的钓鱼竿前，落在钓竿梢上。它根本没瞧见我，立在钓竿梢上只顾盯着水里看。

后来，它朝下一冲，不是冲进小河里去，而是一直冲进我的“养鱼池”里去了。它从那里衔出一条小鱼，又飞回到钓竿梢上落定。它把小鱼吞进肚里，抖落抖落身上的羽毛，又往我的“养鱼池”里一钻。它又衔出一条小鱼，这回没有吃，而是衔在嘴里飞走了。

唉，真可惜！我真希望它继续在我的“养鱼池”里捉鱼，因为太有趣了。小鱼对于我反正没有什么用，鲈鱼又不吃它们。

我正这样想时，只见我的长嘴“渔翁”又来了。这回不是独自个儿，它带来了一只雏鸟。这只雏鸟还没很好地学会飞呢。

它俩并排落在钓竿梢上。后来，“老渔翁”钻进我的“养鱼池”里，捉出一条小鱼，衔着向雏鸟飞去。雏鸟张开大嘴要求喂它。喂它并不难，食物就在旁

边，一取就取来了。

老鱼狗往雏鸟嘴里塞了两条小鱼。我看见小鱼狗也开始瞧下面了。它瞧着瞧着，猛孤丁向下面扑了过去，一口捉住一条小鱼。然后，飞上钓竿梢把头往后一仰，津津有味地吞下了头一次自己捉到的猎物。

现在不用再等老鱼狗喂了，它学会了自己捉鱼。这不，两只鱼狗一齐捉起我的小鱼来，转眼之间就捉光了。

什么也没有了，我一条鲈鱼也没有钓到，我却很满意，这么有意思的情景难道能常常看见吗?

潜鸟“库依卡”

去年夏天，我是在加列林度过的。我抵达彼得罗查沃德斯克后，到猎人协会去了一趟，告诉他们我是个猎人；并向他们请教，我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才能较好地认识这个地区的大自然。

他们立刻开了个友好的小会，决定建议我到札奥涅加去，也就是奥涅加湖的彼岸。

第二天，我乘上轮船渡过奥涅加湖，来到湖畔的一个小村庄马尔科沃村，就在那儿住下了。

在这一带湖里，到处是树木郁郁葱葱的小岛屿。这种小岛屿足有一百多个，所以当地居民就称它们是多岛。

这些岛屿的景致十分美丽。特别是在晴朗无风的日子里乘船经过的时候，你更会觉得那种美难以用言语来形容。头上是万里无云的蓝天，周围是熠熠闪烁的蓝色水面，到处耸立着绿林茸茸的岛屿。

在岛屿和岛屿之间，是一些弯弯曲曲的串沟，

有的宽而开阔，有的窄而水浅，长满了芦苇和席草。那里是野鸭、潜鸟及其他水禽的真正乐园。

离我们村庄不远的邻近小岛上，有个小村庄叫做吉日村。那里岸边上，东一处西一处地有几座小房子，还有个轮船码头。码头上面的高坡上，有一座用圆木搭的23个圆屋顶的古老教堂。

这所教堂是古代俄罗斯建筑的精彩杰作，被当做古迹，受到精心的保护。

从我住的房间窗口，便可以看见吉日村，因此我时常坐在家里欣赏那里的景色。

不过，景致特别美的时候是早晨。每天在日出之前，我就出发去钓鱼。

古老教堂和墩墩实实的北方住房的轮廓，明晰地呈现在晶莹的玫瑰色朝霞的背景上。

而这一切与湖岸上的巨大的灰色石头、玲珑剔透的远景、枝叶稀疏的老松树、水的溅溅声、湖上阿比鸟的叫声，与阴沉的远北地区的整个景色，是那样的协调……

我站在湖边小船旁，凝望着朝霞怎样在湖上空、在岛屿上空、在这气候严峻的北方地区上空，悄

没声儿地燃烧起来。

天空的边缘越来越明亮，晃得眼睛已不能再朝那里看了。忽然，仿佛火山的熔岩从地平线后喷了出来，一泻而下落进湖里，使湖面上冒起了淡蓝色的火焰。

房屋的玻璃窗都像烧红的炭火一样闪烁起来，太阳从多林的岛屿后面慢慢升起来了。

我赶紧坐上小船，用船桨划着像薄冰一样透明的湖水，迎着朝阳，迎着刚刚诞生的新的一天，向湖里驶去。

在札奥涅加居住的时候，我几乎每天早晨都划船到湖里去钓鱼，一直钓到太阳光不太热的时候才回家。

有一天，我走得比平时远了一些。那天早上，鱼很容易上钩，所以我舍不得回家。

在我附近，一座树木丛生的小岛子上，绿树丛间露出一所小木头房子。

“我到那儿去看看，也许能买点儿牛奶和面包，”我想，“吃点儿东西，再接着钓。”我拔起船锚，把小船朝那所小房子划去。

划到小岛跟前，我看见水边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正在洗衣服。她很客气地和我打招呼，并且愿意给我拿点儿牛奶和面包来。

不到 10 分钟，她就给我送来一壶牛奶和一大块面包，但是说什么也不肯收钱。

“您怎么啦，这怎么能要钱!”她打量着盛在小桶里我钓到的鱼，说道。

桶底上扔着几条小死鱼。

我拾起这几条小鱼，丢在水里。

“可惜我们家的库依卡不在，”那位老大太说，“不然它马上就全拾起来吃了。”

“库依卡是谁呀？”我问道。

“您不知道吗？您不是本地人吧？”

“不是，我是从莫斯科来的。”

“噢，难怪了!”她点点头说道，“我们这儿管潜鸟叫‘库依卡’。您一定看见了湖里有的是潜鸟游来游去。”

“是的，我在这儿看见许多潜鸟。”

‘我们家有过一只驯养熟了的潜鸟，”老太太说，“以前，它总待在小桥附近。当它还是一只雏鸟

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带回家来了。它是在人身旁长大的，所以谁也不怕。”

我对这件事非常感兴趣。我这辈子看见过不少驯养熟的椋鸟、喜鹊、寒鸦、老鹰……但是，驯养熟的潜鸟却从来也没见过，连听也没有听说过。

我请老太太详细讲讲她那个不寻常的有翅膀的“学生”的事情。

“行啊，我很高兴讲给你听。当时，我和儿子柯良每年夏天都住在这儿别墅里。他也爱钓鱼，把什么动物都捉回家来养着。

“一年夏天，我们到 8 千米外的依格罗夫斯基·赫沃斯特岛上去采浆果。那座岛子上满是松树林和林边草地，浆果多极了。

“我们乘的小船经过一个岩石小岛的时候，忽然，有一只潜鸟“扑通”一声，从岩石上跳下水要逃走。它后面还跟着一只小潜鸟，很小很小的一只小潜鸟。浑身还是黑糊糊的，它也从岩石上往下一跳，跟在母亲后面游去。

“我们把小船划到岩石小岛跟前去一看，水上有个潜鸟窝。说实在的那也不像个真正的鸟窝，只

不过是一团去年的枯芦苇，上面凹下去一个小坑。窝里还趴着一只雏鸟。柯良将它拿了起来，它一点儿不害怕，大概太小了还什么也不懂呢。它那模样儿可滑稽哩，怪里怪气的，有点儿像小鹅。它的脚掌跟别的鸟长的地方不一样，长在身子后头，尾巴旁边，用这样两个脚掌可跑不动。

“我们仔细瞧了一会儿，又把它放回窝里。

“忽然，我们看见这只小潜鸟用脚掌蹬了几下，像只蛤蟆似的一蹦一蹦，从窝里蹦到水里去了。它到了水里，就自由自在地游起来。

“我和儿子也把小船向我们要去的那个岛子划去，却发现小潜鸟跟在我们的小船后面，游过来了。我们拍手吓唬撵它回去，可它还是紧跟着。柯良把一只桨抬起来送到它身旁，小潜鸟竟把胸脯趴在桨上，爬了上来。

“我们便把它捧进小船，放在准备装浆果的篮子里带回家了。

“到了家，头一件操心的事是用什么来喂它？

“我们喂它米饭、泡软的面包、奶渣和切碎的煮鸡蛋，它全不吃。我们把它关进笼子里，它就这样饿

着肚子，在笼子里待了一天一夜。后来，柯良从这个跳板上捞了一些小鱼，拿去喂小潜鸟。它一口气吃了 3 条。从那时起，小潜鸟的吃的问题就解决了。不过，它说什么也不乐意待在笼子里。我们在笼子里放了一小盆水，它立刻把小盆打翻了，水也撒了，弄得一身净湿脏乎乎的。它不停地在笼子里折腾，把头从缝里伸出来，眼看要卡死了。

“我对柯良说你别再叫它受罪了。这是水禽，它反正是不能住在笼子里的。你还不如把它放了呢！就放在我们这个岛子的跳板旁边，附近有许多潜鸟在湖里游，也许它能游过去找它们。

“柯良又到湖边来了一趟，捞了不少小鱼，把小潜鸟喂得泡饱的，然后把它放在这个小水湾里了。

“第二天早晨，柯良去洗澡。怎么回事儿，他刚去，就跑回来了？柯良大声叫着，妈妈，妈妈，我们的小潜鸟没有游走！我刚走到湖边，它就从灌木丛里出来了，一直朝我游了过来，‘噼，噼，噼’尖声尖气地叫着，向我要小鱼吃。我回来取鱼网，我马上捞一些小鱼喂它吃。

“小潜鸟就这样在跳板旁边的小水湾里住下

了。柯良每天去捞三四次小鱼喂它。有时他一叫，‘库依卡，库依卡！’小潜鸟马上游过来，盯着他的手看，还一个劲儿尖叫，意思说你给我吃呀！

“起初，柯良照料它，还觉得挺好玩。后来，大概就腻了。小潜鸟长大了，吃多少也没个够。

“最可气的是小水湾里有的是小鱼，特别是太阳把小水湾晒热和的时候，小鱼更多，可是小潜鸟全然不去自己捕食。后来，柯良决定训练小潜鸟潜水，好让它学会自己捉小鱼吃。这真可笑极了！

“柯良脱下衣服，跳到水里去游，小潜鸟就跟在他后面游。柯良游一会儿，就扎个猛子潜入水里。小潜鸟在水上东游西游地到处找，朋友哪儿去了？小潜鸟找了一会儿，把头伸进水里，翻个跟头，脚掌和尾巴露在水外。

“一开始，它怎么也不乐意潜水，后来总算学会了，但是也毫无用处。因为它始终不肯自己捉鱼吃，还跟以前一样，要人用手喂它。如果柯良捞的小鱼不多，没有将它喂饱，它就索性爬到岸上来，像只蛤蟆似的跟在柯良后面蹦跶。

“有一回，跳板上来了一只猫。那只猫常上这儿

来，柯良也给过它鱼吃。那天它来的时候，小潜鸟恰好也在岸上。猫在我家里，和母鸡、母鸭以及其他所有的家禽关系都不错，因此它见了小潜鸟，也想凑到跟前去认识认识，心想这是什么鸟呀？咱们认识认识吧！

“猫刚走到小潜鸟跟前，小潜鸟就伸长了脖子，发出嘘嘘的声音，‘啪’地用嘴啄了猫一下，跟鹅差不多。猫吓坏了，撒腿便跑回了家。从此，怎么叫它到跳板这儿来，它也不肯来了。

“过了一个月，小潜鸟已经长得很大了，但是它总待在小桥附近，不游到别处去。其实也有野潜鸟到这一带来，有时就在附近游啊，叫啊，可是我们的小潜鸟一点儿也不去注意它们。

“只是跟在小船后面游的时候，它才游到小水湾外去。我家的母牛，一个夏天都在旁边的岛子上吃草。我乘小船到那儿去挤牛奶的时候，小潜鸟总跟我一起去。我在岸上挤牛奶，它就在小船旁边游来游去。等我挤完牛奶回到小船，它马上游到我跟前来。我把它抱起来，让它在我怀里趴舒服一些，就那样趴着不动。小潜鸟身子扁扁的活像个馅饼，我

摸摸，又将它放在水里，于是我们就回家了。

“有一次，我和柯良划船到依格罗夫斯基·赫沃斯特岛旁的岩石小岛去。我们就是在那儿拾到小潜鸟的。跟在我们的小船后面，小潜鸟也一直游到那里。

“我们以为也许潜鸟妈妈会看见，把它叫过去，但是那儿一只潜鸟也没有了。

“我向柯良建议，还是把小潜鸟留在原处吧。在那儿，它可以较快地回到野潜鸟群里去。不然，冬天我们拿它怎么办？没有水，它会死的。

“我们等库依卡游到离小船远一些的地方去后，就拼命地划桨，赶快离开那里，只听见湖水在小船尾部哗哗地响。

“库依卡看见了，急忙玩儿命地追我们。显然它怎么也追不上我们，越落越远。可是，后来它忽地往水里一钻，我们再一瞧，它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已离船近一些了。它一次又一次这样潜水追我们……终于在水下把我们追上了。这说明它在水下游，比在水面上游更方便一些。

“就这样，我们仨又一起回家了。

“又过了两个星期，库依卡已完全长成了一只大鸟，食量大得惊人，得不停地喂它鱼吃，简直没法离开岸边了。它自己却怎么也不肯捉鱼，柯良叫它磨得可受够罪了。

“有一次，几个渔人到我们的小岛来，用鱼网捞鱼。那天天气很热，捞起的小鱼都死了，他们把小死鱼扔在水里。

“库依卡看见了，马上从水里拾出那些鱼，全吃了。打那时起，它只要看见打鱼的人拿着鱼网乘船过来，便一直朝他们游过去，缠着要鱼吃。在我们这一带，所有打鱼的人都认识库依卡，都喂它。

“这样一来，我们家的柯良就轻松得多了，库依卡不再叫他伤脑筋了。不过，我们还是很担心，冬天拿它怎么办?

“结果我们也并没采取什么措施，因为库依卡在我们这儿没有住到冬天。

“有一天，一位打鱼的人从狼岛驾船到我们这儿来。库依卡死气白赖地跟在他的船后面游。从此，它就没有音信了，仿佛石沉大海。我们到狼岛去打听过它，那条路可不近，从我们这儿得走 60 来千米

水路。可是我们在那儿也没有找到库依卡，也许最后它还是混进了野潜鸟群，游走了。

“这就是我们的库依卡的全部事迹。”老太太笑了笑说。

向她道谢后，我已经准备划船回到湖里去钓鱼了。

“请您告诉我，”讲上面这个故事的人忽然问，“您知道不知道，潜鸟能活多少年？”

“这，我可不知道。”

“真可惜！”她说，“我一直在等我们的库依卡回来，已经等了两个春天了。看来没有希望了，它不会再回来了。好吧，再见，您到附近来钓鱼时，务必请您到我们这儿来。”

她拿起空牛奶壶，朝家里走去。

我又划船回到湖上。

太阳已开始晒得很热了，还刮起了微微的顺风。

我不想再钓鱼了，扯起船帆，驶回家里去了。

我周围的湖水在灿烂的阳光下闪闪放光，变幻着颜色。鱼儿在水面嬉戏着。几只潜鸟伸长脖子，

高高地仰起有尖嘴的脑袋，在岛边的芦苇丛旁游来游去。我望着这些鸟不禁想道，这群鸟里面，有没有柯良和他的母亲那样爱护备至地哺育大的库依卡?

淡蓝色的宫殿

有那种人——待人朴实、热情，你初次与他见面就会一见如故。

护林员彼得·札哈雷奇便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外号叫“可爱的人”。

人们所以这样称呼，因为这是他最爱用来当做开场白的话。说实在的，这“开场白”对他本人倒是最合适。

我完全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彼得·札哈雷奇的。一年夏天，我打完猎回家，时间已是深夜。赶往我住的那个村庄的路还很远，要穿过一座陌生的树林。我走累了，天却已黑了下来。

“是不是干脆在树林里过夜呢？”我这样想着，“点个火堆，就在这棵云杉树下打个盹？等天亮后，早晨打一会儿猎，就回村里去。”

糟糕的是蚊子太多了，一个劲儿往脸上扑。这一夜的工夫，我还不得让它们给吃了！怎么办呢？

我边走边想，忽然看见旁边有个光亮一闪，便

朝那里走去。到了一块林边旷地上，有一所小木头房子立在旷地当中，那是森林里的守卫室，窗户里亮着灯光。

这不是个过夜的好地方嘛！守卫室里的人准能放我进屋去过夜。

走进小房子一看，这是间很宽敞的屋子。窗口放着一张桌子，点着灯，桌上摆着茶炊。茶炊后面的墙角里，坐着一个小老头儿，正在喝茶。他一看见我就说:“打哪儿来的客人呀？可爱的人，请进来吧！我请你喝茶，就着蜂蜜和树莓果。”

“谢谢你，老爷爷。”我把枪立在墙角里，把背囊和短外套挂在钉子上，坐到桌旁说道，“老爷爷，我是头一次到你们这片森林里来，趁休假昨天才来到小橡树村。我想打打猎、钓钓鱼。”

“好的，好的，”老头儿点着头，给我倒了一杯茶，将盛蜂蜜的碗和装树莓的小篮子推到我面前说，“可爱的人，喝吧！好好休息休息！一定累了。”

我们每人喝了一杯茶，喝第二杯时，就聊起天来了。说得确切一些，主要是我听彼得·札哈雷奇讲他的森林，讲哪儿有什么野兽野禽，应该上哪儿

去采蘑菇和树幕。

“可爱的人，你何必待在村庄里呢？小橡树村离森林和小河都不太近，而我这儿可就在森林和小河旁边。明天，你回村里去一趟，把东西全搬到我这儿来吧！住一个月也行，住两个月也行，爱住多久住多久！你打猎方便一些，我老头儿也高兴一些。”

就这样，第二天回小橡树村，我把东西全搬到老爷爷的守卫室里去了。我在他那儿度过了整个假期．那是多么美好的日子呀！天气一直非常好，每天都是真正夏天的大晴天儿。

我和彼得·札哈雷奇一同日出而起，喝完早茶，带上一些吃的东西，就到森林里去待整整一天。

老爷爷拿着一只篮子。那是他自己编的，设计得很巧妙，篮子用挡板隔作两部分，较大的一半用来装蘑菇，较小的一半用来装浆果。

我带着枪或钓鱼竿。我们就这样一下子分配好了职责，我管野禽、野兽和鱼；彼得·札哈雷奇管浆果和蘑菇。

有时黎明即起，我们就到森林里去了。空气凉丝丝的新鲜极了，洋溢着新割干草的清香味儿。夜

里露水洒遍了林间草地，草地变成了银白色的。树木简直没法碰，你稍微用肩膀轻轻碰触它们一下，露珠便像下雨似的落你一头一身。

“可爱的人，不要紧的，”老爷爷总是笑眯眯地说，“等太阳一出来，马上就晒干了。”

我们往往走到离守卫室很远的森林里去，在长满了欧洲越橘的干涸沼泽地上尽情徘徊。在这种沼泽地上，脚陷在深深的苔藓里，活像踩在羽毛褥子上似的，浓烈的矶踯躅的芳香扑鼻，使人醺醺欲醉。然后，我们走到林边草地上，那里遍地是香气宜人的三叶草和仿佛瞪着大眼睛的白母菊。我们到茂密的树莓丛间去采熟透了的深红色浆果。采这种浆果的时候，必项十分当心；否则，浆果会噼里啪啦掉在地上，只在枝梢上留下一些短短的小白“手指头”。

我们还常到老林区去。那里很久以前伐光了树木，地上到处是半腐烂的大树墩。有许多行动敏捷的蜥蜴趴在那样的树墩上晒太阳，颜色深得几乎是黑色的美丽长吻蛱蝶和色彩鲜艳的大凤蝶，也喜欢落在那上面休息。



我们一走过去，蜥蜴立刻钻进树墩的裂缝里躲起来；蝴蝶却飞到空中，在被毁的林址上空绕来绕去。

有时我们能在树墩旁找到一个熟过了的草莓，活像一滴用糖熬制的浓稠果酱，就仿佛是被这阳光刚刚熬好似的，

我们到阴凉的小白桦树林和白杨树林里去，在去年的落叶覆盖的草丛里，寻找深褐色天鹅绒般菌伞的桦蘑和红色的变形牛肝菌。这样信步漫游的时候，我常常把打猎和钓鱼的事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跟钓鱼和放枪比起来，我更喜欢和老爷爷一起到处走，揣摩他怀着怎样的爱心来仔细观察研究我们周围的一切。

彼得·札哈雷奇什么鸟都认识，一听它们的叫声，一看它们的外貌，就知道它们之中哪一种鸟在哪儿做窝，用什么东西喂雏鸟，对森林有什么益处。所有的獾洞和狐狸洞他全记得。他能精确地说出什么地方有松鼠、灰鼠和貂，麋鹿和小麋鹿在哪儿过夏。他了解森林不亚于了解自己的家，是的，可能森林也就是他真正的家。

多少次我跟着他钻进密林深处，在那里遛达到深夜。老爷爷在森林里从来不迷路，任何时候他都能毫无差错地找到通往守卫室的道路。

有时我们走了一整天，浆果和蘑菇采了不少，可是一只野禽野兽也没有打列。

“可爱的人，没关系，”老爷爷笑眯眯地说，“咱们要肉来干什么？肉对身体是有害的。咱们现在削点儿土豆，跟蘑菇一起饨上，这是最好的一道菜。”

彼得·札哈雷奇热爱并保护一切动物——飞禽、走兽、蜥蜴和蛤蟆。

老人目光敏锐地照看着森林，不让那些到树林里来采浆果和蘑菇的小孩子，破坏树木，捣毁鸟窝，不许他们做对森林有害的事。

彼得·札哈雷奇本人并不是在管束之下做他那份工作，而完全是凭良心。

他从早到晚待在森林里，隔了几十千米远他都能认出每一棵树。他总在忙碌地张罗什么，一会儿检查小树苗，看它们有没有生害虫；一会儿拾枯枝，堆起来烧掉，免得那里面长出小蠹虫；一会儿检查老树，看树干有没有什么地方裂开了，树枝有

没有被风吹断。

对于飞禽和各种小动物，他更是关怀备至，仿佛这不是一座普通的树林，而是自然保护区似的。

彼得·札哈雷奇关心所有的林中居民，而对林中的小劳动者蚂蚁，尤其表示出特殊的兴趣。

老爷爷能在蚂蚁窝旁一坐就几个小时地观察这种有趣的小生物。

“你仔细瞧瞧呀，”他对我说，“这才叫干活呢，从早干到晚！有的拖小干草棍儿，有的搬运小树叶子，有的捉软体动物、捉青虫。它们消灭了多少坏东西，真数也数不清。它们对森林有很大的益处。”

当看到有哪只搬运东西的蚂蚁实在搬不动时，彼得·札哈雷奇老人便拾起一根小树枝或小草茎，小心翼翼地帮助小劳动者克服障碍。这样做时，他嘴里还柔声细语地念叨着：

“小傻瓜，别害怕，我不想伤害你，我是想帮你一把。”

可以说，我在哪儿也没有见过像彼得·札哈雷奇的森林里那样大的、没有被谁破坏过的蚂蚁窝，那真像一些真正的林中宫殿，童话里的高大宅第。

这些蚂蚁窝，很能说明老爷爷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来完成他心爱的工作的。

我在哪儿也没看见过这么多各式各样的鸟和其他小动物。我在哪儿也没看见过这样的仿佛笑意盎然的森林。我觉得这座快活的老森林的神态，就活像老爷爷本人。

我的假期不知不觉在森林守卫室里度过了，到了该回城里去的时候了。我向彼得·札哈雷奇告辞，答应明年夏天再到他的林中小屋里来度假。

可惜，第二年夏天战争开始了，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人们甚至忘记了什么是安宁和休息。

十年后，我才有机会重游那个熟悉的地方。

当重又踏上林中的那条道路，我一直朝彼得·札哈雷奇的守卫室走去，心想老人一定早已不在人世了，那么现在谁住在那里？谁在保护森林连同森林里的飞禽走兽和童话宫殿般的蚂蚁窝？树木渐渐稀疏了，前面是一块林边旷地，守卫室就在林边旷地上。但是守卫室在哪儿？也许我走错了，走到了别的地方？不，我没有走错。以前，那所小木头房子就立在这几棵松树下。一个砖头框架——炉灶的基

部，还有一大堆零零碎碎的烂木头——圆木的碎屑，这便是彼得·札哈雷奇的小房子遗留下来的一切，这便是他留下的全部纪念物！

不对，不是全部！还有一个纪念物，这是谁做的？那正是老爷爷一向关心的那些忙忙碌碌的林中小劳动者做的。

从前，这棵大松树下有条长凳子，晚上老人总坐在那上面休息；现在，蚂蚁在这块地方建起了一座高大的林中宫殿。

走到跟前去看，我甚至忍不住笑了出来。真不错！这所林中宫殿，就是用护林老人的小房子残存下来的烂木屑建成的。

我想道："假使老爷爷能知道，林中居民怎样利用他的老住房的残屑，一定会很满意。"

我在林边旷地上坐了很久，观察着蚂蚁的行为。蚂蚁们在不停地搬运烂木屑，继续改建它们那惊人的住宅。

随后，我又进到森林里面，以前和彼得·札哈雷奇一同去过的那些地方散步。我想看看老橡树，看看獾洞，看看稠李丛生的林中小溪畔。

天已经黑下来时，我才忽然想到回村庄去得走20 千米或更多的路。“不要紧，这座森林里所有的小路我都熟悉。不错，十年里有许多小路肯定都被杂草长满了。不过没关系，总可以想法走回去。”

我费了很大劲才找到大路。顺着大路走去，我又到了原来守卫室所在的林边旷地。可是，那儿怎么有亮光呢？难道说那是火堆的余火？也许有人在那儿过夜？不对．那亮光很奇怪，是淡蓝色的。

拐到林边旷地上，我停住了脚步。我这辈子还从来没见过这种奇观，原来那是蚂蚁的宫殿在放光。它整个好像是用淡蓝色玻璃制作的，从里面发出光来。

不仅是这一座蚂蚁宫殿在发光，而且整个林边旷地上布满了成千成万团发光的“焰火”，仿佛那是从黑黝黝的水塘映照出森林上空的无数颗星星。幽幽星光，不大明亮。

一开始我感到莫名其妙，但过了一会儿，我就明白了，敢情那是散落在地上的烂木屑在放光？

我又仔细看了那座仿佛用水晶建成的发光的林中宫殿一眼，心里说：“这是给予那个全心全意热

爱祖国大自然的人的奖品。他完全配得到这样的奖品。

不容易完成的任务

大家都认为任霓亚是个顶好的朋友，他性格开朗，助人为乐。同学们都喜欢他，乐意跟他要好。

不过，任霓亚有个颇大的缺点，胆子极小。不是说他不敢为了保护弱者，挺身出来和人打架，或者不敢做一种什么难做的体操，不是的！在这方面，任霓亚从来不甘落在同学们后面。可是，如果让他黑夜里到邻近的森林里去一趟，那他就说什么也不肯去了。

“你怕什么呀？”同学们嘲笑说，“在我们这一带森林里，没有强盗也没有狼，你白天不是敢到森林里去吗？”

任霓亚听了，只是难为情地垂下眼皮，用手将他那一头卷发抓个乱蓬蓬。

“我也不是害怕，只不过因为天太黑了，我心里发毛。”他回答。

“你试一试，克服这个毛病，”他的好朋友沃罗嘉劝道，“你克服了一次，克服了两次，以后就

习惯了，要不然你算个什么少先队员呢？”

这还用说吗？任霓亚自己也承认有这个缺点，但改起来真不容易。

有一回，他们几个少年到森林里去采蘑菇，采了满满几大篮子，然后坐在林间草地上休息。

“夏天，树林里真舒服！”任霓亚晒着太阳说，“又暖和，又明亮 l”

“特别是‘明亮’的时候，真舒服!”沃罗嘉调皮地笑了笑，补充了一句。

“你别讥笑人了！这有你什么事？”

“不行，我得管!”沃罗嘉打断了他的话，“我得一直管到你改掉这个蠢毛病为止!”

他坐到任霓亚身旁，搂住任霓亚的肩膀说道：“别生气，你自己好好想想，比方说将来你参军了，派你半夜里去侦察或搜索，那时怎么办？你要丢人的。”

“那完全是另一码事儿。”

“才不是另一码事儿呢！”沃罗嘉激动地反驳“应该从小锻炼自己的意志，以后就晚了。”

“这话有道理，不过怎样锻炼呢？”任霓亚一面

用小刀削去蘑菇的小根，一面愁眉苦脸地说。

“就这么办……给我小刀，”沃罗嘉拿着小刀，走到旁边一棵桦树前，把小刀架在树杈上。“现在给你一个军事任务，今天夜里等你家里人都睡着了，你得悄悄地穿上衣服到这儿来，把你的小刀取回家去。怎么样，你能完成这个任务吗？还是胆小，你不敢来？”沃罗嘉用挑衅的目光望着任霓亚。

任霓亚有点儿发窘。他瞧了瞧周围，整个森林被明亮的阳光普照着，不由得感到奇怪，夜里这儿有什么可怕的。

“怎么样？也许这个任务太重了，你完成不了？”沃罗嘉故意挑逗着他。

“我能完成！”任霓亚坚决地同答。

“这是你——少先队员讲的诚实话吗？”

“是少先队员的诚实话。”

于是，两位朋友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天黑以前，任霓亚根本没有去想今天夜里他必须干什么，但是等到天开始黑下来时，他想起这件事，不由得踌躇不安起来。

整个晚上，别墅里的孩子们都在玩“救命魔杖”

和“捉强盗”。后来，该回家了。

“还记得你的任务吗？”沃罗嘉低声问道。

任霓亚只点了点头，一声不吭地向胡同里走去。他们家的别墅在那条胡同的拐角上，望得见从窗户里射出的柔和灯光。

吃过晚饭，全家人都去睡觉。任霓亚睡在露台上，迅速脱下衣服，躺在床上，熄了灯。在墙那边，爸爸和妈妈说了一会儿话，也就睡着了。万籁无声。

哎，如果现在翻过身去，脸冲墙闭上眼，酣然入睡，有多么美！他何必答应沃罗嘉完成什么任务呢？但既然已经答应了，那就得办到。

任霓亚眼睁睁地躺在床上，望着黑洞洞的花园深处。偶尔吹过一阵小风，把树木摇得窸窸窣窣地响，树木仿佛在低声交谈。“现在森林里还不定多可怕呢！非常非常静，周围没有一个人。”任霓亚光这样一想心就直扑腾，不过毫无办法，该起来了。

他从床上爬起来，迅速穿好衣服，轻手轻脚地不吵醒任何人，走下台阶到了花园里，又出了花园走上大街，别墅里的人都入了梦乡。任霓亚沿熟悉的大街走到了头，然后穿过一小块田地，过了那

块田便是森林。喏，总面就是黑黝黝的森林，黑夜里它是那样的神秘而可怕。

任霓亚走到树下，立刻被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包围了。这种寂静并非是完全没有声音的，恰恰相反，那里面充满了莫名其妙的沙沙声和各种隐隐约约模模糊糊的声音。

任霓亚战战兢兢地朝四面张望着，强迫自己把夜色笼罩下的森林想象成他在阳光下看见的那样，但怎么也办不到！此刻，森林是另一种样子，完全是陌生的！充满了神秘！

灌木丛里，有什么东西窸窣一响，任霓亚吓了一哆嗦，站住了。

一只圆滚滚的小动物跑到大道上。

“这是刺猬呀！”任霓亚乐了，赶快向它跑了过去。夜里，连刺猬的行为都跟白天完全不一样，它是出来捕食蜗牛、软虫、蛤蟆这些猎物。在夜晚的黑暗里，这种小动物觉得更有信心。它并没有像白天那样蜷成团儿，而是往上一蹦，刺疼了任霓亚的手，然后，气哼哼地喘着大气，用鼻子喷着气，继续向前跑去。

任霓亚又往前走，路越来越窄，到了老树墩旁，就应该拐弯，走上一条林间小路了。

这条小路白天很好走，不会被两旁的树枝挂住衣服。可现在呢，两旁的灌木就好像挪近了似的，每往前走一步，都得用两只手推开树枝。

忽然，一团绿莹莹的小火光在密林深处一闪，“是狼吗？”任霓亚紧张得气都喘不上来了，他躲进灌木丛中，屏住呼吸。

“可是，为什么这团小火光不动弹呢？为什么只有一个而不是两个？不对，这不是狼眼睛！这一定是萤火虫！这边还有，还有……”

一只萤火虫就在任霓亚的脚旁，“点亮了它的灯笼”。任霓亚弯下腰，小心翼翼地扯下萤火虫落脚的那片大叶子。但是，萤火虫感觉出了有危险，立刻把“小灯笼”熄灭了，在那片黑不溜秋的叶子上，变得十分不显眼。

任霓亚每往前迈一步，都有不寻常的东西在等着他。

前面树枝间，一只尖翅膀的鸟悄没声儿地飞了起来，又落在旁边小路上，把整个身子伏在地上。

但是，任霓亚刚往前走了一步，它就又飞了起来，在空中绕了几个复杂的圈子，消失在黑暗中。

任霓亚更害怕了，他知道这种鸟是夜里出来活动的欧夜鹰。这种奇怪的鸟的羽毛是软的，跟猫头鹰一样。它的大嘴像蛤蟆似的。欧夜鹰用这张大嘴边飞边捕捉夜里出来活动的昆虫。

森林的那一边，一只猫头鹰怪声怪气地发出哈哈大笑的声音，

得快一点儿，快点儿走到有白桦树的林边草地上就好了！赶紧取了小刀就回家。任霓亚觉得往回走，不那么可怕。

忽然出乎意料地周围一下子变亮了些，“莫非天亮了？”任霓亚大喜，“不对，是月亮。”一轮明月缓缓地从树梢后钻出来，照亮了森林。但是，凉森森的淡蓝色月光并没有使任霓亚放心。正相反，树木下的黑影变得更浓了，更神秘了，好像有谁埋伏在那里等待着他。

好容易到了林边草地前，任霓亚刚想走过去，就吃惊地呆立不动了。从草地那一头的灌木丛里，

传来了微弱的树枝折断的声音。

“这是什么？是狗还是猫？”任霓亚仔细一瞧，一只尖嘴、尖耳朵、长尾巴、跟小狗一样大的小兽，谨慎小心地东张西望着，走到被月光照亮的草地上来。

“小狐狸！”任霓亚认了出来，便躲在灌木间不动，免得把小狐狸吓跑。

在第一只小狐狸后面，又走出第二只、第三只——共有五只。

五只小狐狸打量了一下周围，认为没有什么危险，就玩起来了。它们好像是在玩“追捕”，追上对方后，就咬住对方的耳朵或尾巴，拖着。

第一只想捉住第二只，已经追上它了。可这时第三只跑过去，拦住了它们的去路，趴在地上，守候着。第一只和第二只刚跑到跟前，它便一跳，扑了上去。三只小狐狸滚到一边，在草地上打滚儿。另外两只小狐狸也蹿到它们身上去了。五只小狐狸滚成了一堆，乱成了一团。大概一只小狐狸不小心真咬了另一只小狐狸一口，另一只小狐狸便马上回敬了一口，于是游戏变成了打群架。后来，可能搞清了

是怎么一回事，几只小狐狸就不好意思地散开了。

忽然，五只小狐狸都警惕起来，把小尖嘴转过去，朝着草地的另一头。

任霓亚也朝那里望去。

从灌木丛间跑出一只老狐狸，向小狐狸跑去。嘴里还衔着一样东西，大概是它捉住的一只小动物。

小狐狸马上把母亲围起来了。狐狸妈妈把嘴里的东西撂在地上，自己走到一旁坐上，看着它的孩子们。

小狐狸对母亲送来的东西极感兴趣。它们绕着地上的那件东西蹦跳，但是不敢立刻吃它。也许是它们不饿，想把母亲的那件猎物先摆弄着玩一会儿?

后来，终于有一只小狐狸张嘴咬住了猎物，迅即就传来一阵很响地惨叫，很像婴儿的喊叫声。

母狐狸衔来的小动物从小狐狸嘴边挣脱了，一跳一跳地向灌木丛里逃去。小狐狸个个张皇失措，都没有去追。

这时母狐狸来于预了，它跳了两跳就追上了小

动物，一口叼住，又拖回到小狐狸身旁来。小动物又惨叫起来。

任霓亚看见这个情况，便从隐藏的地方跑了出去，大声拍手。

好家伙，小狐狸赶紧逃呀！只看见它们的尾巴闪动一下，就不见了。

母狐狸扔下猎物，也逃到灌木丛间去了。

任霓亚跑到小动物跟前，只见它吓得趴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任霓亚小心翼翼地把它捧在手里，这是一只小兔儿。任霓亚摸摸它的四条腿，发现都还完整无损，身上也没有伤。显然母狐狸没想咬死它，而是轻轻地衔了回来，为了教小狐狸捕捉猎物。

“算了，你还是捉老鼠吧！森林里和田里有的是老鼠，”任霓亚抚摸着小兔儿被狐狸咬得凌乱不堪的皮毛，说道，“咱俩赶快离开这儿吧。”

于是，任霓亚沿着小路匆匆向林里走去。

任霓亚走到另一块林边草地上时，把小兔儿放在地上，自己走到一边瞧着。

一开始，小兔儿纹丝不动地趴在那儿，活像一

个小土块儿。

后来，它动起来了，竖起一只耳朵，又竖起第二只耳朵，把两只耳朵晃了晃，用后腿站了起来。突然，小兔儿举起两只前爪洗起脸来。洗完脸，又朝四面张望一番，然后不慌不忙地一跳一跳，跳到灌木丛里去了。

“你就在这儿走走吧！我休息一会儿，看着你，免得你再被狐狸捉去。”任霓亚坐在一个新割的干草垛上说道，接着他往干草垛上一躺，心旷神怡地闻着即将枯萎的野草和野花的香味。

“森林里真舒服！”这时，他忽然想起沃罗嘉的话，便笑了起来，心里又加了一句：“不光是白天‘明亮’的时候舒服！”

任霓亚愉快地感觉到，他一点儿也不害怕了。当观察小狐狸，并且救小兔儿的时候，他自己都没觉出什么时候胆子变大了。现在他已经不明白，为什么以前不敢夜里到森林里来？其实，这还是白天那座森林，只是有许多夜里出来活动的林中居民，在过着另一种神秘的生活。

任霓亚躺在干草垛上，仰面朝上凝望着天空。

黑洞洞的天空显得特别深邃，一轮圆圆的明月像童话里的圆面包似的在放光。

“这是一只狗熊，它跑过去咬这个圆面包。”任霓亚望着一朵形状奇特的云想道，这朵云马上就要遮住月亮了。

但是，任霓亚没能看到结果，不知道狗熊会不会咬住圆面包，不知为什么他的两只眼睛微微地闭上了……

……等他重新睁开眼睛时，天已经大亮了，而且很凉，整个林边草地被白茫茫的大雾笼罩。太阳光已从茂密的桦树叶间射了下来，雾被明亮的晨曦穿透了，轻轩地摇动着。

任霓亚没有等雾消散，就兴致勃勃地闯进雾里去了。这透明的潮乎乎的昏暗，是已经逝去的黑夜留下的一点儿残余。

任霓亚从雾里出去后，精神爽快地顺着小路大踏步走去。森林里，前后左右都有鸟儿在唱歌，欢迎新到来的又一个晴天。歌声多种多样，异曲同工。林中医生啄木鸟已在患病的树木上敲着，在树皮下寻找小蠹虫。远远地，一只布谷鸟叫了起来，告诉任霓

亚，它将幸福地生活许多许多年。

“得快点儿回家，在爸爸妈妈起床之前赶到家，免得他们担心，不知我哪儿去了。”任霓亚这样想着，便加快了脚步。

任霓亚走到家门口时，才忽然想起他是到森林里去完成任务的，可竟没有完成——他忘了取回自己的小刀了。

但是，任霓亚想到这件事时，只笑了笑。因为现在他已经完全有把握，这样的任务他随时都能毫不为难地完成。

意外的助手

我曾经在高加索旅游，了解高加索的大自然，了解那里资源丰富的动植物。

从一个小火车站——柯查赫站，我顺着白河的河谷向上游走去，进入了高加索山脉支脉的深处，抵达小村庄——古杰利普里村。

山脚下水流湍急的河边，立着几所漂亮的小房子，那里便是高加索北部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所。我决定在那儿住一两个星期，在自然保护区的森林里游览一番。那些森林里有许多有趣的珍贵动物。它们在自然保护区内找到了安全的住所，受到人类的保护。

但是，在难以通行的茂密丛林里，待别是在树木还没有落叶的时候，怎样才能看见它们呢？谁能帮助我找到一只万分小心的貂，或者从走不进去的密林里吓出一只罕见的山地松鸡？我到附近山上的森林里去了好几次，观察了那里的奇异植物，但可惜几乎一只动物也没能看见。只听见到处有哇哇乱

叫的松鸦，再就是偶尔可以听到森林里有忙碌的啄木鸟在大声咚咚地敲。

“莫非这次到自然保护区来，我竟观察不到这里的动物？”从林里回住处时，我不由得懊丧地想道，“我要写高加索的飞禽走兽，莫非竟不能亲眼瞧瞧，而只能凭目睹者的叙述来写吗？”这样间接地写太没劲了，因此我一次又一次想法看到它们，但全是白费力。

在自然保护区里艰难地跋涉了一天之后，第二天早晨我醒得很早。太阳还没有从山后面升起，攀着森林的树梢，山峰下飘浮着一片片瓦灰色的雾。但天空晴朗无云，预告着这天天气会非常好。

门廊前的小花园里，百花争艳。附近草地上，摆着几只蜂箱。我观察着头几只蜜蜂怎样从蜂箱里爬出来，伸展开小翅膀很快地向远处飞去，有些就飞落在离得最近的花朵上，钻进被夜露浸湿后还没有干的花萼。

我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热气腾腾的，屋旁的树木刚有一点儿开始发黄，就像被 7 月的烈日烘烤过一徉。但是，我只要抬眼朝远山望去，立刻就意识

到这已经不是夏天，而是秋天了。山脚的森林还是碧绿的，可是越往上黄色和红色的斑点越多，到了山顶，树木就完全是鲜黄色和橙色的了。只有松树和冷杉还像些墨绿的刷子，颜色比其他树木深得多。那一片片雾，正是攀着它们向上升腾。

我凝望着山景都望得出了神。有谁轻轻推了一下我的腰，我甚至吓得一哆嗦。我回过头去，看见门廊里有一条狗，就坐在我的身旁。看上去那是看家狗和猎狗的杂交种。它微微地弯着前爪，用抱歉的目光直视着我的眼睛，砍短了的尾巴不断在门廊地板上敲打。我摸了摸，欢喜得它浑身发抖，依偎在我身上，伸出湿漉漉的粉红色舌头舔舔我的手。

“瞧，主人不在家它寂寞了。”一位老工友走过门廊时站住了，说道。

“它的主人在哪儿？”

“不干了，回家去了，他的家在哈梅希基。看来，把这条狗落在这儿了，瞧它现在不知在哪儿安身好了。”

“它叫什么名字？”

“叫阿尔玛？”老人向板棚走去，边走边回答。

我拿出一块面包喂阿尔玛。它大概饿极了，但还是斯斯文文地把面包接过去，衔着跑到附近一棵丁香树下。吃完又回来了，盯着我的眼睛，好像想说：“再给我一点儿吃吧！我太饿了。”后来，它吃饱了，欢欢喜喜地躺在我的脚旁晒太阳。从那一天起，我和阿尔玛之间就建立起来了牢不可破的友谊。可怜的小家伙准是把我当做它的新主人，跟在我后面寸步不离。

“那只狗很聪明，受过训练，”村里的人这样夸阿尔玛，“能够帮人找飞禽，也能够帮人找走兽。它的主人是个猎人，全教会它了。”

有一回，我和自然保护区的观察员阿尔贝特俩决定到山上去。阿尔玛察觉我们准备出发到什么地方去，便兴奋地在我们脚下乱转起来。

“带它去吗？”我问道。

“当然带去，”阿尔贝特回答，“它找飞禽走兽，可比我们快多了。”

我们很快收拾好东西，拿了望远镜和一点儿食物，就动身了。

阿尔玛快快活活地跑在前面，但是并不远远地跑进森林里去，

一出村庄就是山坡，阿尔贝特知道我完全不会爬山，所以走得非常慢，但我还是觉得他在跑。后来，大概我的伙伴感到，像我这样慢慢吞吞地走，实在受不了啦，便在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

“您往前走吧，”他说，“我抽会儿烟，就去追您。”

我们就用这种独特的方式上山。我举步艰难地慢慢往上攀登，阿尔贝特坐在石头或树墩上抽烟，等我走到离他有 100 米或 200 米远的时候，他才站起来，几分钟就追上我了。追上后，他又坐下来抽烟。我们爬到第一个山口时，阿尔贝特给我看看空了的香烟盒子。

“您瞧，”他笑道，“我为了您抽了一盒烟了。”

后来，我们走进一片冷杉林。林里安静而晦暗，不时地有几只山雀在树顶上吱吱叫几声。

忽然，一阵很响的犬吠声使我站住了。

“这是阿尔玛在叫，它不知找到什么动物了，”阿尔贝特说，“咱们去瞧瞧。”

我们走了 20 来米，便看见阿尔玛了。它坐在一棵高大的冷杉下，眼睛盯着上面，一个劲儿叫。

“灰鼠，喏，树枝上趴着一只灰鼠。”阿尔贝特指给我看。

可不是嘛，在离地 5 米高的一根靠下的树枝上，趴着一只毛蓬蓬的灰色小兽。它不安地抖动着尾巴，气哼哼地对狗发出“喀嚓，喀嚓，喀嚓!”的声音。

阿尔贝特走到那棵树前，用手轻轻地敲着。一秒钟内，那只灰鼠就像支箭似的顺着树干向上飞去，躲进繁茂的树冠看不见了。但我已经用望远镜把它看清楚了。它的毛皮完全是灰色的，不像我们莫斯科郊区的松鼠那样是棕黄色的。我极感兴趣地仔细端详了一下那只灰鼠。以前高加索只有个儿比我们那儿小一些的松鼠，高加索灰鼠毛皮是棕灰色的，质量非常次。当地的猎人不猎取高加索灰鼠。但是，最近几年来有关方面运来了一批阿尔泰灰鼠，在高加索和提别尔德放养。这种灰鼠的毛皮非常漂亮，是银灰色的。这种小动物在新地方以惊人的速度繁殖起来。它们一直迁移到了提别尔德境界外很



远的高加索森林里。现在，不仅在高加索北部有的是灰鼠，在南部也有的是了。当地的猎人已可以靠打灰鼠为生了。

我们叫了阿尔玛，又离开那棵树向前走去。过了不到半个钟头，它又看见第二只灰鼠，叫了起来。后来，又看见第二只、第四只灰鼠。不过，我们倒也不需要绕过去叫阿尔玛，只要吹几声口哨，它就回来了。

但是，过了一会儿，阿尔玛又在林里大声叫起来。

这次，我们怎么吹口哨也叫不回来。

阿尔贝特仔细地听着，“这一次，它叫得太厉害了……不像是灰鼠，也许它找到一只貂？”

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又从小路上拐出去，从繁茂的杜鹃花灌木丛间钻过去，走到林边草地上。草地中央有一棵百年老冷杉树。阿尔玛就在这棵树下来回乱转，浑身的毛都竖了起来，气喘吁吁地一个劲儿发狠。

我们走到老冷杉树下，仔细察看它的树枝。我发现在两根粗树枝分叉的顶上，有个棕灰色的玩

意儿，又像是鸟窝又像是树上的木瘤。树枝朝下耷拉着，挡着视线。我从背囊里掏出望远镜，朝上面看了一下，又急忙把望远镜交给阿尔贝特。

他也把望远镜瞄准树顶上的黑玩意儿，瞧了一眼，马上把望远镜还给我了。他四面张望了一下，从肩上摘下卡宾枪，用望远镜很容易看出有一只小熊躲在树枝间。它用两只前爪抱着树干，在聚精会神地盯着树下的狗。

“咱们趁早快走吧!”阿尔贝特捉住阿尔玛，用皮带系上它说道，“不然，等会儿你可别抱怨。”

“这不能帮助我们吗? ”我指了指卡宾枪，问道。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当然能帮助我们，”阿尔贝特回答，“不过，要知道自然保护区里是不允许打野兽的。再说，要是把母熊打死了，这个小家伙怎么办？它还是个小娃娃，你瞧它爬在树上那个模样儿。”

我们急忙离开林边草地。等走远了，我们听见从冷杉树顶上传来了刺耳的尖叫声，响极了，很像小孩子的哭声，是小熊在叫它的母亲。

“别嚷了，忍耐一会儿，马上就来。”阿尔贝特笑

着说。

真的，隔得老远，已可以听到身子很沉的野兽踩在枯树枝上发出的噼啪声和惊慌失措的咆哮声。

我们赶紧走开，以免妨碍这个虽动人但对外人来说不会太愉快的场面。

我们往山坡上爬得越高，在林边草地和洼地上就越常看到在冷杉之间有高山槭树。林边草地上密密丛丛地长满了杜鹃花，从小路上简直走不出去。忽然，阿尔玛蹙起鼻子来闻了闻，但并没有像找到灰鼠时那样拼命跑过去。相反地，它伸长了全身，小心翼翼地从蔓延在地面上的柔软的植物茎之间悄悄走过去。我们艰难地钻过杜鹃花丛，跟在阿尔玛后面。我们非常想知道它是闻到了什么动物的气味？为什么不跑过去，而是这样当心地悄悄走过去？

阿尔贝特从肩上摘下了卡宾枪，以防万一。“是不是熊？它很乐意躲在杜鹃花的灌木丛间。”但是，狗未必会用这样一种奇怪的方式，像一只猫似的跟踪寻找熊。

阿尔玛忽然在无法通行的茂密从林中停住了，像个木雕泥塑狗似的一动也不动。毫无疑问，这只

猎狗是发现了猎物，在踞地作势。

我命令道:“前进1”

阿尔玛立刻往前一冲，于是从灌木丛下噼里啪啦飞出一只山地松鸡。飞的时候，它很像我们那里的普通雄松鸡，只是个而稍小一点儿。那只山地松鸡低低地从丛林上面飞了过去，消失在白桦树林里。阿尔玛又是站着不动，后来转过头看看我们，好像在问:“你们为什么不放枪？”

“不能放枪,”我摸了摸阿尔玛,“你要知道，我们这是在自然保护区。”

阿尔玛当然听不懂我的话。那天，它一会儿给我们找到一只灰鼠，一会儿给我们找到一只小熊，每次我们都把它叫了同来，显然这不是我们要找的动物。终于，它找到一种不应该叫着追踪的动物，而是必须悄悄地向那只动物走过去，阿尔玛便那样做了。它听到“前进!”的命令后，冲向前去，撵出那只野禽后，自己又停住不动了，完全按老主人教它的那样做了，但不知为什么新主人没有开枪？阿尔玛显然感到莫名奇妙了，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也无法向它解释清楚，我们也不需要打死什么，只需要看一看——在这个森林自然保护区里，居住着哪些种属的飞禽走兽。在这方面，阿尔玛给我们帮了大忙了。我利阿尔贝特都很满意，不过我们这位四条腿助手的打猎热情却完全没有得到满足。因此，在回去的路上，阿尔玛几乎一只飞禽走兽也不再找了，反正我们也不开枪打。阿尔玛无精打采地跟在我们后面慢慢走回家。

这一次游山，对我来说是一件大难事，我累得筋疲力尽地坐在门廊上。阿尔玛在我身旁坐下，用忧郁而专注的目光望着我，仿佛想猜出究竟想叫它干什么。后来，它犹犹豫豫地站了起来，看了看房门。我把门给它打开了。

阿尔玛跑进屋里去，转眼之间又回来了，嘴里衔着我的软底便鞋，好像在问:

“也许你需要这个？”

“真聪明!”我喜出望外，便脱下一只沉重的登山皮靴，换上轻便的软底鞋。

阿尔玛匆匆地跑进屋里去，又衔来另只鞋。我摸摸阿尔玛，爱抚了它一番。

“原来他需要这种野味儿。”大概它这样想了，因此把一样一样的东西，都从屋里给我衔了来——袜子、手巾、衬衫什么的。

打那时起，它简直使我哭笑不得。我只要一忘记锁上房门，阿尔玛就跑进去，给我衔一件衣服出来。它就像这样整天想讨好我。夜里，它睡在门廊里，守着我的房门，不许任何人进屋里去。

但是，不久我们的友谊就不得不结束了。我必须离开杰利普里到买柯普，从买柯普再到高加索南部的自然保护区去。我决定把阿尔玛带走，在路过哈梅希基的时候，交给它的老主人。

我们终于出发了。路非常难走，我把行李放在大车上，自己在前面步行。阿尔玛兴高采烈地在路旁跑着。

已经可以看见盆地上的哈梅希基了。

“阿尔玛见到它的老主人时，会怎样表现呢？”我不由得怀着一点儿忌妒的心情想道。

村旁有一所小白房子，他就住在那里。我们走到房前时，主人正在那里拾掇一辆马车。他听见车轮声，便转过身来，看见了阿尔玛。

“阿尔玛，你从哪儿跑来了？”他欢喜地叫道。

阿尔玛停住了一秒钟，忽然飞也似的向主人跑去。它尖声叫着朝老主人的怀里蹦高儿，显然是不知道怎样表现自己的快乐才好了。后米，阿尔玛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转身跑回我们的大车前，跳了上去，我还没来得及搞清是怎么回事儿，它已经衔起放在干草上的我的帽子，给主人送去了。

“哎呀，你这个坏家伙！”我笑道，“现在把我的东西拿跑了，快还给我！”

我走过去，向阿尔玛弯下腰，想从阿尔玛嘴里夺回自己的东西。哪知阿尔玛把我的帽子放在地上，用爪子紧紧地按住，龇着牙恶狠狠地对我怒吼起来。这真使我大吃一惊。

“阿尔玛，你怎么啦？不认识我啦？阿尔玛！”

阿尔玛当然认出我来了。它伏下去，一边摇它的半裁短尾巴，一边抱歉地望着我的眼睛，好像在要求我原谅。不过，帽子还是不肯给我。

“可以给，给他吧，给他吧！”主人许可它了。

这时，阿尔玛才快活地尖叫一声，让我取回了自己的帽子。

我摸了摸阿尔玛，它还是那样温存而友好地望着我。但是，我觉得现在它已经找到了真正的主人，对真正的主人它是绝对服从的：

“这只狗真聪明！”我已不再觉得难过了，虽然阿尔玛这么轻而易举地就用别人来顶了我。但是，那个“别人”喂大了它，训练了它，教会了它许多事情，因此它把自己忠诚的爱永远地献给了他一个人。

林中移民

清晨很冷，小雨濛濛。但是午饭后，忽然雨过天晴，出了太阳，天气立刻又暖和了。

谢辽查赶紧拿了钓竿和蚯蚓罐，跑去找他的朋友维加一同去钓鱼。

刚走到半道，他们就碰见了，原来维加也正拿着钓竿来找谢辽查。

“太好了!”两个人都乐了，“我们干什么都意见一致，那就别耽误时间!”

两个孩子彼此使了个眼色，兴高采烈地向村外的河边走去。

小路像轧过似的那么硬实，通向繁茂的柳丛。两个孩子费劲地从戳人的树枝间钻过去，到了河岸上。

深而宽阔的河流展示在他们面前。

“维加，你瞧，河水完全是蓝色的，”谢辽查说，“快到秋天的时候，总是如此。”

维加也打量了一下蔚蓝的河水和漂浮在岸边

的第一批黄叶，板着面孔回答道："是的，夏天过去了。现在游泳、钓鱼，全告一段落了……"

两个孩子爬到一棵大柳树下，从树枝间拿出两根自制的船桨，又解下拴在一棵爆竹柳下的平底船，乘坐它逆流而上。小船朝陡岸下的一个隐蔽地点划去。那个地方他俩非常熟悉，在那儿很容易钓到大鲈鱼，有时还可以钓到小鳊鱼。

小船到了陡岸下面，两个孩子用一根绳子栓上一块大石头，抛到河底，以代替船锚。小船立刻停住了，在缓缓流动的水面上轻轻摇摆着。

维加从容不迫地打开渔具，往鱼钩上套鱼饵的时候，谢辽查已经抛出两根钓鱼竿的钓丝了。

"你别这么磨蹭!"他不耐烦地对朋友说。

后来，维加也把一切安排好了，抛出了钓竿的钓丝。坐舒服了一些，两个人开始等鱼上钩。

他俩一方面盯着漂子，一方面不时偷眼看看周围的辽阔河面。这河面已像秋天的样子，洁净得如同玻璃。被水冲刷的左岸很陡，上面长满了树木。一棵棵老桦树和老松树仿佛在顺着粘土质的斜坡走向河边。它们用露在外面的钩子般的树根抓住河岸

的突出部。在旁边松软的滑坡上，勉勉强强地生长着一些小灌木，这些树木还都是绿的。只远远在河岸的弯曲处，孤零零地立着一棵通红的花楸树，活像无风时篝火的火焰，这是即将来临的秋天的头一个报信者。

右岸上是草场，从那里更可以看出秋天真的快要到了。高茂的草早已刈完，堆成了垛。在平坦的草场上，那些草垛仿佛在召唤孩子们爬到它们上面去，从由花草堆成的小绿山上往下滑。小绿山香喷喷热乎乎，还散发着已经逝去的夏天的气息。

“你看，那是什么？是云还是烟？喏，喏，就是草垛上面！”谢辽查说，“动得快极了！”

“我看见了。”维加点点头说道。

他们俩望着那奇怪的云，它正贴着地面朝这边飞来，越来越大，越来越近。

“是鸟！一群鸟！”维加先看清楚了，“好家伙，有多少呀！朝这儿飞过来了。”

鸟群果然在向河边飞来。鸟的数量多极了，足有好几百只羽毛颜色很深的小鸟。它们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飞，彼此几乎都要碰到了。

那群鸟一飞到河边后，仿佛听从一个号令似的拐了个大弯，又在空中绕了一圈，然后僻里啪啦闹闹哄哄地落在沿岸的乔木和灌木上。立刻，周遭喧响起鸣叫声、尖哨声。

“是椋鸟！椋鸟!”两个孩子高兴地说，“它们集合成群，准备飞到南方去了。”

“这儿还有一个旅行家。”谢辽查笑道，他用手抓住一根在空中飞过去的蜘蛛丝；蜘蛛丝的一端有一只小蜘蛛。

谢辽查抬起手。

一阵微风从他的手指头上吹走了那根轻盈的蜘蛛丝。蜘蛛丝又远远地飞走了，飞过小河，飞向生长在岸上的柳丛。

它一定会挂在树枝上停留在那里。

“秋天，小蜘蛛就用这种办法从窝里搬到各处去住，”谢辽查说，“我爸爸给我讲过，这才有意思呢！小蜘蛛爬到植物茎的上端，放出一根蜘蛛丝。风托住蜘蛛丝，携往远方，小蜘蛛便像挂在降落伞下似的飞着。它落在哪儿就在哪儿过冬。”

“这办法真巧妙。”维加称赞道，“你看，河面上

空有多少蜘蛛丝在飞，这么说所有的蜘蛛都在旅行吗？”

“当然。”谢辽查回答道。

“那边，是什么在水里游？”维加忽然指着水里朝小船漂过来的一些黑点，问道。

“大概是叶子，或者小树枝……”谢辽查答道，“快看，你的漂子动了！”

维加钓起一条大鲈鱼。被拖上小船后，大鲈鱼才从钩上挣脱，在船底上拼命乱蹦差一点儿逃掉。

两个孩子将鱼放进水桶里，然后又仔细看看河面。这时他俩吃惊得差一点儿叫出声，隔得老远时，那些他们以为是漂在水上的枯叶，实际上是一些小动物。那些小动物想从有森林的岸上，游到有草场的岸上来，但是水流得太急了，把它们冲得顺流而下。

小动物很多，一只一只从水里探出颜色很深的小脑袋，浸湿了的长尾巴像树枝一样翘在水外。

“松鼠，”当河水把几只小动物送到离小船近一些的地方时，维加轻轻地说，“是什么把它们逼得跳进河里了呢？”

“大概它们是要搬到食物多一些的另外一座森林里去。”谢辽查目不转眼地盯着那些在河里游的小动物，也低声回答。

“瞧，这只浮不上来了！”维加突然嚷了起来，“马上要淹死了！那一只也是！已经呛水了！”

“咱们快给它们帮帮忙！用小船把它们载过河去吧。”谢辽查立刻决定。

“咱们快给它们帮帮忙吧！”

两个孩了把沉在水底的大石头拉了上来，小船便开始慢慢地顺流漂动。

维加赶紧抄起船桨，划了起来；谢辽查站在船头上，手一拿捞鱼网，动作灵活地把水里的松鼠一只一只捞起，放在小船里。

松鼠的毛湿透了，累得疲惫不堪，完全不想从小船里跳出去。它们只跑到船尾，离人远一些，蹲在板凳和船边上，挤作一堆。

“咱们把它们先送上岸吧，不然，都没地方放了。”谢辽查喜形于色地说，“瞧它们有多挤！马上要掉进水里去了。”

维加使小船的船尾靠了岸。松鼠马上跳出小

船，离开河边，向刈过的草场上跑去。

“准是到那一片森林里去，”谢辽查指着远处的蓝色山峰说，“这条路可不近，至少有十来千米。”

“是的，真是艰苦的旅行。”维加回答。

两个孩子又开始帮助其余的松鼠渡过这条水深的河。

他们忙了一个多小时，可是水里的松鼠还不见少，住在左岸森林里的松鼠，好像决定全体搬到右岸的草场上去。它们要跑几十千米路，去找球果、橡实和榛子、胡桃多的森林。

好容易才帮这批小移民全部完成了它们危险的渡河旅行，水里一只松鼠也没有了。

两个孩子活动着累得发酸的胳膊，轻松地喘了口气。

“这活儿可累死人啦!”谢辽查笑嘻嘻地说。

“是的，我们干的时间还真够长的。不过，我们救了多少只松鼠呀!”维加回答，“它们怎么知道，河那边的森林里食物多一些呢？”

“这……它们怎么知道？”谢辽查说，“也就是瞎碰运气呗……走，咱们划回家去吧！幸亏这回是顺

流而下。”

维加又抄起桨。

“等一会儿，还有一只。”忽然，他又看见一只松鼠在水里游，便说道，“咱们将它捞起来。”

维加还没来得及把小船掉过头去，只见一只正在河上空盘旋的老鹰，像块石头似的落入水中，然后用利爪抓住那只松鼠，沉甸甸地又飞了起来。

在这一瞬间，两个孩子拼命大叫起来，吓得落在灌木丛上的椋鸟都轰地飞上了天，从河边逃走了。

老鹰也被他们的喊叫声吓了一大跳，便丢掉猎物，匆匆逃进森林。

显然，松鼠已被凶猛的老鹰抓伤了。它落进水里后，又游了起来，但是现在它的动作笨拙，眼看要下沉了。

“咱们来不及救了，它会淹死的。”谢辽查紧张得上气不接下气，低声说。

他手拿捞鱼网，站在船头上，那副神气仿佛准备跳进水里去救那只松鼠似的。

维加咬紧牙关，使出全身力气来划桨。

“快点儿，快点儿！”谢辽查来来回回地说，“来不及了！”

等到他们把小船划到离松鼠只有两步远时，松鼠已经筋疲力尽了，它绝望地用小爪子扑腾了几下，便消失在水下。

刚才那个林中小旅行家还在游着的水面，泛起了一圈波纹。

“淹死了！”谢辽查一边嚷，一边试着用捞鱼网伸进水里捞了一下，竟把它从水里捞上来了，“这就是它！捞到了！”他大声喊着，声音都变了。

维加扔下桨，把身了转过去看。

只见谢辽查的捞鱼网里，有个活的小动物在动弹。

两个孩子轻轻地把软弱无力湿透了的松鼠拿了出来。

谢辽查脱下短外套，铺在船尾上，把救起的松鼠放在外套上。

两个孩子感到高兴的是，这只松鼠虽然差一点儿淹死，但是很快就恢复过来了。

它站了起来，抖抖身上的毛，后来坐舒服了一

些，开始用前爪把水从湿透的毛里和粘在一起的长尾巴上挤出来勃

“咱们把它带回家去吧，”维加说，“显然它已经累得够呛了，再说它也被别的松鼠落下太远了。今天夜里，让它上哪儿去找它们呢？”

“行啊，咱们把它带回家去吧!”谢辽查表示同意。

于是，两个孩子就回家去了。

天很快就黑下来了，下起了雾。头顶上空已亮起了星星。它们一点儿也不像闷热的仲夏夜的星星，而是星光成放射状的秋天的星星，星光活像一些落在枯萎草地上的金针。

谢辽查和维加把小船划进村庄时，天已经黑了。

到家后，他们把松鼠关进笼子。一夜的工夫，它完全歇过乏来了。第二天早晨，孩子们把它送到河对岸的森林里去放了。

长嘴林鹬

森林的树叶已全部脱落。连日阴云密布，但是没有风，真是名副其实的晚秋天气。在这种时候，很适于穿上暖和的短外套和高腰皮靴，带上枪去打猎。

这种昏暗的秋日，会使人感到一种特别的情趣。走在林中小路上，两旁是小桦树、小橡树、小山杨和榛子树，周围一片寂静。听不见鸟的鸣叫，也听不见树叶的窸窣声，只偶尔有一颗熟透了的沉甸甸的橡实，“啪”地一声落在地上。

光秃秃的树枝上挂着颗颗露珠，那是夜里下雾留下的痕迹。大自然仿佛在沉思，仿佛在静候严冬的来临。那时，松蓬蓬的大雪将把大地整个覆盖起来，给冻透了的光秃秃的森林穿上皮大衣。

眼下，森林还是透亮的，闷闷不乐地立在那里。

从没有树叶的纤细树枝空隙间望去，可以望得很远。

呼吸着秋天的清新空气，胸中感到很轻松，因

此就想沿着铺满黄叶的潮湿小路，不停地往前走去。一边走，一边不时地看看两旁树木上残存的深褐色叶子，还有或由于太老，或因被雨水浸泡，菌伞完全膨胀起来的蘑菇。在倾听秋季森林的这种敏锐的沉寂时，会听得耳朵里呜呜发响。

我不止一次携带着枪，在秋天的这种日子里，在我的猎狗朋友卡罗的帮助上，寻找藏在灌木丛下的长嘴林鹬。

晚秋，正是打这种野禽的好时候。它们准备飞到南方去，便飞出僻静的密林，来到比较开阔的林间草地或林边旷地。这个时候，在我们这一带地区的森林里，长嘴林鹬明显地变多起来。除了当地的林鹬之外，还有从北方飞来的。

天气还暖和的时候，林鹬不着急飞到南方去，暂时留在我们这儿作客。有时这种野禽多极了，猎狗几乎走到每一棵灌木前，都要踞地作势。可是过个一两天，在这些地方就一只林鹬也找不到了，它们已继续南飞了。

林鹬不在白天飞行，而是在夜里，因此看不见它们怎么一下子突然全不见了。

我就碰见过这种情况。头一天，我还赶上林鹬成群出现，可是只过了一天，就一只也找不到了。我带着卡罗，找遍了所有隐蔽角落哪儿也没有。没有办法，看来它们是夜里飞走了。我们只好一无所获地回家去。

我们走到一条伐树辟出的林间小路上。卡罗从容不迫地小步跑在前面。

突然，卡罗朝旁边一跳，仿佛有个隐身人揪了它脖子一下似的。它跳过去便踞地作势，一动也不动了。

我马上明白了，卡罗发现了野禽。野禽身上的气味像磁石一样把卡罗吸了过去，使它停住不动。我准备好放枪。

“前进!”

卡罗往前迈了一步，又迈了一步，然后又停住不动。可是野禽还没有飞出来。

我走近了一些。

“前进呀!”

卡罗紧张得直发抖，屈起四条腿伏在地上，仿佛想蹦过去的样子，但是又一动也不动了。

“它在哪儿？快撵出来！”

卡罗兴奋得把全身都伏在地上了。

我仔细一看，在叶丛之间，就在卡罗的鼻子前面，有个花不溜秋的小圆团儿，原来是一只林鹬。这只林鹬趴在那儿完全不动，狗鼻子距离它顶多只有几步远。

可怜的老卡罗！在这儿秒钟里，它是多么受罪呀！浓烈的野禽味直扑它的鼻子。卡罗不仅能闻见野禽，还能看见野禽。它瞪大眼睛，盯住一个点。它张开嘴，急促地喘着气。

那只林鹬却仍趴在那儿纹丝不动。

我弯下腰，伸出一只手摸摸它。

花不溜秋的小圆团立刻活了。林鹬一跃而起，动作笨拙地向灌木丛里跑去。这回卡罗可忍不住了，它往前一蹦，就把这长嘴巴的逃亡者捉住了。

这可是犯错误了，这是个违反猎狗规矩的大错误：不得到主人的许可，便捉住野禽！

卡罗干出这种事情，它自己的负担也很重。

它用抱歉的目光望着我，一个劲儿摇尾巴，可还是把林鹏衔在嘴里不放。不过，卡罗十分当心地

衔着它，不咬伤它，连一根羽毛也不咬坏。

“你干了什么事儿？”我故意装出严厉的样子说道，“太不像话了！把它交给我！”

卡罗立刻觉出来，我并没有太生气，那就一切都很好。它跑过来，将猎物送到我手里。

我把林鹬拿在手里，仔细察看着，心想：“它为什么没有飞到空中？也许翅膀受伤了？没有受伤，一切正常，也没有病。嘀，这么肥浑身是肉，怎么回事儿呢？”

这只林鹉胸脯上的羽毛凌乱，我轻轻地拨开羽毛看看，只见它身上有一块紫血斑好像是撞伤，准是它在飞的时候，重重地撞在什么东西上了。

我打量了一下四周，顺着林间小路装有电线。这就明白了，在漆黑的夜里，常有候鸟撞在这种电线上被撞死。我又检查了一遍手里的林鹬，骨头都完整无缺，只受了点儿伤。它很快就能复原的。

我决定把这个长嘴旅行家带回别墅去养几天。要不然在这儿，在森林里，狐狸很快就会找到它的。

我把林帮带回去，放在一只大胶合板箱子里。箱子上面盖了一条软头巾，因为怕它万一乱飞乱蹦

起来，会把头撞碎。但这只林鹬安稳得出一奇，我想，要么就是它的伤还没好，要么就是它天生胆大。

我往木箱里放了喂水器，还铺上了一大堆从树林里拿回的青苔和潮湿的落叶，落叶里有各式各样的软虫、甲虫和昆虫幼虫。林鹬平时就是从那里面找食物吃，靠那些昆虫生活。我尽力给我的林鹬创造一个它所习惯的环境。

头一天，它不吃也不喝，竖起羽毛无精打采地蹲在角落里。第二天，它开始在木箱里走来走去。我从缝里看见林鹬慢慢吞吞在落叶上踱方步。后来，它把嘴伸进落叶堆乱翻起来，找到一样东西吃了，又乱翻起来。那个模样儿挺滑稽，它使用又长又直的嘴，像使用一根棍子似的翻动着落叶。它又衔起一件什么东西，我仔细一瞧原来它从落叶里拖出一条蚯蚓。它想吞下去，仰起了头，可是嘴上套着一片叶子，这可怎么办？它既舍不得扔下蚯蚓，也没法甩掉插在嘴上的叶子。拼命摇脑袋也不行，后来它低下头，用一只爪子踩住树叶，才把树叶上从嘴上挣下来。蚯蚓一直叼在嘴里没有放开，于是它把蚯蚓吃了。看来情况好转了。

我把有翅膀的病号关在木箱里又养了一天，后来就用小篮子将它送到森林里去了。

我心里想:“它能飞不能飞？也许它的肌肉受伤了？要是飞不起来的话，那就只好住在我的木箱里。不过，一只自由的林鹬，住在木箱里这算什么生活呢？”

我把林鹏送到林边草地上，打开篮子对它说；“你飞吧！爱往哪飞，就往哪儿飞吧!”

林鹬没有迟疑，挥起翅膀就飞走了。它的身影在白桦树的纤细秃树枝间闪动了一下，就不见了。

我目送着它，说道:

“别了，林鹬! 你当心一点儿，别再往电线上撞。还有，你要记住千万别飞到我的枪前面来，躺着不动的林鹬，我不打；飞在空中的，那就得小心点儿了!”

水　妖

外面已是满目秋色，但是连日来天气晴朗无风，很是暖和。孩子们只盼这好天儿能延续到星期日。好容易等到周末，三个少年朋友放学后，吃完饭，麻利地收拾起钓鱼用的一切东西，便出发到湖边去过夜。天还没有黑，他们就赶到了。

柯良和瓦西亚马上动乎钓鱼。在这方面，他俩确实还是新手。

二个伙伴之中属皮强最大，是个有经验的“老”渔人了。他曾经不止一次跟着父亲去钓鱼，在他的渔人生涯中，已独立钓到过两条梭鱼和一条鲈鱼。

皮强总是主要人物，伙伴们一向都绝对地服从。现在他决定在开始钓鱼之前，先把过夜的地方好好安排一下，万一半夜里刮起风下起雨来，周围漆黑一片，躲到哪儿去？秋夜又是漫长的，不像在夏天晚霞刚落，过了一会儿朝霞就出来了。

皮强自己也迫不及待地想快一点儿把钓钩抛

进水里，钓出一条满身条纹的鲈鱼，或银光闪闪的斜齿鳊。不管怎么着急也没有办法，一个真正的渔人是必须有远见的。

三个少年去寻找合适的过夜地。他们还算走运，在湖边的橡树丛间找到一个旧窝棚，大概夏天有割草的人在那里面住过。窝棚很坚固，既不透风，也不漏雨，地上铺着厚厚的一层稻草，总之有了过夜的地方。窝棚前面有一块黑乎乎的土地，那是被以前的篝火烧焦的。那里甚至还留下了支架，只要削一根棍子当横梁，以便把小锅吊在火上，再拾好一些干树枝就行了。三个少年很快就把这些事情做完了。过夜的地方已经准备好，现在可以安心钓鱼了。

皮强坐在离窝棚不远的一棵赤杨树下，抛出了钓钩。

这地方真好！湖不大周围长满了芦苇，赤杨树枝从岸边伸向水面。

对岸靠近湖畔有座小山岗，遍生着小赤杨树。时在深秋，赤杨的树叶已经落尽，芦苇也枯黄了。在枯萎的植物之间，湖水呈艳蓝色显得格外漂亮。



夕阳的余辉淡淡地照亮光秃秃的小树林，照亮黄里透红的稀疏的芦苇和静静的湖面。

傍晚时候很容易钓到鱼，皮强钓了一小桶鲈鱼和斜齿鳊。柯良的成绩也不错，他耐心地坐在一棵树下，不时地从水里拖出一条小鲈鱼或斜齿鳊。瓦西亚却怎么也坐不住，不停地换地方，对哪儿也不满意。他越是瞎跑，鱼咬钩的机会便越少。这么长的时间里，他只钓到两条小鲈鱼。

但是，瓦西亚倒是一点儿也不泄气。他说：

“没关系！等我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马上钓一条 2 千克重的大狗鱼，说不定还能钓到 3 千克重的呢！你们的那些小鱼儿都没法和它比！用我的一条大鱼炖鱼汤、烤鱼吃，全够了！”

皮强不以为然地板着面孔想道：“不行，他成不了真正的渔人。他在一个地方连一秒钟也坐不住。柯良就不同了，有耐性，有自制力。只可惜他还不太会抛钓钩，抛的时候好像用鞭子抽水面似的。应该轻轻地抛，不能把鱼吓跑，看来还得教教他。”

他们又钓了半个来钟头。转眼之间天就黑了，

已经看不清水面的漂子了。皮强说该收摊儿了，卷起钓钩，走到窝棚前去点篝火，烧水沏茶。过了一会儿，柯良和瓦西亚也走到火堆旁来了。

“瞧我钓了这么多!”何良指着一大串鱼，得意洋洋地说。

“真棒!”皮强夸道，接着他问瓦西亚，“你的大狗鱼在哪儿？你的鱼呢？”

瓦西亚嬉皮笑脸地把头朝湖那边一扬，说道：

“在那儿呢！在水里游呢！我明天再把它钓上来，免得放一夜不新鲜了。”

“钓吧！钓吧!”皮强嘲笑地回答，一面向火堆里扔干树枝。

不大一会儿工夫，小锅里的水便烧开了。三个少年一人倒了一杯茶，从小口袋里掏出食物，香香地吃了一顿野餐。他们在家里从来没感到过晚饭有这么好吃。

“好了，现在赶快睡觉，”皮强指挥道，“明天天一亮就得起来。天刚亮时，最容易钓到鱼。”

三个人都钻进窝棚，在稻草上尽量躺舒服一些，准备睡觉。只是不知为什么怎么也睡不着。他

们翻过来复过去，不由自主地倾听着黑夜里的各种神秘的声音。

从远处传来一阵拉长的呻吟般的喊叫，是什么在叫？是鸟还是兽？窝棚上面响起了扑翅膀时发出的尖啸声，一定是一群大雁飞过去了……

是谁在岸边白杨树林里走来走去？地上的落叶沙沙地响，确实好像有谁在那里走路，也许是一只野兽？可别钻进他们窝棚里来。

三个少年屏住呼吸，聚精会神地仔细倾听着。

那个黑夜里的神秘客人还继续摸着黑儿散步，踩得落叶沙沙地响。后来，一切声音都静下来了，只隐约可以听见远处有木头的脆折声。突然，啪啦啦地一阵劈裂声，“扑通”！一棵树倒下去了。

三个少年吓得更紧地靠在一起。是谁半夜三更在树林里干活儿？

落叶又沙沙一阵乱响，好像有谁拖着一根沉甸甸的树枝从地上走过去，后来只听得哗啦哗啦划水的声音。

瓦西亚抓住皮强的一只手，趴在他耳朵上低声

说道:

“进水里去了，可别游到我们这儿来!”

皮强没有吭声，他自己心里也发毛呢！柯良在窝棚的一角缩成个团儿，也不说话。

这时，湖那面的岸上又不对劲儿了，一会儿枯叶沙沙，一会儿湖水哗啦哗啦，大概哪个不速之客趁着黑夜从岸上在拖走什么东西，游到什么地方去，然后又爬上岸，走进白杨树林里去。

“啪啦啦”一声，又有一棵树倒下，地上的落叶又是沙沙一阵乱响。“他”大概把一棵沉甸甸的树枝拖到水里去了，不知“他”在水里拿那根树枝干什么……忽然好像有船桨打在水里的声音!

少年们打了个哆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呀?

“水妖!”瓦西亚喃喃地说，“我怕!”

“哪儿来的水妖啊？”皮强也小声说。

“除了水妖还有谁？”

“不知道。”

“别说话！他要是听见了，就上这儿来了!”柯良在角落里说。

三个少年继续躺在那儿听。

岸上和水里的怪声音连续不断，不过倒是没有人到他们窝棚里来。他们一夜没有睡好，个个疲惫不堪。天快亮时，他们对那莫名其妙的声音也有些习惯了，可是也累得不能再支持了，便挤在一起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黎明时候，三个少年才醒来。整个湖面上笼罩着浓浓的大雾，窝棚里又潮湿又冷。这会儿点个火堆取取暖多好！但是孩子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万一在湖边折腾了一夜的那个家伙就藏在附近灌木丛里怎么办？万一“他”从灌木丛里跳出扑过来怎么办？还是忍耐一会儿，等天大亮了再说吧！

幸亏天亮得很快，现在岸边的灌木和对岸的树林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湖面上的大雾已不再是白茫茫的一片，而是被清晨的微风吹成了一缕缕的，在湖面上飘浮着。朝霞悄悄地出现在树林上空。

天越亮，少年们的胆子就变得越大。

皮强头一个鼓起勇气走出窝棚。他有些怀疑地望着岸边的灌木丛，提心吊胆地向那里走去，但是灌木丛里一个人也没有。

“别睡懒觉了！快出来吧！该烧水沏茶了！”他

向两个伙伴喊道。

柯良和瓦西亚畏畏缩缩地走出了窝棚，往火堆里添了一些干树枝，点着了。

活泼的火苗噼噼噗噗地跳动着，热气赶走了少年们最后的一点儿恐惧心。只是他们非常想知道，究竟是谁在湖边胡闹了一夜?

“也许我们是做梦? ”瓦西亚犹犹豫像地说。

“瞎扯! 我们三个人能做一样的梦吗? !”皮强回答。

过了一会儿，他们三个人就彻底搞明白夜里的“怪事”不是梦境了。等晨风吹散了湖上的浓雾后，三个少年看到岸边的白杨树林里，就在水边乱扔着一些树枝。昨天那儿可没有那些树枝，这他们记得很清楚。他们绕湖走了一圈，决定仔细检查一下湖岸，看能不能找到点线索，查明夜里神秘的不速之客是准? 他们绕着湖水走了一圈，走进一片小树林。

岸上堆着一些新折断的树枝，这几棵树是夜里砍倒的。

“你们瞧! 这些树就好像是用刀砍下来的一徉!”柯良一面察看新树墩，一面说道。

树墩的上端不是锯得平平的，而是像一些尖头的小圆柱子，上面的痕迹既像是用刀削的，又像是用凿子凿的。旁边地上还丢着白白的刨花。

“也许半夜里有人从村里来湖岸偷树？”柯良说，“用斧子砍动静大大，所以就用刀子了。昨天夜里把树砍倒，今晚天黑以后再把树拖回家去。”

“一定是这样。”皮强表示同意，“不过，他进湖水里去干什么呀？”

“他准是把树枝扔在水里，免得留下痕迹。不过，他没来得及把树枝全扔进去，瞧瞧还剩下多少。”

“幸亏他没看见我们，不然还会以为我们在监视他哩！”瓦西亚插嘴说道。

“对，对！”柯良回答，“喏，这不是还有树枝从水里露出来了嘛。他把树枝都塞到这儿来了！”

“你们看，这是什么？”突然，皮强盯着地面惊叫起来。

柯良和瓦西亚赶紧跑过去看。

在紧挨湖水的泥地上，清清楚楚留着一串串野兽的新脚印子，旁边还有一条条痕迹，仿佛是拖过

沉重的树枝时留下的。

“同学们，不对，昨天夜里在这儿忙活了一宿的不是人，是一只兽！是那只兽把树枝拖到水里，塞在湖岸底下了。”皮强说，“瞧，它把一棵树从泥地上拖进水里去了。你们知道什么兽干这种事情吗？海狸！”

“海狸？”柯良惊讶地说，“我们这儿哪儿来的海狸？我们这一带有海狸吗？”

“以前没有，去年从沃龙涅什自然保护区给我们这儿运来了一些海狸。运来之后，就放在离此地20千米多远的一个僻静的林中湖里了。这件事，是不久前我父亲告诉我的。”

“那它们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呢？”柯良感到奇怪地说。

“这我就不知道了。”皮强回答。

少年们回家后，把这奇遇讲给皮强的父亲听。

皮强的父亲说道：

“孩子们，一点儿也不错。半夜里当然是海狸在干活儿。有一条小河从树林里那个湖里流出来，海狸就顺着那条小河搬到别的湖里来住了。现在是秋

天，海狸在贮冬粮，啃倒树木，把粗树枝咬断，拖到水里，塞在湖岸下。”

皮强调皮地瞟了瓦西亚一眼，说：

“他还以为半夜里是水妖在胡闹呢！”

小瓦西亚缩起脖子，脸羞得通红。

“这有什么？”皮强的爸爸笑道，“海狸本来就是在水里生活的兽嘛！瓦西亚是这个意思。对吧？”

“是的。”瓦西亚轻轻地回答，

林 中 强 盗

“爸爸，爸爸，小羊被狼咬死了!”孩子们吵吵嚷嚷地跑进屋。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急忙从桌旁站起来，穿上棉袄，拿起枪，跟在孩子们后面走上大街。

他们家的房子在村边，出了村庄就是森林。这片森林绵延几十千米。

以前，这片森林里连熊都可以碰到。但是，近年来熊已经绝迹，却有许多兔子、松鼠、狐狸和其他林中动物，狼也不时出没。特别是晚秋和冬天，有时狼群来到村边。深更半夜里，村民常常可以听见拖长的凄厉的狼嗥声。这时，村里所有的狗都躲到板棚和屋檐下，畏畏缩缩悲声悲调地吠叫起来。

“这么说，该死的狼又来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这样嘟囔着，与孩子们一起快步顺小路向森林里走去。

森林里已经变得空荡荡的，树叶早已落尽，雨水使落叶紧贴在地面上。下过两次雪，但不久积雪

就融化了。

早已不把牛赶出去吃草，它被关在牛栏里了。只有山羊还在林里漫步，啃灌木的枝条吃。

在半道上，谢尔盖·伊力诺维奇的女儿阿纽特卡告诉她父亲：

“靠近村庄的干树枝，都已经拾光了，所以我们到沼泽地边上去拾。忽然听见我们的羊在沼泽地那一头叫，叫得声音可怜极了！萨尼亚说：‘也许小羊掉在坑里出不来了，咱们快去帮它爬出来吧！’我们就去了，一看，大羊向我们跑过来了，却不见了小羊。我们到草地上去找，羊就是从那儿跑过来的；我们到灌木后面去找，找到了小羊。可是小羊死了，被咬得七零八碎，半个身子都给吃掉了。”

谕尔盖·伊万若维奇听了，更加快了脚步。阿纽特卡和萨尼亚几乎追不上他。

他们很快就走到了沼泽地，绕过去来到草地前，隔得老远就看见了被咬死的小羊的一缕缕白毛。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仔细察看了野兽欢宴之后留下的痕迹。他甚至蹲在地上，想研究一下野兽

的脚印子，但是在贴地颜色暗淡的落叶上，一点儿也看不清楚。

“幸亏大羊没被它咬死，”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大概是一只单独行动的狼，偶然到这儿来了。如果是一窝狼，那两只羊都得被它们咬死。”

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就回家去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吩咐孩子们，以后在村庄附近放羊，别到森林里去走远了。

头几天，萨尼亚和阿纽特卡严格地按父亲的吩咐做了。但是灰色的强盗从此没有消息了。村里左邻右舍的家里也养了羊，他们也有几天不敢让羊到远处去吃草了。可是后来又一切照旧了——孩子们不再看着羊，任由羊重新在森林里到处乱跑，去沼泽地边上吃杞柳，因为那是它们最爱吃的食物。

当村里人把小羊丧命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时，忽然又出事儿了。一天傍晚，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邻居家的一只山羊，浑身是血逃回家来，它的腰上有个大伤口。

人们又急忙跑到森林里去找，东找西找，也没有找到野兽。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把自己家的山羊锁在院子里，完全不许放它到外面去吃草了。

村里的猎人们聚到一起，商量怎么办？看来这不是一只偶然出现的野兽，它并不是路过这里，而准是就住在这片森林里，不离开这儿。可惜迟迟不下大雪，否则很快就可以顺着脚印将它找到，吃饱的狼不会离它吃东西的地方很远。它总是在吃饱之后，找个僻静一些的角落，睡上一整天，趁这机会围捕它最好了，但是只在冬天地上有积雪的时候才能这样做。如果地上没有雪，你上哪儿去找它？森林这么大，到处是小丛林，你怎么能知道它躲在哪儿睡觉？

村里有莱卡狗，但是打狼靠莱卡狗是不行的，那只能打打灰鼠和野禽。猎人们只好决定等下雪后再说。

不过，糟糕的是如今带着狗到林里去打灰鼠很危险。莱卡狗跑到离猎人很远的地方去，发现树上有灰鼠，就会大叫起来。这要是被灰色的强盗听见了，会马上赶来，朝狗扑过去，那狗就没有命了。狼会把狗拖到密林深处整个吃掉，连根狗毛也剩不

下。

最难受的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他特别喜欢打灰鼠。他的狗名叫普肖克，是全区顶出色的莱卡狗。有时星期天猎人们各自带了莱卡狗去打灰鼠。他们各奔一方，打一天猎，夜晚才回家。“谁打的灰鼠最多？”当然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除了灰鼠之外，他还带回来一只雷鸟，或者一只貂。

“你的普肖克真是个无价之宝。”猎人们总这样说。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自己也知道是这样。

可是从外表看来，普肖克是一条不太好看的小狗，个儿只不过比猫大一点儿，尖嘴巴、竖耳朵、尾巴朝全卷着。它身上整个是白的，夹杂着一些棕黄色的毛，像是被火燎的，又像是溅了一身泥。总之，那副模样儿也就像一条普通的非良种狗，但是它特别聪明，“简直像个人似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什么都懂，就是不会说。”

其实，普肖克与它的主人不需要说话，彼此就十分了解。例如一到星期六晚上，他们俩就想到同一件事情：想到明天的事。看上去，明天准是个没

有风的阴天，正是打灰鼠的好时候。已经降过几次温，也下过雪，灰鼠一定换完毛了，这种灰鼠皮是头等皮货。在这个季节里，可以轻装到森林里去——而且用不着穿太多的衣服，穿上棉袄和皮袄就行了，上哪儿去都没有关系。可是严冬一到，积雪齐腰深，那就走不远了，得穿上皮外套和毡靴，还得套上滑雪板，这就不像步行那么简单了。狗在深雪里奔跑，找灰鼠，也很困难；现在在没有雪的土路上跑，就容易多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非常想明天到森林里去打猎，但是又担心普肖克会碰到狼，被狼叼走。

显然，普肖克也急不可耐地想跟主人一同到森林里去。根据以往的经验它已经知道，秋天一到，他们就要开始打猎了。难怪它的主人今天检查了一下枪，擦干净了，还把子弹放在背囊里。普肖克看见主人在做这些它所非常熟悉的准备工作，便紧跟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后面寸步不离，不时地看看他的眼睛，叹口气，甚至还尖叫几声。

坐下吃晚饭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往普肖克碗里放了点儿食物，但是普肖克连碰也不去碰。

“你想叫我去打猎，是吧？”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普肖克马上竖起耳朵仔细听，高兴得尖叫一声，用嘴拼命蹭主人的腿。

“我看出来了，你是想去打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抚摸着它说，“我也想去打猎，可是我担心狼把你给吃了。”

普肖克不明白主人担心什么，枪已经擦好了，背囊也准备好了，那就该走了还等什么？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最后也没有拿定主意，就躺下睡了。明天再说吧——一日之计在于晨，或许夜里变天，下雨或下雪，何必事先瞎猜呢？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甚至暗暗地希望明天是个阴雨天，那就不用到森林里去了；也说不定会下一场雪，在新雪上，很快就可以追踪找到大灰狼，能把它打死，也就可以安心到森林里去打灰鼠了。

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希望没有实现。拂晓，普肖克就把他唤醒了。普肖克后退着站起来，伸出软绵绵潮乎乎的舌头，舔了一下主人的手，意思说：快起来，天要亮了。

“哎呀，你这个调皮鬼!”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温和地埋怨着，从床上爬了起来。

普肖克摇着尾巴向门口跑去，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跟在它后面，走到门廊，清凉爽神的秋天空气和落叶的气味就扑鼻而来，着来是个没有风的下雾天。这种天气正适于打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走下湿漉漉的木头台阶，穿过院子走到篱笆门前。天已经大亮了，

在秋天雾气弥漫的晨光里，森林呈现在眼前，因树叶已落尽显得阴沉沉地，却使猎人一心向往。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想到当普肖克找到灰鼠时，它的欢乐的叫声怎样在森林里传播。这位猎人也仿佛看见了有着漂亮的灰色毛皮的小兽，蹲在云杉树枝上，抖动着毛蓬蓬的尾巴，怎样怒气冲冲地朝狗发出咯嚓咯嚓的声音……这些事情，用不着光凭想象，其实轻而易举就可以亲眼看见——只要拿起背囊和枪，到森林里去就行了!“可万一碰见狼怎么办？要失去忠实的朋友的……但为什么普肖克准会碰见狼呢？也许狼已经离这儿很远，跑得连影儿也不见了!”

普肖克看见主人犹豫不决，不知他为什么不拿起枪，也不到森林里去，就千方百计地鼓励他。它在主人旁边跳跳蹦蹦，舔他的手。它把耳朵背到脑后，用异常机灵而忠诚的黑眼睛动人地盯着主人的脸，好像马上要说出口了:“咱们打猎去吧！我特别想打猎。”

“我不去，也是为了你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它，就好像普肖克真跟他说话了似的，“我怕狼把你给吃了；要是你被狼吃了，我可怎么办？没有了你，我可太伤心了。”

但是，普肖克是用狗的逻辑来理解这件事的，既然主人用这么和蔼可亲的语调和它说话，那就说明一切都很好，他们马上要出发去打猎了。普肖克快活得尖叫了一声，把耳朵背到脑后，在主人周围飞跑一会儿，又坐下来等候。

“我拿你怎么办呢？”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将两手一摊，说道，“好吧，去就去吧！只是不许你跑到离我太远的地方去。”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什么也不想了，迅速回到屋里，穿上棉袄，拿起枪和装着子弹的背囊，就出发

去打猎了。

晚秋的森林，对于一个习惯于携枪，在早已没有行人往来的僻静小路上徘徊的人来说，还有什么季节比这时更迷人更可亲的！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踏着软绵绵的腐烂落叶，沿一条窄窄的林间小路走去。

周围有许多不很高的小白杨树和小白桦树，纤细的树枝光秃秃的没有一片叶子。只有已变成了深褐色的小橡树上的叶子还牢牢攀在枝头，像狐狸皮似的被夜里的雾浸得湿淋淋。

完全听不见鸟叫，秋季的森林是寂静的。

远远地传来一声松鸦的刺耳尖叫，然后又万籁无声了。

普肖克跑进森林里去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知道，这会儿它一定在树木之间搜寻，闻着潮湿的土地，找它所期望的灰鼠踪迹。

“它可别跑得太远了。”猎人提心吊胆地想道。其实，他心里明白万一出了事，不论远近都来不及去救。这样一条小狗，怎能跟狼较量？狼往它身上一扑，把它衔进森林里去，就算完了。

忽然，由于出乎意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打了个哆嗦，一阵响亮的狗叫声打破了秋季森林的寂静。是普肖克在叫，这说明它找到了什么，大概是灰鼠。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急忙朝狗叫的方向走去，迅速地从乔木和灌木之间钻过去。路很不好走，他用两手推开挡住的树枝，踩着潮湿的土地，很快走到了普肖克所在的地方。隔得老远，他就看见普肖克坐在一棵老松树下，抬头望着树上，不时汪汪叫几声。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朝松树尖一看，原来是一只硕大的雷鸟张着翅膀，向下低着有大胡子的头，气呼呼地瞪着普肖克，还怪可笑地不时哼哼几声。这只“林中雄火鸡”简直像个深褐色的多枝节粗木块，它蓬乱着羽毛看上去真不像样子。

但是，猎人没有工夫仔细端详了。雷鸟可不像松鼠，它非常谨慎小心，猎人稍微疏忽一点儿，它就会发现，立刻逃之夭夭。

“普肖克真能干!”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想道，“瞧它叫得多么斯文，不蹦高也不往树上扑，就好

像知道跟雷鸟打交道时得文静一点儿，不然就把它吓跑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尽力不让雷鸟看见自己，悄悄地从一棵树后转移到另一棵树后，渐渐逼近雷鸟。现在他离雷鸟只有三四十步远了，可以放枪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趁雷鸟的注意力集中在狗身上，往下看的时候，把枪架在肩上，瞄准，放了一枪。

枪声在满目秋色的森林中隆隆回响了一阵，硕大的鸟从树上栽了下来，碰撞着下面的树枝。普肖克高兴得直尖叫，用两只后脚站了起来。死雷鸟重重地掉在地上，普肖克跳到跟前去，但是它并没有张嘴便咬，而是将黑鼻头伸进雷鸟蓬乱的羽毛中，愉快地把雷鸟从头闻到脚。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走过去，将雷鸟拾了起来，放进背囊。“好家伙！真够大的，足有4千克重！”

“真是一条聪明狗，给我找到一只好野禽，你再找找。”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夸了普肖克一句，还拍拍它的背。

普肖克没有在主人身边长时间地转悠。打猎是一件重要事，没工夫干那些无关紧要的事，它又消

失在森林中。

过了不到半个小时，普肖克又靠嗅觉找到一只灰鼠，后来找到了第二只、第三只……真好像在奖励它的勤奋。它找到的所有灰鼠都待在外露的树枝上，没有钻进云杉的茂密树枝间去。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不需要花费很多时间仔细去找，也不需要用斧头敲树干把灰鼠从隐蔽的地方敲出来。

“普肖克，咱俩运气真不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又把一只灰鼠收进背囊，欢喜地说。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打猎入了迷，竟不知不觉又按他的老习惯走到了森林深处，转到沼泽地那一边去了。以前那里灰鼠很多，有时还可以碰见貂。他留神听着普肖克是不是又在叫，慢慢顺小路走去。

“好像它尖叫了一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停住了脚步，“它马上会汪汪叫起来了。”

但是普肖克并没有汪汪叫起来，而是又发出一声尖叫。这尖叫声好像求救的绝望的嚎叫，在林中传播着回声。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气急败坏地飞跑过去救他的狗朋友。

普肖克的声音越来越远，显然有个野兽在进攻，普肖克尖声尖气地叫着，拼命地逃。

“普肖克，过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大声喊着，但这时完全听不到普肖克的声音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急得竟忘记了自己手里有枪，本来可以放一枪，也许可以用枪声把那坏蛋吓跑。但是他没有那样做，而是急得像个疯子似的从沼泽地上跑了过去，哑着喉咙喊他的普肖克。

“活着呢！还活着呢！也许能来得及救它!”他的脑海里闪过这样的念头。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脚突然被树根绊了一下，一个倒栽葱，摔进了灌木丛。他连痛也感觉不出了，又跳起身来，要往前跑。

但是普肖克完全不叫了，这下子可完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心急火燎地向四面张望着，周围是沼泽地、土墩和一些半死不活的小松树。普肖克的最后一次尖叫声，就是从这附近发出的。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向前跑了几步，又立刻站住了，“别忙，刚才普肖克不光尖叫，而且还汪汪地叫。它好像是站在一个地方叫，这么说并没有野兽追它，咬它，是它自己在一边尖叫，一边汪汪地叫，不知追踪什么野兽。”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这样一想，简直乐得笑了出来：“这可太好了！”

但是，另一个念头又使他从高兴变为烦恼，普肖克是追踪什么野兽呢？准是追踪麋鹿，可打麋鹿是禁止的！为了让普肖克改掉追踪麋鹿的习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花费了多少时间和心血，现在不听话的狗又干这勾当了，大概一个夏天，把主人教给它的事情全忘记了。

“你等着，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你！”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唠叨着。

说实在的，与其说是普肖克的行为使他生气，不如说是自己的错误使他生气，还没搞清是怎么一回事，就拼命跑去找普肖克，全身都划破了，鲜血淋淋，还是个老猎人呢！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安下心来，歇了一口气，

注意地听着，“果然是在一个地方尖叫和汪汪叫，就在沼泽地后面的草地上。它准是拦住了一只麋鹿，绕着麋鹿转悠！”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从衣袋里掏出小刀，割下一根树条说道，“小家伙，你等着，我得好好管教管教你，让你很快就记住我教给你的那些规矩！”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走出沼泽地和茂密的灌木丛，到了空地上，而前面就是草地。

隔得老远，他就看见了普肖克。麋鹿在哪儿？根本就没有麋鹿。普肖克绕着一棵老橡树跑，恶狠狠地一会儿尖叫，一会儿汪汪叫，叫得声音都沙哑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抬头看看树上，只见一只巨大的猞猁伸长身子，趴在粗树枝上。

猎人手里的枪都发抖了，他想换上大霰弹，但是手一个劲儿哆嗦，不听使唤。

现在怎样走过去，才能让猞猁看不见自己？如果它看见了会跳起身来逃走的。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开始绕行，想从猞猁的后面走过去，不当心踩在一根粗树枝上，踩得“喀嚓”一响。但是猞猁只顾盯着狗看，没有注意树枝折断

的声音，没有回头。

普肖克却向旁边瞅了一眼，看见了主人。它真是一条聪明绝顶的狗——它不再围着大树跑了，而是对着猞猁的嘴脸坐下来，汪汪地叫，意思说：“喂，你看我！”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迅速悄悄走了过去。现在猞猁跑不掉了，不过放枪一定得十分有把握，必须一枪打死它。如果打不死，只是打伤了，那它从树上掉下来后，就会跟狗打作一团，狗的眼珠都可能被它尖利的爪子抓出来。

枪声“砰”地响了，巨大的猞猁一下子从树上栽了下来。普肖克愤怒欲狂地扑上去，咬住它的脖子就撕扯，把打猎的规矩全忘了。

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生气，哪儿还能生气呢？他自己也跑到打死的猞猁身旁，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它抱起来。

猎人和狗好不容易才冷静下来，仔细瞧着这稀罕的猎物。这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忽然想起那只被野兽咬死的小羊，“原来是它在森林里横行霸道，根本不是狼。”

谢尔盖·伊万洛维奇把沉重的死兽掮在肩上，径直朝家里走去。

“普肖克，你真好!”他爱抚地说，“跟踪找到了林中强盗。今后，随便哪儿都可以安心地去了。”

爱吃甜食的家伙

晚秋，下雪之前有时完全像春天一徉。太阳出来后，照亮被秋雨冲刷过的没有树叶的森林、潮湿的大地和白杨树林里黏在一起的黑叶丛……远远地，在林间草地上，突然有一只雄松鸡咕咕哝哝地叫了起来，那叫声与春天的叫声完全一样。令人真不愿意相信，离春天还很远，前面是严寒、暴风雪和黑暗漫长的冬夜。

有一次，就在这样一个明亮的秋日里，我和一位朋友走在林中的小路上，我望着透明的森林和蔚蓝的天空，玩笑地要求太阳:“请你别藏在乌云后头，再照一个钟头吧!”

我的朋友谢尔盖，也是一个年纪还很轻的猎人，一个劲儿取笑我，他说:

“你别总看天上，还不如瞧瞧灌木底下呢。野兔在入冬前已经换完毛了，成了白色的，现在很容易看见它。”

忽然，谢尔盖站住了仔细察看地面，“真是怪事

儿!”他说。

我也看了看地上，我的惊讶程度也不亚于我的朋友。有一些蜜蜂在枯蔫了的草地和落叶上爬着，不是两只三只，而是几十只，甚至几百只。它们个个无精打采，像过冬时那样半睡不醒的，甚至一点儿也不打算飞起来，只是从一片叶子爬上另一片叶子。就在旁边地上，乱丢着几块粘满了蜂蜡的烂木头。

我们又抬头看看上面，就在我们面前，有一棵半枯的老白杨树。不知什么时候，黑啄木鸟在那棵树的树干上凿了一个大窟窿，现在树洞周围，不知被谁给弄破了。树洞离地不高，谢尔盖决定瞧瞧树洞里面有什么。我帮他登上头一根横树枝，他便向树洞爬去。

“嘿！这儿有个蜜蜂窝!”他惊叫了一声，急忙从树上下来了，“你知道么，可能是夏天有一群蜜蜂从村里飞了出来，飞到树洞里住下了。这群蜜蜂采了大量的蜜，现在快到冬天了，它们就把洞口用蜡封上了，免得进风。但不知道是谁把它们的工程整个破坏了。唉，我真可怜这群蜜蜂!”谢尔盖又加了

一句，“夜里一冻，它们全得呜乎哀哉。”

“这是谁干的呢？”我问道。

“一定是孩子们淘气，发现了树洞，就用树棍儿向洞里一阵乱捅——于是，给捅坏了。”

我们回到村里后，把这件事讲给老养蜂人兼猎人伊万·伊万诺维奇听。

老爷爷唉声叹气，为蜜蜂难过了一番，不过毫无办法，到森林里去时间已太晚，只好等到明天再说了。果然不出所料，夜里非常冷。所有的水洼都冻上了冰，土地和草坪被霜染得一片白。早上，却是阳光灿烂，照得一切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光芒，草地上的霜和水洼里的薄冰，都是亮晶晶的。

谢尔盖没能到森林里去，我和老爷爷两个人去了。伊万·伊万诺维奇提了一只装蜂蜜的桶，拿了枪，还带上他的猎狗小箭。

“它很快就能给我们找到捣毁蜜蜂窝的强盗。”老人说。

前面就是白杨树林，路旁有一棵老树。我们走上前去。

忽然小箭警惕了起来，蹙起鼻子闻闻，拼命向

前冲。伊万·伊万诺维奇解下皮带，小箭就一直向有树洞的老白杨树跑去。我们跟在它后面。

地上从树上掉下的烂木块、碎木屑和冻僵了的蜜蜂尸体，比昨天还要多。小箭在地上仔细闻了一遍，继续向森林里跑去。过了一会儿，从远处传来了它叫得很响的吠声，我们急忙向那里赶去。

它正绕着一棵枝叶茂盛的云杉转圈，又是叫，又是跳.

伊万·伊万诺维奇仔细看了看那棵树，招手叫我过去，把他的枪递给我，说:

“你看见了吗? 在那根紧挨着树干的粗树枝上，有个黑乎乎的窝，那是个松鼠的窝。你朝它放一枪。”

“放枪干什么? ”

“你就照我的话做吧!”

我瞄准那个窝放了一枪。从上面稀里哗啦掉下许多干针叶和枯树枝……但是什么也没有从窝里出来。小箭却受到枪声的鼓舞，叫得更凶了。

老人点了点头表示称赞，然后蹲了下去，仔细察看掉在地上的枯枝……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他这

样做的目的。

“过来，”老爷爷叫道，“你好好瞧瞧。”

我凝神看了看地上，在掉下的枯枝旁边，有一滴红东西，好像浆果似的。我用手指头碰了碰，“这不是鲜血嘛！”说着，从上面又掉下了一滴。

“正是鲜血，”伊万·伊万诺维奇笑眯眯地说，“你爬到树上去，把那个窝摘下来，咱们把它就地研究一下。”

我立刻爬上云杉树，摘下松鼠窝，又爬了下来。

小箭当时就朝那个窝扑了过去，但是主人的吆喝声使它停住了。

那个窝很像喜鹊窝，不仅窝底是用树枝编的，而且窝顶和周围也是用树枝编的，在一面留了个圆洞。老人用树棍儿小心翼翼地捅了捅窝里，但是窝里没有东西动弹。

“看来，你一枪就把它打死了。”伊万·伊万诺维奇说着，拆起那个窝来。

“里面是什么？”我想道，“一定是松鼠。”

伊万·伊万诺维奇把已经破了的窝举起来，使劲一抖落，从窝里掉出一只深褐色的小兽，掉在草

地上，这只小兽的个儿比松鼠大得多。

“貂!”我欢呼起来。

“正是貂,”伊万·伊万诺维奇高兴地证实了我的话,“貂特别爱吃蜂蜜。昨天，你给我一讲，我就知道是什么在树洞里胡作非为了。”老人用手指了指貂，又说道:“昨天夜里，它又到树洞里去过，吃够了蜂蜜，就钻进它碰到的头一个窝里去睡觉。貂总是这样做。只是没能睡多久，我的小箭一下子就把它追踪到了，你一枪就把它打死在窝里了。”接着伊万·伊万诺维奇说,“好啦，现在咱们从树洞里收集蜂蜜去吧！反正蜜蜂都死光了，它们不再需要蜂蜜了。”

棕熊安家

谢苗老爷爷是一位老猎人，他这辈子打过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他也打过狗熊，不过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现在他老了，依然喜欢打猎，但更喜欢安静。在9月末，他最喜欢带着诱鸟笛打榛鸡。

9 月末真是好时候，森林整个染成了秋季的红色、黄色与金色。空气清凉而纯净，充满了蘑菇和褪了色的落叶的香味。

打榛鸡最好在黎明，且要天气晴朗无风。在这种日子里，好斗的雄榛鸡一听见诱鸟笛声就过来。

谢苗老爷爷已经在护林守卫室居住多年，习惯了黎明即起。现在也是天蒙蒙亮，他便走出了小屋，打量着周围，点上烟斗抽起来。

太阳还刚刚从森林后面升起。倾斜的日光射过老桦树变稀疏了的枝条，照亮守卫室前的草地。早晨的寒气使草地变得白苍苍的。

“真是个最适于打榛鸡的好天儿。”老爷爷回

到屋里，穿上外套，从墙角里拿起枪和装有诱鸟笛的背囊，便出发去打猎。

一条小路穿过林区，两边挤挤匝匝地生长着白白的小桦树，还没有落尽的树叶稀稀疏疏的，已挂上了金黄色。东一个，西一个的巨大鳞皮牛肝菌，由于年老和受到风吹雨淋，变得扁塌塌的，活像一些灰色的大饼干。

老爷爷走到一片草地上。草地上有一棵花楸树上结满了一串串红彤彤的浆果，一群鸫鸟大声叽叽喳喳叫着，从树上飞起。

“瞧你们，准备南飞了！”老人想道。

这时，从空中传来一阵拖长的呻吟般的叫声。

老人抬起眼睛，眼睛立刻被明亮的阳光晃得眯了起来。他隐隐约约地看见一队鸟，从头上飞过。

这是一大队灰鹤，排成波浪形的一行，高高地在空中向南飞。它们那凄凉的叫声，好像在向故乡道别。

“要飞到温暖的地方去了，”谢苗老爷爷想道，“候鸟都要飞走了，在我们这一带森林里，只剩下松鸡、榛鸡、黑琴鸡和大雷鸟不飞走，它们在我们这儿

过冬。”

老人走过了草地，前面是混合林，有白杨树，有小桦树，还有一些老云杉。树下的土地，被越橘的像涂过蜡似的嫩绿色小叶子覆盖着，偶尔在这里或在那里，还留下最后的几粒浆果。

“有云杉，有浆果，旁边就是一条小溪，还有赤杨丛林，榛鸡正是喜欢待在这种地方。”老人想道，“得试一试，把它们用诱鸟笛引过来。”他在云杉旁挑了个比较合适的树墩坐上，从背囊里掏出一只用兔子骨头做的诱鸟笛。

谢苗把诱鸟笛放在嘴里，轻轻吹了一下，发出一阵拉长的尖细哨音：“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收尾是一声：“哔，哔利尤，利尤！”平时，榛鸡找伴儿的时候便这样叫。

谢苗吹了一次，又吹了一次，然后停住不吹了。

过了不到一分钟，从附近丛林里传来了回答。

老人等了片刻，又吹了一阵诱鸟笛。这次的回答，是传来了很响的噼里啪啦扑翅膀的声音，一只雄榛鸡从一棵云杉飞到另一棵云杉上去了，也可能飞到地上了。

现在必须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儿，否则马上会被雄榛鸡发现。因为它正在仔细地看，仔细地找，找那只先叫起来找伴儿的榛鸡。这会儿它怎么又不叫了？

老人目光敏锐地察看着黑魆魆的云杉树枝，同时也注意着整个草地，吹诱鸟笛的时候，榛鸡有时不是飞过来，而是像老鼠一样从地上跑过来。还有这种情况：它已经跑到猎人附近了，猎人还没有看见，却先被它发现了。突然，身旁发出噼里啪啦扑翅膀的声音，猎人还没来得及把枪架到肩上，榛鸡已逃得连影儿也没有了，像个褐色斑点似的在云杉树枝间一闪而过，然后就从视野里消失了。

即使榛鸡不是飞过来，而是从地上跑过来，对这种动作敏捷的野禽，也不能粗心大意。

有什么东西在云杉间一动，谢苗老爷爷举起了枪。又闪动一下，是一只榛鸡，“瞧它多鬼！一探头，又躲到云杉树后面去了，连开枪都来不及。”

看来，这确实是一只动作特别迅速的榛鸡。它在云杉树旁边跑了一会儿，没有找到伙伴，就突然扑扑翅膀飞了起来，落在猎人前面的一棵桦树光

秃秃的横枝上。

枪声响了，榛鸡像个花里胡哨的小圆团儿掉在地上。

“打到一只了。”老人满意地把猎物放进背囊，又小心地悄悄地继续向前走去。

老爷爷没有想错，早晨的天气确实非常好，晴朗无风，正是打榛鸡的好时候。一吹诱鸟笛就把榛鸡引过来了，不大一会儿工夫，谢苗老爷爷就打了四只。

老爷爷绕过小溪旁熟悉的地方，踩着独木桥，过了小溪，又钻进丛林。

又走到一块小小的长满了青苔的沼泽地，周围是浆果灌木和茂密的桦树林，前面是云衫林。

在灌木丛间老人又找了个树墩坐下了，“完全像坐在凉亭里一样。”他打量着四周想道。

有一片草地离他不远，草地周围密密地生长着一些小桦树和小云杉，边上横躺着一棵被暴风刮倒的老松树。老松树上的针叶已经枯黄，大半脱落了，粘有泥土的巨大的树根奇形怪状地翘在外面，活像要抓住什么似的。

“这棵树长了多少年啊!”老人想道,“刚从草地上冒出来的时候,只像一根小草,可是出土后就变壮实了一些,长得也快了,渐渐养足了力气。它在世上活了一个世纪,也许比一个世纪的时间更长,在这里显示着壮丽的姿态,还用种子养活了大批的松鼠、灰鼠、交喙鸟和啄木鸟,大雷鸟准也是冬天飞到这儿来吃过针叶。它对谁都有益,可是如今它被暴风刮倒了。它倒在这里,将慢慢地烂掉,没有谁再对它感兴趣了。唉!”谢苗老爷爷叹了一口气,又拿起诱鸟笛吹起来。

很快,就有一只榛鸡在云杉林里回答了。不过,这一次事情不那么顺利,那只榛鸡非常“固执”。它很乐意回答诱鸟笛声,但是自己不飞过来,而非要请这边的伙伴飞到它那里去。

“你不会坚持到底的,早晚得飞过来。”谢苗老爷爷想道。

他偶尔吹几下召唤的诱鸟笛,耐心地等待着。

忽然,云杉林里枯树枝噼噼啪啪地响了起来,榛鸡立刻不再叫了。

“这可糟糕了,”老人想道,“大概村里有人来拾

枯树枝。”老人刚想站起身，走过去看看是谁在树林里干活儿。但一阵乱动，云衫的树枝分开了，从树后面不慌不忙地走出一位不速之客，一只高大的棕熊。

谢苗老爷爷不由得把身子蜷缩了起来，心想：“好个大家伙!”实际上，没什么可怕的——在没有特别需要的时候，熊是不会先进攻人的。秋天，它们吃得很饱，就更不会那样做了。只是因为出乎意料面前出现了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总归是怪害怕的。

一分钟后，老人已镇静下来了，他一点儿也不害怕了。想起当年猎熊的时候，他曾经一夜一夜地在燕麦田里或诱饵附近守候熊。现在，老爷爷却想较长时间地欣赏欣赏这位毛蓬蓬的林中主人。

这工大，棕熊已走到草地上来了，在小云杉旁走来走去，从地上拾越橘的浆果吃。

“真是个爱吃甜食的家伙!”谢苗老爷爷笑眯眯地想道，“这么五大三粗的，却还不懒，能为了拾每一粒浆果弯一下腰。”

棕熊吃了一会儿浆果，还不肯离开草地，看来不

知为什么，它挺喜欢这块地方。它像个主人似的打量着周围，从容不迫地走到被暴风刮倒的大松树前。粘满了泥土的松树根，斜斜地朝上翘起，形成一个遮阳。棕熊认真检查了一下这遮阳下面，然后全身钻了进去，端坐在那里面活像个老护林员。它端坐了一会儿，又出来了，把地上的苔藓和落叶耙到一起，耙到遮阳下。

谢苗老爷爷躲在灌木从里，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看这位四条腿的居民，怎样在被刮倒的百年老松下给自己做窝。

“老松树，看来你还有用啊——让老棕熊在你下面过冬。”老人想道，“好呀，欢迎，欢迎！”

过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棕熊才完工。最后，它又钻到老松树根下去待了一会儿，好像想试一试，在这儿过冬舒服不舒服，然后从容不迫地摇摇摆摆向林中走去，很快就看不见了。

谢苗老爷爷蹑手蹑脚地走出灌木丛，也离开了草地，不过是往另一个方向走去了。老人没有到棕熊的卧室附近去，因为根据经验，他确切知道，如果野兽闻出自己的窝旁边有人留下的新鲜痕迹，它

就再也不回到那里去了。不知为什么谢苗老爷爷特别希望四条腿的森林主人把窝设在这棵倒下的老松树根下。

鲁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树林的回声/（苏）斯克列比茨基著；王汶编译．—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1

（白桦林译丛）

ISBN 7-5436-1901-6

Ⅰ．数…　Ⅱ．①斯…②王…　Ⅲ．儿童文学-科学故事-苏联-现代　Ⅳ．I51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4890 号

书　　名　树林的回声
作　　者　〔苏〕格·斯克列比茨基 著　王　汶 编译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266071）
邮购电话　（0532）5814750　5814611－20
责任编辑　陈国先　杨敏青
装帧设计　管　辉　封面绘画　李　春　插图　宣　森
印　　刷　胶州市装潢印刷厂
出版日期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32 开（850×1168 毫米）
印　　张　10.875
插　　页　2
字　　数　148 千字
印　　数　1－3000
ISBN 7－5436－1901－6/I・295
定　　价　14.50 元

小猫瓦西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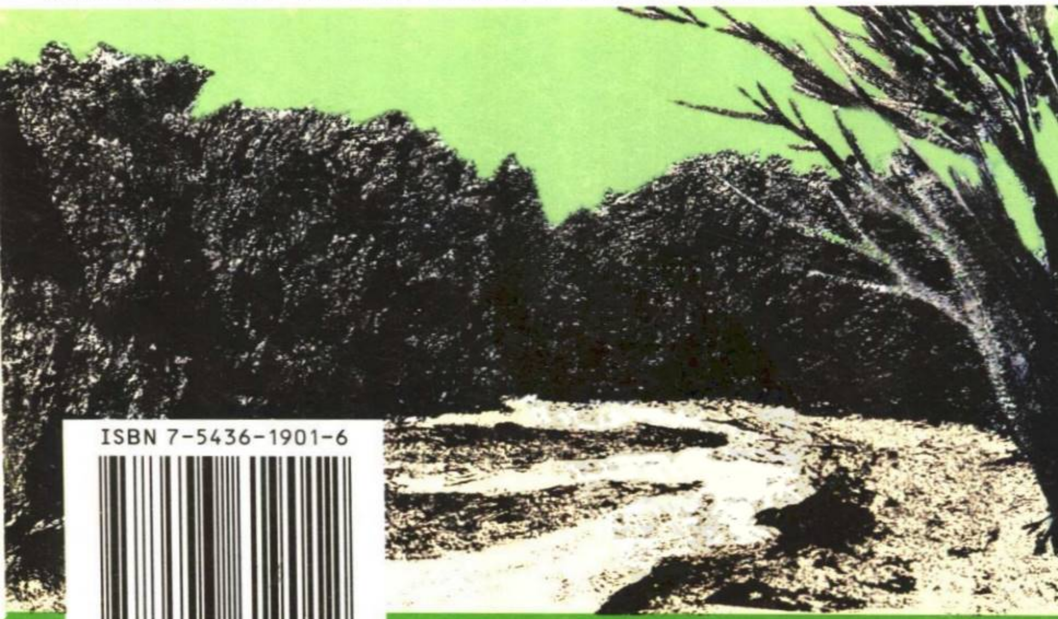
天鹅列车

捅了马蜂窝

树林的回声

山雀的日历

BAI HUA LIN YI CONG · 白桦林译丛 · BAI HUA LIN YI CONG · 白桦林译丛 · BAI HUA LIN YI CONG



ISBN 7-5436-1901-6

9 787543 619012 >

ISBN 7-5436-1901-6/I · 295 定价：14.50 元

Ken777 校对及文字输入说明：

页码	说　　　　　　明
26	12 行：大头鱥（guì）之“鱥” 原书为“⿰鱼岁”，经查，尚未查到此简体字，此处用繁体代替。



珍爱书籍，开卷有益，请支持正式出版物。

《树林的回声》一校图文版，版面（页面）还原

全书由凡剑（Ken777）OCR、校对、修图、制作。
感谢网友 maya911 提供封面封底。

2009 年 *01* 月 *07* 日一校 Ken777 2009.01.07 eBook